

Длиннину. Среди рабочих
есть как на провозе
е огничаются Стефан
и борец работает в дубин
постоянно перевыполняет

для легкомысленное трудиться на беговой дорожке фабричного стадиона.

лигегированных) достоянием тысяч рабо-
чих и 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ТУДОР ВОРНИКУ
Фото П. ХОРИИ

Турецкая река



На высе

Большин

Е

Многост

Д

Черна-д

И

Учител

Т

Хроник

Первые

Е

Спортс

Т

Взгляд

У

Ф

濬 沱 河 流 域

馬 加 著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域流河沱滹

著作者 馬

加

出版者

東北書店

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元

價定冊每

佳. 2000 · 版初月八年六十三國民

一九三九年初夏，正是滹沱河流域金針花開的時候。

許庭堅騎着一匹白鼻梁的紅色走馬，遊遊逛逛的離開了縣政府，拐過太行山根，繞過攔河壩旁邊的槽口，沿着滹沱河的渠埂跑了一陣。

滹沱河漲到半河槽水，從上游飄下來羊糞球，草根，黑棗樹葉子，浸在泥混水裏，混得像一鍋破餃子湯。波浪撞在攔河壩的石頭上，激蕩着，吼叫着，引導入了大渠，如同一條泥打滾的黃蟒向着灘地奔去。馬乍拐上了渠埂，發驚的豎起了耳朵，聳動着金色的柔毛，對着流水打着響鼻，許庭堅使勁的勒住嚼子，踏緊了鐙，抽着鞭子。馬甩開了四隻蹄子，穿過渠埂上一排排的白楊樹，向着一馬平川的東莊灘跑去。

這裏是三千多畝的大灘地，開闢，遙遠，平坦，灘地上一順水的麥子望不到頭，綠茸茸的，有一股麥汁的清香味打着鼻子。

傍晚的太陽熱烘烘的，晒在許庭堅的腦皮上，彷彿拔了火罐子一樣。他想吹吹風，把一頂八成新的禮帽推到後腦勺去，解開嘩嘩襖袂的鈕扣，用手帕擦一擦肥頭大耳上的汗珠。暖風柔和的吹着麥田，他露着金牙微笑着，唱起「四月南風大麥黃」來了。

正是播穀鳥叫的時令，大渠裏的流水暢順的淌着，經過平木的分水口，淌過五六條小渠，灌到土埂堆成的田畦裏。已經過了頭場水，淤泥沉澱到麥根上，玉麥樣的麥子長得快呀！露了芒，灌了漿，

扯齊了穗子。有小麥，大白蠟麥子，小白蠟麥子，參雜着鈴鐺麥和黃灰，稠得插不進手去。風從太行山頭兜下來，麥浪跳動了，如同樹葉子上一隻蠕動的綠節節蟲，前覆後仰的搖擺不已。淹沒了平灘上的界線，土埂上的金針花放着嬌黃黃的光輝。

他是東莊灘的大地主，做過灘頭，典地的顧主和欠息留地的債權人。

他還記得祖父穿羊皮襖趕馱子的情形，父親是一個白手成家的人，一天幾趟跑到日工市和集上，揀着短工的手巾，同牙紀交頭接耳的打着暗號。沒有幾年的光景，罨得家大業大。當他接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有五百畝老灘的灘頭了。那時候，父親和妻子前後去世，姐姐出嫁到王家，哥哥做了審判官，年青的弟弟考入農業專科學校，他娶了姨太太，做了兒子的父親了。管家料理家務，看院的打更，雇工養種地，另外還有丫頭和老媽子侍奉他。他隨心所欲的到太行山上打野雉，找朋友談心下棋，在官場的宴會上飲酒作樂。他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不吃虧，不讓人，會看風使舵，打得一手如意算盤：每年秋分以前，把灘地租出去，等着佃戶播種下宿麥，到年關打不上租子，他把灘地收回來自己養種。他放臭蟲利和出門利，要地契做抵押，欠了利息，他收買了人家的土地。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高價往外拾糧，遇到憂古年頭，用糶玉麥子去換小戶人家的灘地，向佃戶討小租，不給長工、犒勞吃。村長是他的狗腿子，公房的頭役和他私通做弊，一有攤派，却潑到窮花戶的身上，如同人魚吃小魚一樣，花戶被他吃光了，拾糧食的人沒有糧食吃，養種地的人沒有地種，債地借錢把錢化光了，當出了地，只好給他做長工了。當他一帆風順的時候，置了一千畝灘地，一百畝挑竿水地，一百畝梯田，招莊頭，收佃戶，雇長工，沒有誰知道他的家業有多少，每年的地租子，大約可收到一千三百石麥子。他是怎樣貪心無厭呀！開了一片灘，又開了一片灘，修關河壩，累頂岩，拉掛，做畦，調渠，好像泛

濫的漳汭河也幫助他吞併土地。

抗戰以來，晉察冀邊區建立抗日政權，把公房改做水利委員會，他辭去了灘頭，給他當狗腿子的舊村長陸榮也撤換掉了。政府給人民減了租，放農業貸款，救濟災民，優待抗屬，人民有了生路，不再向他搶糧和借印子錢了。他負着佔全村百分之五十的公糧，村款，糧銀，買救國公債，雇工工資，水利化銷。他不得不辭掉了看院的，打發丫頭回家去，減少三個長工，他走着下坡路，光景一天不如一天。

離清水溝一箇里的地方，一片葦塘遮住了麥田，青泥菜挺着葉子，有一羣水鴨子在池塘裏撈魚吃，翅膀打着葦草，刷刷的響着。

「走下坡路……」他自言自語的說，狠狠的抽了一下馬屁股，馬急得跳起來，跨過了清水溝埂，繞過葦塘，一畦一畦的灘地從他的眼簾裏閃閃過去。他也就想起了灘地上發生的一些糾紛。他記得：在一千畝的灘地當中，有二百畝被原主贖回去，賣掉了五十畝，剩下的七百五十畝都減了租子，他準備當出五十畝清水溝沿上灘地，投到貿易局去。他覺得負擔太重了，在合理負擔的統計表上，不是寫得清清楚楚麼！「凡私人向公共事業投資，不計總值，只計收入。」政府獎勵私人投資，也許對於他是一種生機。

他是前一天到縣政府司法科，探望他的哥哥許治民，——現任司法科的審判官，談了一下減租在法律上的根據。然後出席貿易局股東代表會議，青年的實業科長兼貿易局長沈明，一個學生出身的人，報告當前的貿易政策，統制對外貿易，運銷土產，刺激消費，獎勵生產，推行邊幣，打擊偽鈔，擴大私人資金建立自力更生的工商業。事情不是一明二白的麼，抗戰以來，大商人逃到城裏去，關了

店鋪，貨物轉運不礙，正是貿易局掙錢的時候。他動了心，要更多的到貿易局去投資，他準備當出一部份灘地，做爲資本。

他趕到了拉沙壩的前面，兩腳離了鞍，翻鞍下了馬，什麼念頭都打消了。

寬渠裏的流水湍急的，擠過拉沙壩的閘口，野馬似的奔到河灘上去。吐着白沫，寒森森的吼叫着，捲沒了無數條的細流，向着遙遠的太行山頭滾去。

在拉沙壩上，站着一個皮包骨的老頭子，捲着禪角，手裏拿着一隻鐵鈎，拉着閘板。

「驢頭張青，頭場水麼？」許庭堅隔渠問着，緊緊的牽住馬嚼子。

「泥混水呀！」

「上游下了大雨麼？」

「……………」

張青急得滿頭大汗，彎下腰，使勁的勾着鐵鈎，拉起來長方塊的木頭閘板，抖擻着山羊鬍微笑着，當他再去拉閘板的時候，一雙藍幫布鞋已經濕透了。

「不礙事麼？」

許庭堅望着寬渠裏的泥混水，就心閘板撒得不好，崩了渠埂，現在正是麥子要澆水的時候。

「不礙事，我打包票！」老頭子斬釘截鐵的回答說。

「有你巡渠我閉上眼睛也放心了。」

「我若晚來半個時辰撤閘板，泥湯淤平了渠，水利委員會要損失幾千元的工程。」

張青是一個熱心腸，四親無靠，光身漢的老頭子，他懂得游沱河的水性，像懂得自己的脾氣一樣。

的清楚。當許庭堅沒有做灘頭的時候，他已經做了碼頭，巡渠派水少不了他，開灘累頂岩也都請他出主意，又省工，又牢靠。他有一股牛性子，好打抱不平，看不慣頭役大手大脚的化公房的錢，喝了幾杯燒酒，立刻同頭役吵起來。今年，公房改成水利委員會，舊有的灘頭，頭役，地防都去了職，他是水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照舊做着碼頭的職務，加了工資，他對於渠埂愛護更加熱心了，下雨的時候，他整夜的不睡覺，戴着一頂破草帽，在渠埂上走來走去。他明白，灘地上三千多畝莊稼，完全在他的身上。

過了抽一袋煙功夫，張青從白石窩棚裏走出來，穿一件矮胳膊的小褂，提着鏽鈎，走到許庭堅的跟前來，摸了一下馬身上那黑色的柔毛。

「你臥着子麼？出了透身汗呵！」

「我叫牠小跑到這裏來。」

許庭堅摘下了馬籠頭，牽住嚼子，把馬拉到草地上去餵青草，馬撒野的曳着繩子，嘶聲噴着白沫，咬去嚼子咯咯的響。許庭堅推起了草包，罵道：

「裝吧！裝不能你的草包肚子。」

「總是六歲口麼？」張青問了一句。

「正當年的五歲口呢。」

「好好好口！」

「你這夜裏去添草，摸摸槽子，牠連夜草根都吃光了。」

「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張青是饒的說着成語。

麼？」

「搵頭，你說的不是麼？財富是滹沱河給我們的。河水澆麥子，澆稻子，它不是勝過山西米糧川

張青望着黑棗樹下的滹沱河，說道：「滹沱河是一隻羊。」

「你怎麼知道牠是一隻羊？」

「滹沱河是一隻羊，它的下游叫釜陽河，磁河是一隻豬，它的下游叫潞龍河。」

「哈哈，你講下去吧！這故事是從那裏來的。」

張青望着遠處一堆亂蒼山，若有所思的樣子。「那是幾千年前的事了，五台山上生着一隻豬和一隻羊，白天曬太陽，夜裏吃露水草，天熱了就跑到河裏去洗澡。有一天，牠們私下打賭：看誰先浮到東海，誰就成龍。豬能浮水，先游到東海，成了龍，後來老百姓把滋河的下游叫潞龍河。羊不能浮水，在水裏喘不上氣，露着角，哞哞的叫着，浮到太行山下，就淹死了。」

「羊死得冤枉啦！」許庭堅憤憤說。

「實在冤枉啦，羊雖然軟弱，牠也要報復呵！天天用角去翻滹沱河底，泥土翻起來，幫助窮莊稼主澆灘地，窮莊稼主才有飯吃。」

「水利，水利，灘地澆水才有利。」

張青打比囑說：「灘地是肉，泥水是血脈，人身上若沒有血脈，還能夠活下去麼？窮莊稼主全靠灘地，滹沱河是六十年花甲子一翻身呀！」

滹沱河在拉沙壩下面彎着，張青搖一搖鐵鉤，向着拉沙壩走去，他自言自語的說：

「滹沱河是六十年花甲子一翻身呀！」

許庭堅把馬拉到渠埂上，勒住韁子，引登上了馬，越過灘地，他已經望見東莊白家的四包頭院落，在柳樹叢中露出青色的磚牆，像一座小城，牆上鉅齒狼牙似的垛口羅列着，有一種森然的氣概。他打着馬，燕飛似的向着東莊跑去。

註：在冀西滹沱河流域，水利工程建築浩大，老百姓自己創造一些辦法，名詞也是老百姓自己創造的。開河壩：用方塊石頭在河中建成壩，引水入渠繞灘地。頂岩，在渠埂下用石頭疊成的石頭堆，防止洪水沖渠埂。拉沙壩，用木板建成的水閘，撤開板可以放洪水，防止淤泥淤渠。搖口，大渠的放水口。平木：灘地上分配水量的二種建築，用石塊砌成的水道。天房：管理灘地一種半政權機構。灘頭，管理灘地行政之事，頭役，灘派化銷的，地防，解決灘地糾紛的。

許慶堅走進自家的花門樓，到了寬敞的四包頭院子，吆喝了一聲，把馬交給領人的陳迷瞪牽走，通過內宅，向着葡萄架後面的書房走去。

他拉開了書房的彈簧門，掀開軟簾，當他的一隻脚觸到地的時候，立刻發生一種親切之感。石灰粉和油漆味打着他的鼻子，鐘擺在滴答的響着，他喜歡看牆壁上古香古色的軸畫，櫃台上一對硃砂古瓶，刺繡的信札，黃色的書廚，紫檀桌上的筆筒，筆筒裏插着一把蒼蠅拍子，任何一件小東西，都對於他發生了感情。他已經一天多不在家了，看不出有什麼變化，玻璃窗外的百葉窗照舊的半掩着，翻開的「晴園詩話」記起最後一次閱讀的情形，圍棋盤上的黑白子保持着犬牙交錯的局面。只有紫檀桌上扔得亂七八糟的鷄毛信和報捲，送信的人在灰塵的桌面上觸了一個大手印。

他拉一拉靠椅上的紅墊子，坐在上面，開始拆閱紫檀桌上的信件，一封是貿易局召開股東代表大會的通知書，因為交通站的輾轉周折就誤了時間，一封是專員公署難民子弟學校寄來的聘書，請他做該校的名譽董事。他記錄下了要點，把它們插到信札裏。隨後，他打開了「抗敵報」念着上面的大標題：「英法蘇繼續進行談判，希特勒宣佈廢止德波互不侵犯協定，南昌附近激戰，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縣成立武裝動員委員會……」最後的兩項，和他有着切身的關係，他準備逐字的研究一下，剛剛看到第四版舊五號鉛字的頭一行，他感到口渴了，大聲的叫起來：

「張媽，倒茶水來！」

他把脖子伸到百葉窗外去，階前的芍藥花紅得像一盆火，廂房的走廊搭着葡萄架子，嫩嫩的綠葉子在風裏微微的顫抖着。張媽住的廂房關了門，屋簷下有一羣銀灰色的鴿子在棚棚的飛着。

人概聽到許庭堅的聲音，管家陸發從姨太太的房子裏溜出來，走到了書房。管家陸發長了一付尖嘴巴子，水蛇腰，小白臉嵌着一對三角眼睛，他的小聰明很容易看得出來。他能見著人說甚話，當面說得天花亂墜，却暗地裏搗鬼。過去他是許家的狗腿子，當過村長，因為貪污村款，被村裏的老百姓攆跑，他逃到了許家，當了管家。

「你有事情麼，」許庭堅先開口了，「有人來過麼？」

「是，老爺，好多人來過了。」

管家點頭應酬着，伸一伸細長脖，話像有一兜蛆蟲急得要從他的肚皮裏鑽出來。

「有工會主任，劉二窩，王姑奶奶兒子王富，莊頭，區公所也有人來催公糧。」

「怎麼，張區長擺大架子，派區丁到我這個門口來催公糧。」許庭堅拍着桌子叫着，因為他把區公所誤聽做區了，他在冒火了。

「不是區丁，」管家解釋說，「是那個當過小學教員，外號叫木頭人的民政助理員。」

「你沒有對他說，今年下打佃，糧食一時收不進來？」

管家回答說：「我對他說過了。」

「你沒有對他說：農會開減租，我的手頭不充裕麼！」

「我對他說過了。」

「你沒有對他說，等到麥秋麼？」

「老爺，我說得牙乾口臭，用嘴能說的話我都說過了。」管家苦笑着，砸一砸嘴唇，「我讓他等到麥秋，我對他說：『轉眼就是麥秋，不是芒種見麥槎麼！』」

「他怎麼回答的。」

「他說八團收復了洪洋店，開了過來，等着公糧吃。」管家彎一彎腰。

「他應該時間長睛看一看，我花門樓能够欠他區公所一粒公糧麼，何必扯到八團的身上。」

「是，老爺，他不該拿八團當要公糧的幌子。管家點了點頭，似乎替民政助理員承認錯誤一樣。

「哈哈，我就知道木頭人不能通融的。」許庭堅露出金牙微笑着，對着門角的藍色痰盂吐一口痰，他覺得把木頭人吐到痰盂裏。當他想起了公糧，又發了脾氣。「他知道體公糧，他知道公糧分配不公平麼？」

「公糧分配不公平，完全在村評議會身上。」管家順水推舟的答應着，又把錯誤推倒村評議會的身上。

「那不是一明二白的麼？農會把村評議會，只要他們高興一舉手，叫我出多少公糧，我就得出多少公糧，這就叫假民主。」

許庭堅想起了村評議會的情形，有村長，有農會主任，還有一羣穿着破羊皮襖，抽着旱煙，看見糧食都要眼睛紅的莊稼主，爲了分攤全村三百二十石公糧，臉紅脖子粗的爭吵着。討論的結果：他被分攤一百六十石麥子。他生氣回開了房門，離開了會場，直到現在，他還欠下五石舊公糧。

管家低聲下氣的告訴他家裏發生的事情：給姨太太買藥，長工漿上了稻子，領人的陳迷瞪要求增加工資，佃戶們來打佃，村合理負擔增加一筆婦女自衛隊的補助費等等。當着許庭堅抽煙捲微笑的時

候，他也跟着笑起來。

「事情還要請老爺指點。」

「當地的錢拿到手麼？」許德堅敲着煙灰，煙灰向煙灰碟裏徐徐的降落着。

「別處的都拿到手了。只有劉二窩……」管家吞吐的說。

「你說半截話，誰明白是什麼意思？」

管家清一清嗓子說：「老爺，當給劉二窩的清水溝沿上灘地有岔子。」

「有岔子，他嫌價錢高麼？」

「不是，老爺，王姑奶奶佃種的清水溝沿上灘地，不肯放手。劉二窩要自己養種，岔子就在這裏。劉二窩是一個小門小戶的，祖上三代沒有典買過地，自從打鬼子以來，負債少，才拾起頭來了。」

在許德堅出席貿易局會議之前，他吩咐管家當用五十畝灘地，準備到貿易局投資。其中的三畝，就是他胞姊王老太太佃種清水溝沿上灘地。他想不到在這三畝地上出岔子，使他為難起來。

「老爺，你知道，我不是在洗臉盆子裏扎猛子——不知道深淺的人。」管家賠小心說，「我礙着親戚面子，農會主任也和我說……」

「親戚是親戚，何必把農會主任扯進來。」

恰當這個時候，村農會主任孫國亮走進來了，四十多歲的年紀，粗腰板，粗腿肚子，有一隻發亮的酒糟鼻子，像一枚在酒缸裏浸透的醉梨，誰見了都覺得可愛。他的為人很實在，不要誇頭，說話像釘子一樣，說一句是一句，爲了農會的事情，三天兩頭跑到許家來。和他一道進來的：有一個短矮精悍的莊頭和一個佃戶。佃戶瞪着灰色的眼珠子，抓着頭皮上冒膿的黃皮瘡，在地上擦着泥鞋。

莊頭繞過孫國亮的前面，推了佃戶一把：「你哀告哀告莊主吧，他會恩典的。」

許庭堅撩起了灑眼皮，看見幾隻綠頭瘡蠅飛到屋子裏，繞着佃戶頭上的苛皮瘡飛來飛去，撞着窗子，撞着蜘蛛網，灰塵落到紫檀桌面上，好像有意要和屋子的主人開玩笑一樣。

許庭堅噁心的吐一口痰，說：「呵呵！太不講衛生，你把蒼蠅都帶進來了。」

管家扭一扭鼻子，附和主人的口吻說：「髒呵，牠的肚子裏有一兜蛆呵！」

「傳染病都是蒼蠅帶來的。」

「我們的太太，現在還病着呢！」

管家從筆筒裏抽出蒼蠅拍子，趕着佃戶頭上的綠頭蠅。綠頭蠅在屋子裏嗡嗡的飛個不休。佃戶害怕的撫着腦袋，黑脖子上淌下汗珠來。

「莊主……恩典……」

「他是幹什麼的？」許庭堅指着佃戶問莊頭說。

「莊主，你忘了羊山佃戶李二膿包麼？」莊頭向前近了一步，笑嘻嘻的說：「他頭上頂的，腳底下踩的，一草一木都是莊主的。不管年景好壞，打下打不下，一五一十的交租子。剩下一把玉菱子，養活一大堆孩子，吃糠嚙菜，沒有錢治病，連窗戶紙都買不起，靠着拾糧借貸活命。今年，莊主給他減了小租，立刻活起來了，又是下打佃，又不納合理負擔，清明買進一口壳囊子，饑到上秋，不又是一泡錢麼？我說：『這全是莊主的恩典，你向莊主哀求去吧！』」

孫國亮沒有和李二膿包打過交道，開過會。他知道他住在荒山溝裏，看不到人，聽不到消息，減租的事，却被莊頭當小和瞞過了。他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揭穿，問了佃戶一聲。

「你沒有二五減租麼？」

許庭堅紅了臉，轉問莊頭說：「你給他免了小租麼？」

「我免了小租，老爺。」莊頭哈嘴說，「今年山裏下一場雹子，棗子也掛得不好。」

「你的棗子，還不够掛老爺牙隙的呢？」管家俏皮的逗着嘴。

「柴草也免了麼？」

「也免了，老爺，現在要二五減租，……」

許庭堅生氣的擰着禮帽，罵莊頭說：「我對你說過什麼，你又領他來給我找麻煩。」

「莊主，……我要二五減租……」李二驢包人膽的說。

「二五減租，你的耳朵倒長。」許庭堅對着莊頭使一個眼色，又向進來的三個人擺一擺手說：

「你們先到門房裏等一下，我們回頭再談，等一下……」

進來的三個人，又都照樣的退了回去。

許庭堅打開了百葉窗子，讓陽光射到屋裏來，敲一敲胸脯，吐了一口悶氣。他又打開「抗敵報」，把他放在膝蓋上，看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出了神。

管家先開了腔：「人心沒有知足的，免了小租，柴草，又要二五減租。」

「還能說什麼呢，現在成了他們的天下。」

管家明白「他們」是指那些人。因為主人有快快不樂之色，他也不再吭聲了。

「關鍵完全在農會的身上。」管家把話拉到農會的身上，「老爺，你想想，李二驢包是一個老實人，一扁擔壓不出一個屁來，沒有農會在他脖子後邊吹風，他敢向老爺吭聲麼！若是往常年，早把他

送給警察押起來。」

「舊皇厲看不得了，往常年，孫國亮給我們做長工，現在倒反對我了。」

「世界上都是一些忘恩負義的人，狼心狗肺的人。」管家擠擠三角眼睛，順嘴說下去。「農會天天對着花門樓喊喊喳喳，還不是爲了那個麼！」

「我心裏明白。」許庭堅點了點頭，順手舉起了「抗敵報」。

「老爺，事情不是一明二白的麼？」管家從椅子上跳起來，看一看主人的臉色說：「在抗戰以前，一畝灘地能佃十二元，小麥一元一斗，大米一元七，小米一元一，頂好的洋布九分錢一尺，一畝灘地的佃錢能買一石二斗小麥。現在小麥漲到兩元四角一斗，去了二五減租，十二元的佃錢剩下九元，九元買三斗多小麥。七百五十畝灘地的佃錢，只能買二百八九十石小麥。去掉一百六十石公糧，糶銀，村合理負擔，水利化銷，還能剩下什麼呢？」

「剩下十個空手指頭。」許庭堅半開玩笑的打趣說。

「老爺，十個空手指頭也是爲着別人瞎忙呵！」管家溜一下三角眼睛，又接着說下去。「在抗戰以前，只要你手脚勤快，自己養種水澆灘地，一年收一季麥子，一季稻子，去了化銷，一畝灘地準有一百多元的剩頭。你若拾糶，遇到小麥價錢高，夏天借一斗，上秋就要還一斗五。你若放借貸，不是又妥當又省事麼，三年本利還家。借出一千元，打一滿就是三百元。窮莊稼主拿地契做抵押，還不上債，就要欠息留地。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政府規定欠息留地：利息超過本錢兩倍，無條件的收回地，利息超過本錢一倍，停利還本，不管你是養種地，放借貸，拾糶，用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吃不開」。像李二膿包那樣的笨蛋，又不納合理負擔，又減租，幾年光景就發財了。」

櫃台上鐘擺的滴答聲可以聽到，許庭堅手指總挾着烟捲，烟灰落滿了一烟灰碟。他悶倦的打着呵欠，試探的問着管家。

「你說到貿易局投資上算麼？」

我早就到別人說：「我們老爺跑貿易局，二分精神一分財。」

管家笑孜孜的搖着手腕，當他的三角眼睛和許庭堅的眼睛碰在一起的時候，一切都明白了。

「我早就贊成投資，地是絆腳石，看風使舵，腳皮要靈活一點。」

許庭堅顧慮的對管家說：「你不知道地價便宜麼，過去一畝地當百元，現在只能當五十元了。」

「老爺，你想想，把地當出去，放到貿易局裏吃紅利，遇到好年景就把地抽回來，那不是比納公糧強得多麼！」

許庭堅微笑的點着頭，從靠椅上站起來，對着外面的葡萄架吸一口空氣。

老爺，依我的主意，把地當出去吧！孫國亮來的時候，和他交涉好，趁着收復洪洋店，集市熱鬧起來，一把牙刷已經賣到二角二分了。」

孫國亮不耐煩的在門房裏等了一會，溜躑到四包頭的院心裏來，繞過一趙花牆，經過客廳前邊的走廊，天井，配房，走到外跨院寬敞的場院裏。在那裏，他碰到了光着頭紅眼邊的陳迷瞪。陳迷瞪跟着馬，馬解開了肚帶，汗濕透了腫滾溜圓的肚子，鼻孔喘氣，耍歡的亂躑着蹄子。

陳迷瞪是村工會組織幹事，給花門樓做了八年長工，去年升做頭人的。他剛從灘地拔草回來，等着吃晌午飯，牽着馬沿着稻草場蹣跚去。馬肚子上叮了一羣黃色大蝦蟇，牠甩着尾巴，抽着蝦蟇噙噙的叫。

孫國亮見景生情的問陳迷瞪說：「胖子——許庭堅——出門了麼？」

「你看馬身上的汗吧！」

「到自力造紙工廠去麼？」

「不是自力造紙工廠，是縣貿易局，胖子牛屎可大啦！」

太陽狠毒，馬圈裏的尿騷氣全蒸發出來，沿着場院漂蕩着。陳迷瞪摸一摸禿腦袋，生氣的鬩了馬一脚。

「東家沒有給買草帽麼？」孫國亮問。

「胖子答應下來，給長工每人一頂草帽，一條手巾，後來他聽工會要增加工資，他要死狗了。」

「要死狗，」孫國亮嗤着酒糟鼻子笑起來。

「孫國亮，你可不知道，他對待自己很大方，對待我們雇工，把一個小錢看成碾盤大。一話沒有說完，陳迷瞪看見馬倒在沙土地上打滾，四隻蹄子朝天，脊背挨着地皮，搔癢般的翻來翻去，跳起身來，輕鬆的抖擻着身上的灰土，灰土飛過了高遙遙的稻草垛。陳迷瞪堵住鼻子，拉着韁繩走過一排泥壘的倉子。牠要歡的跳躍不已。

「你又亮騷了，」陳迷瞪罵着，向着蝦蟆嘍嘍亂叫的馬圈跑去。

「青年人火力足呵！」孫國亮羨慕的說。

孫國亮記得像陳迷瞪一樣年青的時候，火力可旺盛呵！自己養種兩畝灘地，整天不停腳的去澆水，施泥，漿稻子，拔草，拔秧，插秧，分秧，到了麥秋割麥子，到了秋天割稻子，冬天建欄河壩的時候拾石頭。他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伙子，不賭錢，不喝酒，憑着一把傻氣力養活母親和老婆。後來，漣沱河給他帶來了一場災難，大水推光了灘地上的秧棵，家裏揭不開鍋，官家又逼着完銀子。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他咬咬牙，把二畝灘地當給花門樓許家。農民失去了土地，好像腳沒有根一樣。他記得那飢荒的年日，媽媽哭瞎了眼睛。老婆穿着一條爛褲子打榆樹葉子吃。他給許庭堅做了長工，在太陽下鋤地，站在水裏插秧，冬天在雪裏推碾子，酒糟鼻子凍得凍大辣椒。夜裏，戴着星星給牲口添草，小北風吹滿了馬棚。他不曉得是葷草葉子響，還是自己的牙齒打哆嗦。

他受過苦！懂得受苦人的難處，對於受苦的人也格外關心，他對於農會的事情比自己家裏的事情都熱心，每天還沒有撂下碗筷，就被一羣人纏住了身子。他幫助他們減租，給抽地的人換契約，催促自衛隊給抗屬代耕。他爲了王老太太家裏佃種的清水溝沿上灘地，特意跑到花門樓來，同許庭堅打交道，講道理，也許會吵架拌嘴，不管怎樣，他不願意見世界上沒有飯吃的人，沒有地養種的莊稼主。

他是村支幹之一，開會的時候，不說一句廢話，工作上也很少出漏子。他看到窮人翻身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的說：「莊稼主應該出口大氣了。」

許庭堅的兒子許克己站在過道上，拿着一把網球拍子打毬球，戴着一頂瓜皮小帽，在牆根底下跑來跑去，瞪了孫國亮一眼。孫國亮沒有睬理他，走進了書房。

書房裏鴉雀無聲，黃色的書廚淡得像秋天的樹葉子。許庭堅出神的躺在靠椅上，粗骨節的手指挾着「抗敵報」沉思着什麼。孫國亮踏上了地皮，輕輕的咳嗽着。許庭堅轉過頭來，不自然的對他笑了笑。

「許先生，我是爲着清水溝沿上灘地來的。」孫國亮直截了當的說。

「你爲什麼這樣大火氣，有話慢慢說，先抽一顆煙捲吧！」

「我的嘴脣破了，不想抽。」孫國亮擺着手。

「你不是講統一戰線麼，烟酒不分家呢？」許庭堅惡意的諷刺說。

孫國亮勉強接過了烟捲，把它夾在耳唇上，又想起了灘地的事情。

「許先生，你知道，王家聽管家說收回灘地，簡直鬧翻天了。王老太太披散着頭髮，焦春妮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喪着臉，牛鎖子哆嗦成一堆毛團，王富正要在地裏去糞稻子，氣得摔了耖子。」

「怎樣回事呀，現在我還蒙在鼓裏。」許庭堅裝裝聽的說。

「你們把清水溝沿上灘地當給劉二窩了。」

「誰說的？」

「管家口口聲聲說。」

「王家不是沒有灘地養種了麼？」

「到了秋天，王家只有喝西北風了。」

許庭堅裝模做樣的捧着禮帽，吐一口痰，眉毛像豬鬃刷子豎了起來。

「管家真瞎了眼睛，不看親戚面子，把農會也得罪了。」

孫國亮站穩了腳說：「不是什麼面子不面子，肚皮不答應呀！」

許庭堅翻老根說：「你知道，那年滄沱河漲水，王家揭不開鍋，把清水溝沿上灘地賣給我，我好心好意的給他們佃種，有七八年光景了，有錢就打佃，沒錢就記賬。」

「這情形是誰都明白的。」

「他們打佃的時候，挨在後頭，減租的時候，跑在前頭。」

「這情形也是實在的，吃虧的人不是別人。」

「如果是別人，我就不生氣了！在我當地的時候，他們連一點親戚面子也沒有了。」許庭堅漲紅了臉，喘一口氣，揮着嘩嘩袍的袖子。「現在我倒了霉，他們也來扯我的大腿，這不是擱倒衆人推麼！」

「灘地當初是王家的，死契貼條賣給你們，講好賣馬不離槽。」孫國亮補充說。

「灘地是我用白花花銀子買來的，做了地契，官憑印，地憑契。」

「你把減租減息辦法拋在脖子後頭麼？政府也頒佈……」孫國亮沉住氣想，他已經把原來的條例忘記了，地主收地或者把地當出，要照顧佃戶的生活。站在農會的關係上，他不願意自己的會員沒有生活過。

「你以為我害怕政府麼！你到政府去控告我去吧！倒也省事。」

許庭堅一張口就冒火了，滾圓的脂肪質的身體震動了一下，兩腳踏着椅子腿站起來，椅子腿鬆了卯，像老鼠一樣吱吱的叫起來。

彈簧門開了，小脚的張媽端着一隻磁壺走進來，罩了一件油污的圍巾，左襟燒了一個窟窿，衣裳袖子髒得像抹布。她蹣手蹣脚的走到痰盂的跟前，看了主人一眼，皺皺眉毛。

「張媽，你聾了麼，我叫了半天，你不答應。」許庭堅怒氣沖沖的踢着桌子。

「我侍奉太太熬藥呢！」

張媽忠厚的咬着嘴唇，用圍巾擦鬢角上的汗珠，伸手去摸櫃台抽屜裏的白磁茶杯。添了一句說。

「是一付生陽活血湯，太太說見效驗呢！」

「廢話，不見效驗，誰化錢吃藥幹什麼！」

張媽覺得很掃興，臉像用掃帚掃了一樣。她放下了乳白的江西磁杯，提着鴨嘴壺倒水，淡黃色的茶水濺到一本綠裝書頁上。她趕忙用袖子去擦，書頁上染了一塊黑迹。她吃驚的伸出舌頭來。

「你還擦，你的袖子沒有小孩的尿布乾淨。」

「老爺……」張媽求饒的苦笑着。

「滾吧！快快的滾蛋，你幹了什麼事呀！」

「老爺，我不是故意的。」張媽小心賠不是。

「滾吧！全是你們這些人跟我搗亂！」

孫國亮聽得不入耳，離開了椅子，走到櫃台的前面，望着櫃台上一對硃砂古瓶，鐘擺在滴答的響

着。屋子裏的擺設他都看不順眼，碌砂古瓶和座鐘，他覺得不如一把鑷刀和一隻尿罐子有用處。他胡思亂想一陣，突然聽見許庭堅踢桌子的聲音，吵吵罵罵，張媽賠着笑臉哀告着。他被那不順耳的話所打動，暗暗的想道：「他在罵我，發我的脾氣，我明白。」他明白地主說的「全是你們這些人跟我搗亂」是什麼意思，地主無理的罵着張媽，好像打了他的耳光子。他想要幫助張媽罵兩句，他想起了他是來打交道的，不是來打架的。於是消了氣。「我要耐心的說服他，使他明白抗日的大道理。」他的思路被響聲門打斷了。張媽離開了屋子，在櫃台上給他留一杯茶水。

孫國亮用手緊了緊褲帶子，心事彷彿有了主意，勸地主向佃戶讓步，打比擬說：

「許先生，你拔一根汗毛，也比窮人腰粗，」

「農會主任，你可別對慶門玩笑，你知道，能大窩窿也粗呵！」

孫國亮爲了說服地主，舉出守財奴馮老窩窿做例子。許庭堅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報以微笑。

「孫國亮，你個聰明啦！」

「爲了打鬼子，聰明人也應該變成傻子呵！」

許庭堅喝了一口茶水。

「你知道，馮老窩窿是一個聰明人。」孫國亮看了許庭堅一眼，又接着說：「馮老窩窿小氣得要命，從來沒有打發過化子，逼人要錢逼到棺材裏去。誰的牲口勒他的一只玉帶藥子，心疼了半天。他怕八路軍搶他的公糧，把糧食偷偷的運到洪洋店去。瞧吧！歸根落底怎樣，鬼子燒了他的二百多石麥子，一所誰堂五合的房子，也燒得片瓦無根。」

許庭堅皺着眉毛，茶杯裏映着兩道黑影。

「道理不是擺在眼前麼，」孫國亮轉過頭來說：「果真鬼子來了，王老太太他們怕什麼呢！灶王爺貼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你想想，鬼子糟場的是那一個，你的房子能够搬走麼！地能够搬走麼！大家生活改善了，一條心腸打鬼子，比什麼主義都強。」

「那個人對於國家不熱心呢？」許庭堅顧全自己的面子，津津自得的吹起來了。「黨溝橋事變以來，地方混亂，我不是贊成成立縣政府麼！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我捐了三百多石小麥，買了兩千塊救國公債，給你們農會減租。你去問問劉政委吧！八團裏有我十二枝槍。」

那時候，許庭堅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爲了面子，不得已給佃戶減了租，捐了槍和糧食，在八路軍劉政委的團結方針下，他乘機和上層拉攏，打着開明士紳的牌子，他的兄弟前後參加政府工作，對於鄉下的窮莊稼主，却是一毛不拔。

「你減了租子，王富抗日可熱心啦！」孫國亮說：「他幫助八路軍打房子，抬擔架，送雞毛信。」

許庭堅擠擠眼睛，開朗的吃吃笑起來。

「大家全抗日，劉二窩爲什麼不顧全大局呢？他既然典了灘地，就應該給王家佃種，這樣，也少了農會多少口舌。」

「劉二窩辛辛苦苦的典了地，自己留着養種。」孫國亮老實說。

「那麼，你們農會怎樣主張呢？」

孫國亮提出自己的辦法：「叫王家照舊佃種清水溝沿上灘地，你把另外的灘地當給劉二窩，這樣倒也省事。」

「省事也省事，我就知道換湯不換藥，你們農會真沾！」
孫國亮喝了一口茶，覺得胃口消化了。

抗戰那年的秋天，大約是白露撥棗的前後。

早晨，孫國亮正在吃穀麵窩窩，村長陸發拉他去修國防工事，帶着鐵球，同七八十個長工排着隊，過了滹沱河，才知道楊愛源的軍隊已經撤退了。縣長就在鷄叫的時候逃過了河，不知道下落，滿地上拋着紙烟盒子，破碎的軍衣，肩章和子彈。人們都摸不着頭腦，好像一羣離開窩的小鷄一樣，亂飛亂叫一陣。

「隊伍撤退了！」

「鬼子佔領縣城了！」

人們亂七八糟的從灘地上橫踏過來，踏到了稻穗，用鐵鍬挖地裏的蔓菁吃，蔓菁是馮老窩腰種的。他是村裏有名的守財奴，家裏屯着埋着元寶，却穿了一身破魚布衣裳，上面打着補釘，沒有念過書，記長工和借貸的賬，用麻楷灰在牆上畫黑道。他看見了大家拔蔓菁吃，漲大了水腫臉，擠着爛眼邊，罵着大家：「窮命鬼，縣長剛剛走開，你們都沒有王法了。」孫國亮落在後面，一邊打火鏟抽旱烟，一邊向領人的陳迷瞪搭訕着。

「迷瞪，你聽到你們東家有什麼風聲麼？」

陳迷瞪揉一揉紅眼圈說：「是牆沒有不透風的。」

「那麼，你該知道一清二楚了。」

陳迷瞪用粗手指頭摸着鐵鋸刃，謎謎的笑着，不吮聲。

「你講吧！胖子到縣長那裏去，大家有眼睛都看得見的。」

「孫二哥，我不瞞你說：前天胖子到縣長那裏打牌，回來收拾東西，姨太太忙得一夜沒有合眼。」

陳迷瞪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好放大砲。他在花門樓做了八年營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差不多都經過他的手。他幫助許家埋首飾和衣裳，藏地契，囤上糧食，綑綁行李……

「靠得住麼？」孫國亮拉擦酒糟鼻子，叮問了一句。

「孫二哥，這是千真萬確的。」陳迷瞪認爲孫國亮够交情，講了實話，「只要有風吹草動，許家就要坐火車逃走。」

拾蔓菁的馮老窩膿趕上來，插進他們的談話。

「你們大驚小怪什麼，鬼子來了，我們做老百姓的，誰當皇上給誰納糧。」

「你看鬼子好，就認他做乾爸爸吧！」陳迷瞪開着玩笑。

馮老窩膿死心眼的說：「完了銀子不怕官呵！」

孫國亮挖苦他說：「你怕什麼，你的肚子吃得像蛤蟆一樣的發白了。我們窮莊稼主，個個皮乾肉瘦，就是從身上抽下兩條筋，也是難受的。」

修國防工事的人們回到了東莊，謠言像瘟疫一樣的傳開了。

沒有幾天光景，東莊完全變了樣子。鷄叫三遍之後，烟囪沒有冒烟的。小黃綉子撒在場院里，家雀落在稻穗上啄糧食。沒有到陰曆十月初一，長工下了工，圍着羊圈「磨牙齒」，從軋頂岩一直扯到

日本小鬼。小學生挾着書包回了家。捲着褲腿的靶頭張青在街上閒蕩。到了黑天，花門樓的大門關得緊緊的，看院的拿着槍站在砲樓上。

亡國的災難落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正是天塌人家死的時候。

那一年，孫國亮佃種馮老窩農戶畝灘地，去了兩石五斗麥租，剩下幾斗玉麥子不够過冬，秋天沒有打短工，欠下拾糧的陳債，生活毫無著落。瞎眼的媽媽病在炕上，三天不動飲食，吐了一地痰。他的老婆用雞蛋換一把紅糖，給婆婆沖水喝。兒子小扣在外邊放羊。一間草棚搭在山角處，房頂露着星星，牆根生着麥芽，一到夜裏，鍋台上的咕咕嚕嚕的叫起來，調子很蒼涼。孫國亮每天晚上都出去，帶着旱烟袋，到了王富的家裏。王富告訴他一些消息：縣裏成立了動委員，農會，有些村莊也跟着成立農會，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他聽了很高興，直到三星傍晚的時候才回家。

縣長離境的第三天，日本飛機到滹沱河南岸扔炸彈。城裏的商舖關了門，學徒和老板逃到鄉下來。早晨，楊愛源軍隊的逃兵闖到馮老窩農的家裏來，把馮老窩農打得鼻口流血，搶走了一匹驢子，和五百現洋。花門樓的看院的撈了兩槍。人們都站不住腳了。許家的伙計匆忙的挑着行李，準備逃到滹沱河南岸去。

傍晚時分，八路軍的宣傳隊第一次到東莊來，是三個穿着草鞋樣子樸素的軍人，皮帶上插着手槍，提着漿糊和粉筆刷子，在磚牆上寫着抗日標語，貼捷報。人們又以爲逃兵搶東西來了，青年小伙子索性口跑出去，老頭子在家裏看守東西。吓得馮老窩農藏到地窖裏去。只有孫國亮和幾個窮人湊到前面去，觀望宣傳隊的動靜。

「老總，你們是那一部分的？」

「我們是劉政委領導的宣傳隊。」一個瘦子用湖南腔說。

「什麼劉政委？」

「老鄉，你們不知道劉政委的工作團麼？」

「不知道。」

「那麼，你們知道八路軍麼？」

「八路軍是打日本的，還是搶老百姓的？」

「你們來看吧！八路軍在平厚關打了勝仗，我們來貼捷報，你們把逃跑的老鄉招呼回來，大家齊心打日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捷報真靈驗，看的人把消息傳出去以後，逃出的老鄉紛紛的回到家裏來。王富在晚飯以前就跑回來，劉二窩把牲口趕進牲口圈去，馮老窩驢從地窖裏鑽出來。許庭堅也回了家，丟掉了一付首飾，姨太太的藍緞子旗袍沾上了泥水，不住嘴的罵王張媽。

宣傳隊住在陳迷瞪的家裏，很規矩，不打老百姓，不罵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東西。有一次，孫國亮走到陳迷瞪的家裏，看見一個同志給陳迷瞪搽水，一個在打掃院子。孫國亮逢人便說：「八路軍可好呢，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這樣好隊伍。」接着，八路軍的一個騎兵連從山西過來，駐在薄沱河邊，離東莊有八里地。騎兵在街上拉着轎轎，鋤草，飲牲口，燒洗腳水，在村口放哨。對老百姓和和氣氣。夜裏同城裏的敵人接了火。當騎兵穿過東莊的時候，人們看見了連長的身上披了一件日本大衣。

宣傳隊對老百姓講着抗日的道理，村長陸續發給他們飯糰。

陸發是一個游手好閒的人，喝酒，抽洋烟，勾搭女人，推牌九，沒有一件壞事情找不到他的。他曾經到口外當過布販子，到山西遞過破鞋，回到村子里，許家扶養他做狗腿子，一天三趟兩趟跑花門樓，彎着水蛇腰，三角眼睛眯眯的笑着。一遇到村款，却潑在窮花戶的身上。

陸發斂糧來的時候，孫國亮的媽媽正鬧着病；咳嗽吐痰，昏昏沉沉的躺在破布袋片子上，湯水不入口三天了。孫國亮愁眉苦臉的嘆着氣，低着頭，好像同誰生了氣一樣，不愛理人。

「嘿！我來斂糧，你不高興麼？」

陸發裝腔的呵斥着，繃緊了小白臉，把布袋摔在破板凳上。

孫國亮慢吞吞的轉過了身子，放下烟袋，翻開半截口袋，抓了一把紅色玉麥子，給村長看。

「全是糶二不秋玉麥子。」

陸發挑皮的擠着三角眼睛說：「禿子出家，將就材料，就把它算做馬料吧！」

「做馬料，村長，你讓我們扎上頸子過光景麼！」

「我是給人家支應公差的，公事公辦。」

「辦公差，不是要把唾吧逼出話來。」

孫國亮氣得漲紅了臉，兩隻手打哆嗦，從黑暗的牆角裏打了兩個旋，摸着一把生鏽的鐮刀，又轉回來，看見陸發的三角眼睛，就發了火。

「八路軍不是說得好麼，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前天撥了我的工，照公理，應該到花門樓去斂糧。他們囤了十幾年的麥子，漚了，生了芽，長蛾子，喂耗子的也比我打的糧食多。」

陸發被問得前言不答後語，變了臉，拍着桌子吵起來。

「你敢和我頂嘴，反對村公所麼？」

孫國亮也發了火，壯大膽子叫着：「你不要拿村公所來吓唬我，讓大家查賬，看看攤派公平不公平。」

「你胡說！」

瞎老太太聽見兒子和村長吵架，吓得哆嗦起來，在破布袋子上打一個滾，哀求着。

「修好的，村長，老天爺還饑不死瞎家雀呢！」

孫國亮走到街上來，人們團團的圍住白粉皮牆，吵嚷着，爭論着，叫罵着，爲着負糧的事情鬧翻了天。有紅眼圈的陳迷瞪，孫國亮的哥哥孫國明，辭掉看陸活計的周小拴，小肥戶子劉二窩，織布出身的張三保，馮老窩膿的兒子虎頭，特意出來探聽風聲。王富蹲在洋蓑秧子裏，臉色氣得發青，他已經向村長苦苦的哀求了半天，一肚子委屈，却講不出道理來，砸頭張青剛剛喝了三杯酒，蓋上了臉，山羊鬚豎得像一把刷子，替大家打抱不平說：

「我沒有養種地，不是花戶，糧款澆不到我的身上。可是呵！我不能昧着良心說話，大家都知道陸發是怎樣一個人，雷公打豆腐，挑着轆的欺負。」

孫國亮本來氣得鼓鼓的，聽了砸頭張青的話，也開腔了。

「老早些，給官家完銀子，繳糧款，全是莊稼主出。現在，到了打鬼子的年代，八路軍說得好：『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我們撥了工，爲啥不到花門樓去斂糧。」

「那還用說，他們一個鼻孔出氣。」周小拴知道他們的底細，說了實話。

出糧的花戶們都聚攏來了，亂吵亂嚷一陣，瞪着眼珠子。掄着拳頭，七舌頭八嘴的嚷起來了。

「王八蛋，溜溝子的！」

「壓得我們不敢出口大氣！」

「叫警察綁我們的，就是那個狗腿子！」

「把狗腿子拉出來！」

「他抽洋烟，喝酒，全是我們花戶的錢！」

「我們查村公所的賬看！」

吵叫得更兇了，聽不到溇沱河的流水聲，也聽不到村頭牛犢子在哞哞的叫。誰家的一隻小馬駒子從街上跑過來，灰土蒙住了人們的眼睛，人羣像一堆蓬草棵子，在風裏左右搖擺着。沒有插上嘴的人，都溜過了。王富生了半天氣，等着別人講完話，才跳到碌碡上，顫抖的說：

「人得找生路，活人不能叫尿瀉死。看吧！夾溝和寨上的老百姓都起來了，成立了農會。縣上來人幫助他們實行合理負擔，糧食由大戶出，地租也減了。」

「什麼農會！」陳迷瞪莫明其妙的吵起來。

劉二窩聽着大戶出糧，心眼也活了。「我們看看再說。」

長長白鬍子，拔頭頂，固守成規的。家裏養種六十畝灘地富戶張三保的五叔，出來教訓大家說：

「西洋景。一看就穿了。老百姓化了錢，十回有九回總是上當的。」

「誰知道農會，就出來做見證吧？」人們一條聲的要求說。

土埂上的洋蓍秧子被踏倒了，鴿子在天上飛着，豬圈裏的骯髒氣味隨風揚出來，打着鼻子。

孫國亮翹起脚跟，沉住氣，望着大家說：「八路軍的三個老總叫我們成立農會，不是實在的麼！」

縣上也成立了。咱們莊稼主吃啞吧虧，怨自己腦筋不開通，不抱團。農會叫大家抱一個團。不怕地主欺負，就是日本小鬼來了，我們一個人撒一潑尿，也把他淹死。」

「哈哈！孫國亮話裏有根。」周小矜猜度說。

「對呀！叫我們抱一個團，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

「狗腿子再也不敢吃我們的冤枉了。」是張三保公鴨噪的聲音。

「我們說幹就幹，打鐵趁熱。」陳迷瞪放了一砲。

肥頭張青摸一摸山羊鬍，遲疑起來了：「我們找一個頭吧，蛇無頭不行。」

「孫國亮……」有幾個人同時想到了孫國亮。

「我不可沾！」孫國亮推辭說。

「你是我們的砍大樹的，你在前邊走，我們跟在後邊拾乾柴。」

大家都不懂得舉手，商量了一下，却把孫國亮推舉出來了。

「我們打狗腿子算賬去！」肥頭張青提醒說，大家立刻同意了。

「走吧！走吧！」

正在這個時候，馮老窩膿從牆頭上露出水腫臉來，舉起他的胳膊，向着下面的人羣大吵大罵。

「你們想成立窮人黨麼！同官家做對。等縣長回來的時候，看看誰倒霉頭。」

張三保的五叔辛辛苦苦立下家業的，家裏存着幾石糧食，害怕分糧吃大戶，聽到馮老窩膿的叫罵，摸摸白鬍子，走回家去了。小肥戶子劉二窩也在人堆裏溜邊了，想跟在張三保五叔的後邊回家去，大家罵了他一頓，他停住腳了。

「大家要抱一個團呀！」孫國亮說：「攤派是大家的事情。」

「溜溝子的，給他一頓劈柴棒子。」

陳迷瞪對着牆頭拋石頭，馮老窩膿縮回了脖子，肥頭張青去敲關緊的大門，劉二窩子走到人堆裏來了。

周小拴責備劉二窩說：「腳踏兩隻船不行呀！」

孫國亮怕大家分散精神，號召大家說：

「我們先到村公所查賬去吧！回頭再收拾馮老窩膿！」

人們吆喝一聲，跟在孫國亮的後邊，邊吵邊鬧着，像一窩蜂似的闖向村公所去了。

村公所的煙囪在冒着煙，門縫裏看到灶口的火星子。

陳迷瞪拿着一條棍子，搶在前面，三步併兩步闖到屋子裏。劉二窩想發洋財，跟在陳迷瞪的後邊，剛剛走到窗戶附近，看見窗紙在呼煽呼煽的動着，彷彿有人在吹風一樣，扭着脖子轉回來。這時候孫國亮從後邊趕來了，還有周小拴，張三保，孫國明，肥頭張青抖擻着山羊鬍，王富從地上拾起一把土塊，挺着細高條大個子亂吵亂嚷，一個戴氈帽的老漢蹣跚到院子裏來，摸不着頭腦，站不穩腳了。

「我叫陳迷瞪沒答應，一定是狗腿子把他收拾了。」

劉二窩大驚小怪的叫喊着。彷彿一瓢涼水澆在大家的頭上，涼了半截子。有一堆人站在牲口圈附近，踏着地上的穀草葉子，唧唧喳喳的商量着，推推拉拉的，誰也不敢走上前去。肥頭張青從人堆裏跳出來，罵了他們一句。

租減息的政策。當時有周小拴等十二個人參加了八路軍。

陸發到花門樓有一年半多的時間了，開始，他給他們打雜，管賬，跑腿學舌，後來當了管家。他慣於拍拍打打，獻慫勤，出壞主意，取得主人的喜歡。背地裏同姨太太吊膀子，許家的上上下下全都知，只瞞着許庭堅一個人。

那是許庭堅從貿易局回到家裏的第二天。

陸發從集上打了一個圈子。跨進內宅，他已經望見寢室裏一瓶芍藥花，姨太太穿了一件粉紅色的花旗袍，用梳子梳着她的長頭髮，從玻璃窗子露出半個鴨蛋臉來。她看見他了，有意無意的笑着。他匆忙的跳上了台階，拉着門拴。忽然，聽到許庭堅潑口大罵起來。

「壞蛋，他拆我的台麼！」

陸發聽得鬆了門拴，跳下了台階，躲到花牆後邊的一片竹林子裏。涼風吹過來，竹葉子在習習的響着，有些森人。他蹲下身子，看到蔭濕的地方長了一片綠苔。一隻鴉虎在磚牆上爬着，向他歪着小腦袋，又跑到牆縫裏去了。在廂房的走廊下，張媽擲着屁股敷藥，藥壺底燃燒着濕樹枝，吱吱的響着，鮮紅的火舌隨着樹枝爆炸着，鼓動着火舌，煥發着融融的光圈，有一股苦澀味從藥壺裏噴出來。他扶着耳殼偷聽着，寢室裏的吵罵聲低啞了，原來陳迷瞪爲了抗戰勤務同東家吵了架，許庭堅發了脾氣。陳迷瞪解釋說：

「我們沒有拆你的台，大家全是給東家做活計，血一把汗一把的務莊稼。」

「可是，你們上了識字班呵！」

「大家認幾個字，誰也不願意當一輩子睜眼瞎子。」

「你還搶嘴，我親眼看見你們放下鋤頭，給八路軍傷兵抬擔架。」

「抬擔架，東家，我們抗日不是犯法的。」

「無理取鬧，咳……」許庭堅咳嗽了一下，「你們把什麼活計都耽誤了。」

「就誤了活計，我們晚上補了工，你不講理。」

「我花錢雇長工，不是叫你們抬担架的。」

「讓我們到工會講講道理看……」

陳迷瞪同許庭堅一邊拌嘴，一邊拉拉扯扯，走到外跨院去了。

陸發癱住了半天氣，賊目鼠眼的探出頭來，看見陳迷瞪和許庭堅走遠了，他才敢從竹林子裏鑽出來，溜進了寢室。

寢室裏有一股花露水的氣味，桐油櫃的穿衣鏡和梳妝台上的玻璃瓶子放着光。當地上擺着一張矮腿桌子，旁邊有幾張玲瓏的凳子。姨太太懶洋洋的躺在籐床上，枕着繡花鴛鴦的鵝絨枕頭，鋪着紅綾子被，彎着胳膊，穿着綠絲線襪子的細腿擺動着，好像閒得發癢一樣。

「老爺可走了。」陸發的心在卜卜的跳着，一邊打掃身上的灰土，一邊不耐煩的說，「陳迷瞪真囉嗦，我在竹林子裏蹲了半天。」

姨太太用手腕挪一挪綉花的鴛鴦枕頭，看見陸發的小白臉，撇着紅嘴脣微笑着。

「是你麼？陸發。」

「是我，他們可囉嗦完了。」

陸發大膽的向前走了一步，他的三角眼睛已經給姨太太的花旗袍迷惑住了。

「狗咬狗，一嘴毛，」姨太太罵着說，「整天的不得清閒，一吃過早飯，就三一羣兩一夥的吵起來；抗日呀，減租呀，抽地呀，簡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聾了。」

「老爺是一個置錢的人。」陸發說了一句姨太太不喜歡聽的話。

「你不要說了吧！我跟着老傢伙過一輩子，可倒霉透了！」

「那麼，你換一個年青的不好麼？」陸發嬉皮笑臉的說，死盯盯的望着姨太太。

「甚麼年青的呢！」姨太太答了腔，也把眼神瞟過來了。

「像我這樣……」

陸發湊到姨太太的跟前，伸手去摸她的臉蛋。臉蛋一紅，一股胭脂的氣味刺着鼻子。正在這個時候，他們聽到張媽輕輕的咳嗽聲。姨太太推了他一把，坐起身來，說道：

「你動手動腳的，叫張媽看見成什麼樣子。」

「她看見怕什麼，狗拿耗子——爹爹開事。」

陸發坐在一隻凳子上，聽見張媽的脚步聲走遠了。

姨太太看着他的眼睛說：「你在山西的時候，也纏過女人麼？」

「我看見女人，好像蒼蠅落在蜂蜜上一樣，想離也離不開了。」

「你說吧，你在山西認識什麼樣的女人，她是你朋友的太太麼？」

「你猜對了，我的朋友參加公道團，當過區長，是五台山的人，『會說五台話，就把洋刀掛。』」

他走西口去了。家裏剩下一個小腳的女人，她會做饅頭，捏貓耳朵給我吃，她的手又細又白。」

「你是一個壞人，看女人的手幹什麼！你學會什麼小調麼，唱一個給我聽。」

陸發清一清嗓子，唱着：

山西省

三種寶

山藥蛋

破皮襖

嫖客進門狗不咬。

許庭堅提着手杖走回來，兩腮的肌肉搖動着，撇着短鬍子，似乎怒氣還未平息的樣子。陸發看見許庭堅沒有表露出一點懷疑，心才落體了。一邊掩蓋着自己不安的情緒，一邊彎着水蛇腰向他獻慫動說：「老爺，我從集上回來，到處找你找不到，真把我急死了！」

「你說吧，集上怎樣？」許庭堅放下了手杖，倒在一張凳子上，喘着氣。

陸發用指甲彈着帽子上的灰土，表示剛剛從集上回來一樣。

「老爺，新鎮集炸了市，鬼子可窮瘋了，到處搶老百姓的邊幣。」

「你到濟生堂去請馬醫生！一許庭堅有見姨太太的臉頰上有些發燒，知道犯了老毛病，截住問了二句。

陸發沉住氣，不慌不忙的說：「馬醫生不在家。集市搬到山裏來，一到山裏，邊幣就吃得開，河北票跌到六角錢，鬼子化八角，大家全把河北票推出去。貿易局有專人收買山貨，花椒和豬鬃都漲了

行市……」他講得意了，笑了笑。「老爺，我聽到這個消息，比接到馬醫生都有價值。」

「你怎麼知道行市？」許庭堅搭訕着，也發生興趣了。

「老爺，俗語說得好，走過三家，強如問行家。」

「行家不行家的，我叫你買生髮油，你忘在脖子後邊麼？」

姨太太躲在桌子的後面，背着丈夫，向着陸發瞪了一眼。

「太太，你別怪我忘性大，我走過了集市，壓根沒有看到生髮油是什麼。」

「我不信這樣大的邊區，連一瓶生髮油都買不到。」

姨太太準備到外邊去看藥壺，又聽到陸發答腔了。

「太太，我說的是真情實話，邊區禁止賣生髮油，這是貿易局訂的好章程。巡查員在稅卡子上放

哨，不叫鬼子的生髮油和蘭花皂進口。」

姨太太逗嘴說：「虧得你說的好章程，大家都不洗鬍子，還要臉麼！」

「誰說不要臉！我們今天打鬼子，是一件體面的事。」陸發也開心的笑了。

「那麼，鬍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土裏生出來的？」

「鬍子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土裏生出來。我們邊區工人的手一動顫，鬍子就出來了。

老爺，你說對麼？邊區興華造磚工廠的出品，並不比鬼子的貨差。」

陸發爲了獻殷勤，把臉轉過去對庭堅講話。

「老爺，你能說不是好章程麼！往常年，鬼子用鬍子騙了中國老百姓的糧食，花椒，豬鬃，羊毛……鬍子洗光了，老百姓戴着肚子。現在有了貿易局合作社，鬍子是自己造的，剩下的花椒豬鬃去

換鬼子的錢。」

「錢……」許庭堅停下了。

姨太太吐了一口痰，罵道：「錢呵，錢，你看到錢，把我都不放在心上。」

管家覺得站在屋子裏沒有趣，退了出去。張媽告訴姨太太藥已經熬好了。手裏拿着一根劈柴，臉被爐火熏得紅撲撲的。許庭堅看見姨太太愁眉苦臉的樣子，問她說：

「你還發燒麼？」他摸着她的圓滑的臉龐。

「發燒，臉上常常出虛汗呢！」姨太太從兜裏取出手帕來，用帶金戒指的手在微紅的臉頰上擦了一下，裝出一付可憐的樣子。

「出虛汗是什麼現象呢？」他自言自語的說。

「現象麼，馬醫生說我虧血，除非吃人參補一補，女人最怕的是虧血。」

許庭堅想到買人參，縐一縐眉毛。

姨太太看出丈夫有爲難的神色，抱怨的撇着嘴說：「別人向你鬧減租，你倒在我的身上打算盤了。」

「庸醫用苦水子騙人。」

「以後，我再也不吃苦水子了，我死了，你好娶漂亮的。」

姨太太撒嬌的搖了一下頸子，伸出焦黃的手背給丈夫看，手背上的筋絡像蚯蚓一樣脈脈的跳動着。

張媽知道老爺的家景近來有些不好，想到了一個偏方，對他說：「是專治女人這種病的，百發百

中。死人的頭髮焙陰陽瓦，沖紅澇水喝。」

「濟生堂的坐堂醫生，都不頂事，偏死人的頭髮治好病，這是笑話。」許庭堅笑了。

「偏方能投病緣呢！老爺，信不信由你。」

外邊有人打門環的聲音，鏗鏘的響着。許庭堅擺着手，趕走張媽說：

「你這個沒深沒淺的賤貨，那裏有話，你那裏插嘴。去吧！到外邊看看是誰來了。」

來的人是王老太太。她是許吃堅的胞姐，村裏有名虐待兒媳的婆婆，外號叫做母老虎。她出嫁的時候，王家原也像許家門當戶對的財主，家裏有二百多畝灘地。公公是一個五穀不分的秀才。丈夫是一個二把刀，站過幾天欄櫃，便做起投機的生意來，收買山貨，後來這生意給天津的買辦商人搶了去，賠了本，賣了灘地，從此家業便衰落了。丈夫死後，她領着兩個兒子過窮光景，倒種許家的灘地。親戚兩家並不和睦，她也很少到娘家來。她更不願意看姨太太的白眼，怕她沾光，姨太太常常俏皮的說：「王姑奶奶腿腳真動快呀！她又來了。俗語說得好：嫁出的女，灘出的水。」

王老太太的臉是瓜子形的，額角上打着拔火罐的印子，禿頭頂，一溜灰白色的頭髮彷彿用漿糊貼上去的，下巴像一柄鐵錘。她吃過早，就離開了家，因為兒媳焦春妮參加婦女自衛隊檢閱大會，生氣吵了架。她領着孫子出來散散心，順便探聽一下灘地的消息。

寢室裏光堂堂的，天棚和粉皮牆白淨淨的，一張黃油的八仙桌子亮得透明，床幔的紗帶繫着一隻汽球。乍一進來，王老太太的眼睛發花了，兩隻穿套褲的寒腿絆着，走也走不動。

姨太太笑嘻嘻的迎了上來，一手攬住王老太太的肩膀，一手拉住小孩子的胳膊，翹着紅嘴唇說：「姐姐，我昨夜剔了燈花，就知道你要來呢！」

許庭堅從凳子上直起了腰，扯了一下小孩子的帽子耳扇說：「牛鎖子也來了，你看，你戴的老虎帽子，我簡直認不出來了。」

「牛鎖子，你忘了給你舅爺舅奶行禮麼？」王老太太提醒孫子說。

牛鎖子抽出了小手，扒下老虎帽子，慌慌張張的彎了兩次腰，它的方向不是朝着許庭堅，也不是朝着姨太太，恰恰是對着兩個人之間的那隻汽球。許庭堅看見小孩子的可笑動作，忍不住的好笑起來。小孩子的奶奶也跟着笑。

姨太太搖擺着細長的大腿，靠近王老太太的肩膀說：「姐姐，你常常出來散心吧！我住在家裏，像繃在樹葫蘆裏似的。」

王老太太彎折了腰，走過地桌的邊沿，一屁股坐在床上，屋子裏的芍藥花香和強烈的反光，使她感到不舒服，咳嗽起來。

「王姑奶奶一定走累了！歇歇腳吧！」張媽見景生情的說。

「姐姐，你一定辛苦了。」姨太太輕描淡寫的陪襯了一句。

「不是辛苦，是命苦。」

王老太太繼續咳嗽着，嘴唇噴着吐沫，腰彎得像鑪鍋一樣的彎。姨太太把乾淨的紅綾子被擦到床裏去。牛鎖子像一隻蚱蜢扎到奶奶的懷裏，貼到膝蓋上，用他的小手玩弄着老虎帽子的身扇。

張媽端來了一碗湯藥，放在八仙桌上。姨太太嗅着湯藥的苦辣味，繃着眉毛。

王老太太問姨太太說：「你的病根斷了麼？」

姨太太嘆了一口氣。「我家到這個門口，就成了一個藥包子。」

「嬌女淚多，嬌媳婦病多。一許庭堅鬧玩笑說。」

姨太太又繃了一下眉毛，揣起了藥碗，先舐了幾口白糖，喝了半口藥，吐着吐沫，把藥碗擲在桌

子上。

「喝苦水子，真是活受罪呵！」

「有錢吃藥，也是一種口福呢。」王老太太想起牛鎖子死去的娘，傷心的說：「我的大媳婦得了傷寒病，到了死的時候，沒有錢買藥吃……」

王老太太的話觸到了姨太太的心尖，訴起苦來：「你以為我們有錢買藥麼，這年景可不沾了。一天有十八個人來減租子，地也當不出去。」

「怎麼當不出去，佃戶來求情麼？」王老太太明白姨太太的話裏有話，問了一句。

「來求情又好辦了，她自己不露頭，鼓動農會來和我們麻煩，咬瘋狗咬傻子。」

王老太太紅透了耳根，裝做不知道的樣子。「還有這樣的人麼？」

「怎麼沒有，動不動就找農會，連親戚也抓波險了。」

許庭堅覺得不便插嘴，索性從地桌前面站起來，戴上禮帽，順手抄起了黑手杖，看着他的白髮的姐姐，回過頭來又吩咐姨太太說：

「留姐姐在家裏吃午飯，我到水利委員會去一趟就回來。」

「張媽，你聽到麼，留姑奶奶在家裏吃午飯。」

姨太太把丈夫吩咐她的話，又照樣的吩咐了張媽。當她的白眼珠溜到王老太太打補釘的套褲上，又添了一句。

「張媽，你不要忘了炒一盤黃花。」

「太太，廚房裏剩下的肉怎樣辦呢？」張媽沒有主意的問着。

「我以為用不着問呢，」姨太太難爲情的罵着張媽。「笨蛋，你的肚子裏沒有一點腦筋麼？」

許庭堅走出去，張媽和牛鎖子也跟着走出去。到了院子，牛鎖子喊着張媽給他摘葡萄吃。屋子裏冷清清的，太陽從外邊射進來，八仙桌上的藥碗變成綠紫色。一隻家雀從玻璃窗前飛過去，影子像一條線，玻璃窗前的芍藥花挺挺的。王老太太躺在床俄國氈子上，一句話也不講，本來她一提灘地的事情，却被姨太太的鹹言辣語堵住了嘴。姨太太爲了對待客人不太冷淡，把婦救會當做引子，扯了起來。

「姐姐，聽說參加婦救會，就可以自由了。」

「自由，它是什麼意思？」

王老太太咕嚕着，臉皮上的青筋驟然跳起來，似乎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觸到她的身上。

「姐姐，你知道，小媳婦心眼可活啦，一參加婦救會，就想和丈夫離婚。」

「罪孽呵！任拆一座廟，不拆一座婚。」王老太太繃繃眉毛。

「姐姐，你的媳婦在家麼？」

「她們婦女自衛隊開會去了。」

王老太太想起了兒媳參加婦救會，參加婦女自衛隊，開會和她吵架等等不愉快的事情，心裏涼

了。

「開會的時候，男人和女人擠在一堆，眉來眼去的，該多麼不正派呀！」姨太太借皮的拋着紅嘴，好像別的女人都不正派似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呵！」王老太太又想起了同兒媳吵架的事情。

「吵吧！姐姐，你不管教，出了笑話是你家的。」

「她和我講平等啦！」王老太太說。

「什麼人都講平等了，」姨太太冷笑着說：「你知道周小拴吧，自從參加八路軍以後，對別人叫起同志來了。說不定將來對他爸爸也叫同志。」

「對爸爸叫同志，簡直沒個大小。」

牛鎖子和許克已在院子裏玩了一會，跑到屋裏來，老虎帽子扯到脖子上，一邊用袖子揩着鼻涕，一邊高高興興的撞到奶奶的懷裏。王老太太摀住他的耳朵，冷不防打了一個巴掌。

「揩呵！不知道乾淨的鼻涕鬼。」

牛鎖子擠擠眼淚瓣，沒有哭出來，抬頭看見紗帶上的汽球，跑到許克已的跟前，擺着小手。

「叔叔，我要汽球。」

「牛鎖子，你來拿吧！」

許克已把汽球從紗帶上取下來，逗着牛鎖子玩。牛鎖子跳了兩次都沒有抓到汽球。於是抱着許克已的胳膊向上爬，累得流了鼻涕，許克已害怕鼻涕抹到他的呢子制服上，把汽球遞給牛鎖子。

王老太太望着孫子說：「你這個瘦猴，多暫才能長大。」

「小孩子有出息，二十三，還有一穿。」

姨太太摸一摸牛鎖子的頭頂，問他說：

「你們兒童團查路條麼？」

「查……」牛鎖子會玩汽球，忘了說「路條」兩個字。

「好聰明的孩子，是你抓住那個菜販子麼？」

有一次，牛鎖子在街上站崗，碰見一個挑菜擔子的小販，小販沒有帶路條，拿出邊幣哄他。他知道小販是一個壞人，報告了自衛隊，逮住了賣菜的小販，原來菜販子是一個化裝的漢奸。

話又轉到焦春妮的身上了。王老太太說兒媳參加婦救會是一件丟臉的事，她更害怕兒媳去當女兵。姨太太在旁邊冷笑，不住嘴加油添醋的說：

「姐姐，方才我和你說什麼呢，女人不正派，叫人家把大牙都笑話掉了。」

婦女自衛隊分隊長吹過哨子，散了隊，一面獎旗順着黑黑的頭髮飄過去。

焦春妮從隊裏走出來，拋着大脚板走到自家的門口，摸一摸背上的背包和腰間的剪子，立刻看見了黃土抹的房子，老榆樹樑頭，黑窗櫺子和那像老太婆牙齒一樣的椽子。她熟悉家裏一切的情況：一塊磚，一塊瓦，一只鷄籠子。她嗅出腳下的玉菱葉子有一股腐腥的氣味，她知道那是被豬嘴剛剛叨過的。她已經把檢閱大會的情形忘在脖子後邊了，又回到老套的家庭生活裏，心裏涼了半截子。她自言自語的說：「外甥打燈籠——照舅。」

一條小花狗跳過了短牆的缺口，搖頭擺尾的向着焦春妮的跟前跑來，彷彿表示歡迎她的樣子，牛鎖子在小花狗の後邊追趕着，小手搖着一把木頭刀，喊着焦春妮說：「嬌嬌，你幫助我逮住小花狗，不要叫牠跑了。」

小花狗向焦春妮跳躍着，舐着她的手背，用尾巴打着她的衣裳襟。她知道牠餓了。我離開家半天，沒有人喂牠米湯，牠是怎樣認得人呀！她輕輕的摸撫着牠脖頸上的細毛，彷彿摸着自己的小孩一樣。牛鎖子捂住小花狗的耳朵，冷不防的騎到牠的身上，推着牠的脖子向前走。小花狗頭皮的擺着頭，張着嘴，嘴裏的口水滴到牛鎖子的褲角上。

「牛鎖子，你下來，聽嬌嬌的話，騎狗攔褲襠。」

「嬌嬌，我騎馬打東洋鬼子去！」牛鎖子又一次擺着木頭刀。

焦春妮裂着厚嘴唇笑了笑。

「奶奶回來麼？」

「奶奶剛從舅爺家回來。」

「在那裏吃過飯麼？」

「嬌嬌，我們在舅爺家吃的兩米乾飯，還有一盤黃花，豬肉，粉條，粉條像鼻涕似的。」牛鎖子摸一摸鼻子，鼻涕不知不覺的淌下來了。

焦春妮給牛鎖子擦了一下鼻涕，問她說：「奶奶高興麼？」

奶奶擡着嘴，生了氣。

「她爲什麼生了氣？」

「奶奶不願意你開會去……」

她聽了牛鎖子的話，心腔裏彷彿墜下了一塊冰冷的石頭，說不出一種沉重的感覺。她想再問些什麼，牛鎖子已經追着小花狗跑到大街上去。狗蹄子踏着玉菱葉子噉噉的響着，灰土冒了煙。

她拉開了破房門子，跨過了門檻，立刻看見了堆在炕角的糧食口袋，簸籬，洋油桶，破水壺，舊板櫃上放着一隻破紡車，破棉被，鍋台上放着一隻葫蘆瓢，葫蘆瓢裏的米糝子給小雞啄灑了，白花的揚在蓋簾上。她一邊收拾灑了的米糝子，一邊抱怨的嘟囔着。

「咳！農會給退的租子，都糟塌了。」

屋子裏鴉雀無聲，她的婆婆和丈夫王富都在家裏。

王富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莊稼主。今年春大，改選了村政權，取消了閻長和保甲，由村代表選他做

村公所的经济委員。他的頭上包着一條羊肚子手巾，拿一隻藍色的鉛筆記賬，沒有到灘地上去，大概和陸發吵架不順心吧！坐在櫃台旁邊的牆角裏，細高挑的個子要碰到窗櫺子上的蜘蛛網。王老太太坐在炕上的一塊草墊子上，啣着一根長桿旱烟袋，沒有抽完一袋烟，就在窗櫺子上敲着，黑色的烟袋油子淋滿了窗紙。她從娘家回來，一肚子悶氣正沒處洩，看見兒媳攆背包的鬼樣子，心裏就冒了火。

焦春妮走到了北炕梢，解下了背包和剪子，丟在板櫃上，跨過了洋油桶，悄悄的走到丈夫跟前。王富看見老婆的紅臉蛋，就知道她們婦女自衛隊得了旗子。

「你們得第一哩！」

「我們東莊婦女得一面獎旗，可沾呵！」焦春妮高興的比畫着粗手指頭，好像看到了獎旗一樣。「是一面紅底黃邊的旗子，西莊裏的婦女自衛隊可氣壞啦。」

「她們唱歌不沾麼？」王富接着問，上午在村公所的時候，清清楚楚的聽到河灘的會場上有唱歌的聲音。

王老太太聽到他們談得起勁，心裏越法鬧火，把臉扭到牆裏面去了。

焦春妮回答丈夫說：「她們唱歌像小牛叫似的，政治問答也答得不壞。」

「到底爲什麼呢？」

「她們少帶了一把剪子，沒有搶到旗子。」

太陽壓山了，窗子暗起來，王富的雀迷眼看不清記賬，把鉛筆掖到耳朵缺子上，催促他老婆說：

「快做菜飯去吧！」

「我知道做菜飯。」

焦春妮對着丈夫點了點頭，捲起袖子，伸出毛毛蟲似的粗骨節手指，在燈台上摸索着，有一隻空火柴盒子，又找過了簾籬和櫃蓋。她想起早晨煮飯以後火柴叫婆婆收起了。

「娘，給我一根洋火。」

「我沒有洋火，你向你們分隊長要去吧！」王老太太刁難的說。

「分隊長叫我們得了旗子。」

「你吃旗子去吧！」

王老太太氣得鼓鼓的，老臉皮彷彿秋天枯乾的核桃葉子一樣，沒有血色和光澤。她一聽到了分隊長，就像碰到了冤家對頭。

焦春妮的嗓子啞了，臉蛋發紅，腿肚子哆嗦起來，一碗冷水潑到她的頭上，她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好，也不知道把手腳放在什麼地方，心不落體的納悶着：「倒霉呀！這回又惹了漏子。」自從她參加婦救會和婦女自衛隊以來，吵架拌嘴已經是第五次了。

「早晨我叫你做什麼呢？襪底子沒有納，我的褲子沒有洗，你聽見分隊長吹哨子，放下碗筷就跑去……」王老太太教訓兒媳說：「我當婆婆的，不如短頭髮的分隊長麼？國有國法，家有家法。」

「我們也有婦女信條呵！開會要到的。」焦春妮只好答了腔。

「我化錢討媳婦，不是爲了開會的。」

「又開會，又叫我做針線，這算平等麼？」

「呵呵！你又和我講起平等來了。」

王老太太想起和姨太太的談話，使她暴躁起來，敲着窗子，她的臉上的黑綹紋像小蛇的尾巴。

「我已經土埋半截了，等我死了，你再講平等。」

王富是一個驢腴的漢子，每當老婆和娘吵架的時候，只好站在一旁，他覺得和娘站在一道也不好，和老婆站在一道也不好，他不能幫助娘去欺負可憐的老婆，他也不能責備娘胡攪蠻纏，這時候，他只好不吭聲，不插嘴，不敢出口大氣，暗暗的埋怨着：「沒有開晴的天，我早就知道這樣，簡直窮極生風啦！」他無形中被捲進風波的漩渦之中了。當着娘用一種刺耳的，枯澀的，像破鑼的嗓子辱罵的時候，他的心立刻突突的跳起來，彷彿什麼人用錐子刺了他的心，他的呼吸快屏息了。

過了一會，王老太太又開腔教訓兒媳說：

「王家的家風都叫你給丟光了！一個當媳婦的，應該坐有坐樣，站有站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你看着你吧！」

「我……」焦春妮想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孩子，沒有說出口來。

「你沒有吃過肥豬肉，還沒有見過肥豬走麼！」

焦春妮癱住氣，臉蛋燒得紅紅的，好像挨了巴掌一樣，簡直是嚙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王老太太惡狠狠的咬着牙根，緊緊的逼着說：

「那有正派的女人去開會。」

「婦救會叫大家去開會，誰願意留在家裏當烏龜。」焦春妮難過的解釋說，差不多流出眼淚來。

「你給我住嘴，我知道有婦救會給你撐腰。」

門外有男人急促的脚步聲，踏着玉菱葉子沙啦沙啦的響着，大概聽到屋裏有人拌嘴，走到牆拐角便停下了。

「王富，有兩個八路軍同志在村公所等你。」

王富聽到那男人的公鴨嗓，立刻知道是張三保。每次八路軍同志來到村公所，都是王富和經濟主任替他們找房子，糧食，花料和乾草，派飯，鋤草，直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現在，他感到躊躇，欠一次屁股，望着窗外的張三保說：

「經濟主任沒有在村公所麼？」

「他到軍貸所送糧食去了。」

「同志騎頭口來的麼？」

「他們沒有帶頭口，全擄着槍。」

「張三保，你問過他們帶糧票麼？」

「你真小氣，八路軍沒有白吃老百姓的。」外邊的張三保催促說：「王富，你快去看看吧！人家走了一天，怪辛苦的。」

「帶了糧票，你派馮老窩膿的飯好了。」

王富想到了花門樓收灘地，想到家裏吵架的情形，滿肚子不舒服。

「馮老窩膿城裏的親戚來了，大吃大喝，不願意留同志吃飯。」

「馮老窩膿真是頑固份子。」

王富下了地，穿上一雙布鞋，不順心的把房門踢了一腳，走了出去。

焦春妮躲在北炕的拐角裏，角落裏烏漆墨黑的罩着暗影，一本婦女識字課本放在木匣子裏，字的筆畫已經看不清了，一隻襪底子引上了針線，剪子敞開口，她心裏說：「就是爲着這個緣故，她和我

發脾氣，她管天管地，連開會也來管了。」婆婆的脾氣她知道很清楚，干涉她開會，禁止她唱歌，偶而同男人講一句話，婆婆也會大罵她一頓。她在家裏處處覺得盤扭，好像讓她的大脚板去穿一雙不合脚的小花鞋一樣。

牛鎖子從門縫裏溜進來，擠着小眼睛，看見嬌嬌呆頭呆腦的樣子，問她說：

「嬌嬌，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焦春妮難過的瞧着牛鎖子皮球一般的小臉蛋，沒有講一句話。

「好嬌嬌，你教我唱歌吧！」牛鎖子糾纏着嬌嬌，去扯她的大腿。

焦春妮緊緊的捏住小孩子的手，望着他的小杏仁眼睛，她覺得小孩子是怎樣親切和可愛呀！她知道不能在婆婆的面前教他唱歌，心裏非常難過，似乎有什麼對不起小孩子的地方。她把小孩子的手捏得更緊了，暗暗的對他說：「你知道奶奶生氣麼？我不能教你唱歌……」

「嬌嬌，你唱一個歌給奶奶聽。」牛鎖子不放鬆的要求着。

「唱歌，扭秧歌……咳！這世界把我的孩子都教壞了！」

王老太太氣得渾身發抖，不由分說，舉起烟袋鍋子在小孩子的腦袋上刨了一下。牛鎖子擠擠眼淚，鑽到焦春妮的懷裏。焦春妮的兩眼冒着火星子。肉皮上起了鷄皮疙瘩，好像烟袋鍋子刨在她的頭上。她心疼的揉一揉小孩的腦袋，替小孩辯護說：

「小孩子活蹦亂跳的，唱唱歌，怕什麼。」

「我怕你給我丟臉。」

王老太太歪七斜八的撲到地上來，拖着鞋，一把揪住焦春妮的頭髮，高聲高氣的罵着。焦春妮撫

着眼睛，抖擻着身子，脖子上二條條的青筋火熱的跳起來，深一脚淺一脚的向後退，逼到炕沿的附近，她的一隻大腳把葫蘆瓢踏碎了。王老太太推了她一把，她像一團毛球在地上滾了起來。

「滾吧！不要再給我丟臉！」

牛鎖子吓哭了，他死不放鬆的抱着奶奶的胳膊，拉扯着，扭動着，他想把奶奶的手從嬌嬌的頭髮上拉開。奶奶一直的沒有鬆手，他一直的抱住奶奶的胳膊打圈子。

「嬌嬌……」

「牛鎖子，鬆手，讓你嬌嬌死了吧！」焦春妮從王老太太的屁股底下喘出一口氣。

「你活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

焦春妮被王老太太扯到牆角，門檻，籬籬的邊緣，她的笨重的大腿沿着狹窄的屋地擺來擺去。鈕扣撕掉了。衣裳領子斬了線。她的頭皮像燙了烙鐵火辣辣的。在昏迷不醒中，她聽見婆婆的辱罵聲，牛鎖子哭啼聲，洋油桶撞得咕咚的聲音。她倒在地上了，鬢角淌出了血。

已經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了，焦春妮躺在土炕的帶頭上，摸一把炕上的穀草葉子，翻一個身，望着破窗紙外面的天空，直到北斗七星升到屋簷的時候，她還睜着眼睛。她倒栽着身子，避開受傷的鬢角，戴過多年耳環的耳唇壓在枕頭上。拉一拉舊棉襖，匆匆個的躺下了。過了一會，屋子漸漸的暗下來，散出一股臭腳泥的氣味，屋頂黏在蜘蛛網上，更朦朦朧朧的了。她記不清頭朝着什麼方向，是朝南？朝北？朝着牛鎖子？還是朝着燈台的地方？她也記不清小便回來是否門上了門？她也想不起把鞋脫在什麼地方？

人們通常有一種壞毛病，假如一開頭躺在炕上睡不着，以後就很難睡得着了。現在，焦春妮正嚐到了這種苦頭。儘管她的眼睛發澀，胳膊酸酸的，身子沒有一點勁，腦子叮嚀自己不要胡思亂想什麼，蒙上了頭，眼睛閉得緊緊的，手脚一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她的腦子比先前更清醒！，眼睛閉上一會又睜開，一隻跳蚤從土炕竄到她的褲角裏，皮跳肉戰了，再翻一個身，她不知不覺的聽到婆婆打鼾的聲音，隣家弓匠彈棉花的聲音，滹沱河的流水聲，夾雜着風吹蘆葦的喳喳聲，一並的捲進她的耳朵裏。她的腦子爲着幾種不同的聲音混亂起來，吵叫起來，像小孩子用手扭馬蹄表的輪子一樣。她知道睡不着了，她越睡不着，那些聲音越聽得格外清楚，她的腦子也就格外爲着那些聲音混亂起來。

長流不息的滹沱河水是怎樣的醒人呵！時而遠，時而近，時而高，時而低，時而中斷，好像一個莊稼主搖着風車，糠粃和米粒不斷的從風車的扇板裏滾出來。她側着耳朵聽，滹沱河的流水聲漸漸的

真切，她愛滹沱河，她的心被帶到滹沱河灘的會場上了。她記得有二千多個婦女自衛隊員在河灘上排着隊，跑步，唱歌，認字，答政治問答。從麥子地吹過來一股清風，吹到她的紅臉蛋上，彷彿春天溶化的冰盞，一挨着太陽，就軟軟的鬆開了。她一邊跨着人腳板，一邊望着飄揚在黑色頭髮上的獎旗，微笑，她忘記方才分隊長問她什麼了，她囁着旗子含糊的答應着。

「旗子上綉一隻小馬駒，更好看了。」

分隊長鼓勵她說：「我們好好加油幹，明年還要得旗子！」

一面紅底黃邊的旗子，上面貼着「婦女先鋒」四個大字，三角形的花邊從黑簌簌的頭髮上飄過來，又從黑簌簌的頭髮上飄過去。焦春妮看得呆了，問分隊長說：

「明年還開大會麼？」

分隊長反問她說：「你願意開大會麼？」

她回答說：「開會的時候，我簡直不願意回家了。」

想起了家，她的渾身打着冷戰，髮角疼痛，她立刻想起撞在洋油桶的事情來了。

黑森森的，伸手不見掌的夜呵！

她睜開兩隻疲澀的眼睛，什麼也不見了，河灘，旗子，分隊長，……方才她記起的一切情景，現在好像離開她很遠的樣子。屋子裏烏漆墨黑的一片，簷角遮住了昏暗的月影，豆腐塊的窗格子顯得更幽淡了。土牆被烟袋油子塗得刷刷黑。婆婆躺在南炕頭上，不大通氣的鼻孔呼呼的打鼾，像貓打呼的聲音一樣，震盪着零落的窗紙。她的胆子虛了。當她像牛鎖子一樣大的時候，媽媽講貓的故事給她聽：「孩子，你怕老鼠偷吃你的東西麼，把隣家的貓拴在櫃腿上，貓睡覺打起呼來，老鼠不敢從洞裏

出來。」她害怕聽婆婆打鼾的聲音，正如一隻小老鼠聽到貓打呼的聲音一樣。就在那一瞬間，她想起許許多多不順心的事情。

她記得還是童養媳的時候，婆婆吩咐她到井沿去打水，拉碌碡，揀布袋，她也曾代替驢子去推碾子。在家裏喂豬，養雞，搗豆角，剪羊毛……在臘月屬九三冬天氣，北風朔雪滿天的飛，她露着腳跟到山坡上去拾柴。

每天雞叫二遍，窗子剛發白，別人都沒有睜開眼睛，她獨自從被窩裏爬出來，披上空心小襖，抖擻撇撇的到灶頭點火煮飯。到晚上，等到別人全都躺下之後，她才敢偷偷的解下圍巾去睡覺。她穿着別人穿破了的衣裳，吃着別人剩下的飯。她端起了飯碗，看一看婆婆的眉眼高低，婆婆用白眼珠子瞪了一眼，她也只好半飽不飽的把碗筷停下了。她做計線活計，手脚稍微慢一點，婆婆便指雞罵狗的吵起來。在婆婆的眼請裏，她是一個沒有出息，沒有規矩，沒有絲毫用處的人。因為她娘家窮沒有賠送嫁裝，她就永遠被婆婆看不上眼。正因這樣，婆婆對她擺起臭架子來，挑包殘，哼哼哈哈，滿身都是毛病。婆婆吃飯的時候，她站在地上侍候盛飯，婆婆抽烟的時候，她慫慫的裝烟討火，不管她怎樣賠小心，都不能不使她婆婆發脾氣。婆婆嫌她的嗓子粗，嫌她腿上的毛多，特別是嫌她的腳大。她記得有一次，婆婆歪着鼻子，當着一個半生不熟的客人挖苦她說：「你看，我們媳婦的腳好像兩隻小船，水路早路都方便哩！」婆婆的話她記得特別牢靠，好像生了鏽的釘子縮在木頭上，拔也拔不掉。她走到大街上，不管別人有意無意的用眼請掃着地皮，她疑心別人偷看她的腳，臉蛋很自然的紅起來。和娘兒們並排的站在一起，她總覺得自己比什麼人都長得醜陋，穿得襤褸，態度呆板，實際上，因為自己的手頭窮，買不起布，她的不能蓋腳面的破衣裳，倒比別人矮了一點。

她把頭埋在被窩裏，竄竄斷斷的思量着：「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誰能够知道她的苦處呢？她向媽媽訴苦，媽媽每回看見她寒儉的樣子，總是傷心的說：「苦命的孩子，媽媽把你送到火坑裏去啦！」她想起媽媽的話哭起來，媽媽的話是怎樣使她難過呀；她覺得不應該埋怨媽媽，媽媽爲了她受着委屈，媽媽不是比她更可憐更難過麼！

爸爸死了之後媽媽看着破窗戶門守寡，晚上在菜油燈下紡線，油燈熬乾了，眼睛熬紅了，右手搖着紡車嗚嗚的叫着。在白天，她領着弟弟到野地去採薇菜，豬毛菜，苦菜，爬到樹幹上去攪榆樹錢，扯破了褲子。提着筐回了家，媽媽一邊用巴掌打她，一邊心疼的把糠窩窩塞在她的嘴裏。她吃得心裏不舒服，一嘴飯，一嘴眼淚。媽媽怕她受委屈，告訴她說：「孩子，你知道債主和我們嘔氣麼！少費一尺布，少費你媽媽多少心血呵！」她記得債主是一個滿臉大麻子的老頭子，個子很矮，兩只大板牙露在嘴唇外邊。爸爸害病借了他五十元臭蟲利，進棺材的那天已經漲到一百多元了，三天兩頭跑到她的家裏來討債，翻箱倒櫃的找東西，把一只供神的蠟燭拿走了，到後來，老頭子在她身上行了主意，做了媒人，把她賣給王家做童養媳。她的小小的心沒有開竅，不曉得童養媳是什麼，壓根沒有看見婆婆和丈夫。她心裏明白：她捨不得離開媽媽，到什麼陌生地方去，她覺得跟媽媽吃糠窩窩也是好的。那是秋天的時候，焦黃的核桃葉子落滿了地，大碗花謝了，馬蘭結了棒，啣啣在星星草根下嚶嚶的叫着。媽媽緊緊的拉着她的手，跟在老頭子的後邊，走過星星草旁邊的一條抄道，到了爸爸的坟上。有一羣小白羊在坟頭上吃草。她曳開媽媽的手，喜歡的捉住一只小白羊的角，小白羊咩咩的叫着，她拉着牠到了媽媽的跟前。

「媽媽，咱們家裏爲什麼沒有小白羊呢？」

媽媽望一望她的天真的小臉蛋，又望一望爸爸頭上一堆荒草，紅了眼睛，想了半天，想告訴她爸爸是被債主逼死的，買不起小白羊，話和眼淚一齊湧出來，瞧一瞧滿臉大麻子的老頭子，又嚙到肚裏去了。

天快黑了，放羊的孩子從攻頭上捉了一只螻蛄，趕着羊回家去。老頭子爲了要趕路，催促她快走，哄着她說：「快走吧！到你婆婆家裏就有小白羊了，還買麻糖給你吃呢！」

「我不去，我叫媽媽給我買麻糖。」

老頭子露着大板牙笑起來：「跟你窮媽媽有什麼意思，有奶便是娘。」

小白羊向着山根走遠了，放羊的孩子一邊唱着山歌，一邊抽着鞭子。地上冒了煙。她追着小白羊跑了幾步，媽媽把她拉了回來。她感覺到媽媽的手比平常更要溫暖，更要親熱。停了一會，媽媽鬆開了她的手，眼淚汪汪的說：

「孩子，去吧！媽媽不能留你了，嫁雞跟雞飛，嫁狗跟狗走。」

房後蘆草喳喳的響着，陰風吹進窗子來。她朦朦朧朧的睜開了眼睛，看不見媽媽，老頭子，放羊的孩子，星星草，爸爸攻頭上的小白羊……一切情景都模糊了，眼眶裏還含着眼淚，枕頭已經濕了。那是怎樣一幕沉痛的回憶呵！她向空虛的屋子裏摸索的時候，四周空洞洞的，充滿了氣息和泥土氣味。她摸一摸丈夫身邊的葷草葉子，嘆了口氣。撫着冰冷冷的心窩思量着。他就是我從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丈夫，那時節，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不知道，糊糊塗塗的跟他過起光景來了，好像從集上買來的兩口小豬，拴在一個槽子上吃食，慢慢的熟起來。

鷄叫了。窻戶朦朦朧朧的沒印着一片蘆麻色。一個趕馱子的人吆喝着牲口，走上了滹沱河的渠

埂，牲口脖子上的銅鈴在叮叮的響着。

聲音清脆的敲着她的腦門，在黎明之前，她的腦子格外清醒了，眼淚滾進穀草葉子裏，一百傷心的歷史拋在腦子的後邊去。夜裏的打鼾聲消逝了，弓弦聲和流水聲也消逝了，風息了，只有濤沱河邊的銅鈴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楚，似乎在招呼她快快起來一樣，她記得今天是婦救會開會的日子。

九

那是一個假陰天，天上浮着薄薄的雲彩，太陽半天沒有露臉，太行山上冒着青烟。王富到清水溝沿上灘地去，看見麥子已經灌漿了，高高興興的回到家裏來，準備拿給子去漿糗子。正在這個時候，陸發跑到他的門口，一邊擠着三角眼睛，一邊告訴他花門樓把清水溝沿上灘地當出去了。王富當時冒了火，把給子摔在地上。

「陸發，當地也應該看個時辰，現在青黃不接，叫我怎麼辦？」

「老爹吩咐下來的，就是一，二就是二。」

陸發的口氣很硬，插着腰同王富講話，幌着小腦袋，他的水蛇腰好像有人在後面撐着似的。

「灘地……」王富想說出灘地是經他的手修整出來的，修水口，培土埂，岔了一口氣，沒有說出來。

「地已經做了死契。」陸發呲着牙笑着。

「老規矩，賣馬不離槽。」王富擦一擦手上的泥土，回答說。

「舊皇歷看不得了，你忘了到花門樓去退租子麼？一還一報。」

王富壓了一肚子悶火，吵了幾句，弄得昏頭昏腦的，手肘扶着牆根，對着陸發瞪大了灰眼珠子，冒着火星。這時候，焦春妮正在院子裏洗衣裳，聽到丈夫的聲音，提着半濕的褂子跑出來，看見陸發的樣子，一時摸不着頭腦。王老太太披散着幾根白頭髮溜到門口，指着陸發的脊骨罵起來。

「滾吧！壞小子，我在許家當姑娘的時候，你還在吃屎呢！」

陸發笑嬉嬉的說：「王姑奶奶，俗語說得好，親戚不動財，動財兩不來。依我看，還是另打主意吧！那一塊黃土不養人。」他弓着水蛇腰，順着一陣街風溜走了。

媽媽和兒子商量着，但是談得很不對頭。

「找農會去吧！孫國亮會給我們做主的。」王富自從參加農會以後，碰到芝麻粒大的事情，也想找農會去解決。

王老太太一心想着親戚關係，反對兒子說：「等我到在門樓走一趟，你舅舅不會不睜開眼睛的。」

王富扯下了頭上的羊肚子手巾，拍一拍衣裳上的灰土，帶理不理的說：

「娘，不要指望了吧！」

「我看你舅舅會睜開眼睛的。」王老太太彎着腰，彷彿做夢一樣的咕嚕着。

「也許他睜開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

停了一會，王老太太搖着葫蘆一樣的禿腦袋，感慨的說：「也是人家命裏的造化。想當初，我爺爺趕着一頭驢子到了東莊，房無一間，地無一塊，後來到了你舅舅的手裏，致得家大業大。」

兒子撇起了鼻子，不服氣的說：「偏他有造化？」

「不是造化是什麼，你也不是兩個肩頭扛着一個嘴麼？爲什麼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們連棒子窩窩那吃不上嘴呀！」

「因爲我們沒有吃過別人的冤枉租子，高價拾糧食，放臭蟲利，害得別人家破人亡。」

「小富子，」王老太太叫着二兒子的小名，申斥他說：「你看你說的什麼話呀！狗嘴裏掏不出象牙來。」

「娘，我說的真情實話，那個狼不吃野食的。」

「住嘴，你這個牲口，一跨進農會的門坎，六親都不認了。」

王富有一股牛性子的脾氣，不愛沾許家的光，不叫許家憐恤，除了每年一次到許家去拜年，很少跨進許家的門坎。他寧可自己抱着碾杆碾米，也不去借花門樓的牲口，缺少糧食，跑到別的小戶人家去借。他們賣給許家的二畝灘地，又佃給他種，揀着賣馬不離槽的老規矩。每年秋分，他播下宿麥，冬天圍着羊圈磨牙齒，進了驚蟄，跟着長工們合夥挖渠，添埂，抬石頭，清明以後，莊稼活顯得格外忙碌了。他在家裏務莊稼，他哥哥王貴在外村做營生。兩個人供不上全家的吃穿，牛鎖子身上的衣裳像蜂子窩一樣，焦春妮露着腳跟，王老太太幾次爲了要買一隻拔火罐子同兒子吵着架。他打下了麥子，不是繳了地租子，就是繳了攤派，打大米換小米吃，吃棒子窩窩，吃菜飯，碰到要古年頭，他們採楊樹鬚吃。前年的秋天，他參加了農會，像是冬天藏在土殼裏的蝓螻，在下雨之後翻出身來了。那時節，他從花門樓退回來三布袋的糧食租子，取消了攤派，邊區政府又給他放了五十元農業貸款，他買了一把鋤子，一把鋤頭，後來又做了村公所的经济委員，他不知道爲什麼和花門樓的親戚關係，越來越疏遠了。

陸發和他吵架以後，他到了農會，把實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孫國亮，孫國亮繃一繃眉毛，吃驚的抖着嗓子說：

「又出了漏子……」

「不是漏子，簡直是找岔子。」

「讓他找岔子吧！只要農會抱一個團，什麼岔子也不怕。」

孫國亮轉了一個身，把手插在腰帶子裏，想了一下，揚着紅色的酒糟鼻子哈哈大笑起來，笑得打了飽隔。

「只要我們抱一個團呀！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

王富鼓起了眼胞，差不多流出眼淚來了！「我永遠忘不了農會的好處。人不能忘本，水不能忘源。」

那些天，王富白天吃不下飯去，夜裏睡不着覺，早晨起來，沒有擦眼屎，敝着懷就跑出去，直到三星斜西才回家。有時候低着頭抽旱煙，有時候蹲在牆根的蔭涼下，用火柴杆剔牙齒，一句話也不說，他的心裏懸了一只水泡，不落體的幌蕩着。在村公所裏，他生悶氣，同治安員吵着架，眼睛睜得算盤珠子一般大，用刀子割紙割破了手，把糧票錯當做路條。一句話，他什麼心思都沒有了，一個佃戶沒有灘地種，好像腳上沒有長根一樣。

孫國亮從花門樓出來之後，急忙的到村公所來，把王富從板凳上拉下來，走到外邊去。迎着太陽光，孫國亮看見王富面黃肌瘦的，腮幫子上的肉全塌下來，好像剛剛打過擺子一樣，人變了樣子。

「王富，灘地澆過水幾天了？」

「七天哩，太陽早把地皮晒乾了。」王富沒有勁的說。他感覺到臉上乾巴巴的，正像灘地被太陽晒乾似的。

孫國亮說：「到了立夏，是糞稻子的時候呢？」

「那和我有什麼關係呢？」王富搖一搖頭。

孫國亮的臉上繃紋像繃磁一樣的裂開了，笑了，露了口氣。

「胖子答應了呢？」

「他答應什麼呢？孫二哥，他答應了什麼呢？」

王富直起了腰，扯掉頭上的一塊簾布手巾，緊緊的叮問孫國亮，他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我好說歹說，胖子總算把灘地留給你們了。」孫國亮鬆了一口氣，如同從肩上卸下來一付重担子。

「呵！把灘地留給我們了，孫二哥，把灘地……」

王富不住嘴的重複着，說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孫國亮紅紅的酒糟鼻子，眼淚幾乎從眼眶裏淌出來，頭髮稍冒着熱氣，心裏像着火的样子，擺着鴨子步走來走去。

「一天雲彩散了！」

「走吧！我幫助你把稻子漿上。」孫國亮說。

過了半袋煙功夫，王富取來了半布袋小紅芒稻子，孫國亮給他抗着給子，他們到灘地上漿稻子去了。

他們踏着拔地蔓子，迎着小南風跨過了披山埂，穿過一掛灘地，走到一片葦塘的前面了，葦塘里的水深得望不到底，上面飄着青泥菜的嫩葉，一只黑脊背的鯰魚擺着鬚子游來游去，葦子林裏藏着兩隻黃鸝，咯咯快活的叫着，尖聲音透過葦子林，王富聽得很入耳，折了一只葦子葉，在池塘邊呆了一會，走遠了，他的耳朵裏還有黃鸝咯咯快快的聲音。

經過孫國亮自己麥子地的時候，把耢子放在土埂上，用手梢搓一搓麥子，齊簌簌的小白靈麥子在他的手背上跳動着，麥芒閃着金星。他掐了一只麥穗，剝去了皮，放在嘴裏咬一咬麥粒子，他的厚嘴唇深深的笑了。

「我在家裏開幾天會，麥子長得像風吹似的。」

「今年又是一個好麥秋！」王富望着麥子，他的黑眼珠子亮起來了。

「只要莊稼主有飯吃就行了。」孫國亮醒醒鼻子，心裏抖了一下，彷彿傷風剛剛好了一樣。

「有地就有飯吃。」

孫國亮吐了一口悶氣，沉重的說：「自從那年我把灘地當給花門樓，就開始倒霉了，娘瞎了眼晴，孩子鬧病，我的騾莊子生了瘡，老婆小產，化錢買豬，豬遭了瘟，種白菜，白菜生蟲子，家裏沒有二畝灘地，心裏總是沒有底，幹什麼也不沾。我當了十年長工，幸虧沒有把我的脊骨壓斷，到現在還能够挺起腰來。八路軍來了，我出了一口氣，把灘地贖回來，別人當出的灘地也贖回來了。」

「莊稼主應該有地種。」

「王富，趁着現在地價便宜，你也弄個二畝灘地吧！將來有了孩子，給孩子留個家業，省得長大的時候挨餓。」

王富說出自己心裏的話：「只要八路軍不走，再過兩年看吧！」

「地是沒有主的。」

王富拍一拍自己的胸脯，得意的露出大馬牙來，舉出兩個手指頭給孫國亮看，很自信的說：

「孫二哥，你瞧吧！再過兩年光景。」

孫國亮點了點頭：「一方水土一方人，窮莊稼主就是要在土地上生根呀！」到了清水溝沿上灘地，兩個人把麥子放在麥壟上，裝上了稻子。孫國亮扶着給子的耙。王富把繩子套在膀子上，拉着給子，一邊唱着小調，一邊向着前邊走去，稻子灑在翻開的土壤上。

太陽熱得像一盆火，晒得王富渾身冒油。他扯開小褂的鈕扣，露着半個結實的牛臄膀子，走盡一條麥子壟的時候，他還聽到葦子林裏的黃鸝在咯咕咯咕的叫着。

十

焦春妮走進村婦救會的院心，立刻聽見李全英咯咯快活的笑聲，小孩的哭聲，村婦救會主任杜月華尖嗓子的說話聲，混合着唱歌聲和吵叫聲，弄得屋子裏嗡嗡的響，好像蜂房一樣，從窗格子裏傳出來，她心裏想：「她們都到齊了，等我一個人開會，真糟糕！」她心自己來晚了，開始感到不安起來：「萬一杜主任問我怎麼辦呢？我能告訴她麼？」她害怕杜主任知道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她不愧得爲什麼害怕別人知道，她也怕別人看出一點痕迹來。她抖一抖褶紋的衣襟，揉一揉腫眼胞，把一溜頭髮扯到鬢角上去。

娘兒們在房子裏擠得滿滿的，有的盤腿坐在炕上，有的靠著窗子念課本，有的坐在板凳上閒扯亂談，烟草味和小孩的尿臊氣薰着嗓子。焦春妮一跨進門坎，就被那種空氣弄得昏頭昏腦，打着噴嚏，走過杜主任前面的桌子，左歪右斜的擠過小組長王芸的膝蓋，正想找板凳坐下，抗屬李全英拿着一只鞋底走過來，一邊扯着焦春妮的膀子，一邊笑嘻嘻的對大家說：

「你們看，叫焦春妮來評判評判吧！她的心眼才公平呢！」

焦春妮心裏不舒服，一屁股坐在後邊的板凳上，低着頭，一直沒有開腔。雀斑臉的牛銀子媳婦從地上直起腰來，放下手裏的識字課本，對着李全英說：

「焦春妮和你有交情，一定偏向你！」

「一碗水平端着，有什麼偏向！」

李全英邁起了薄嘴唇，擺着嫩白的小手，鞋底子上的麻繩子在地上拂來拂去，她穿着敞口的藍細布褲子，一件籠身的紫色小襖，小襖上釘着對稱的蝴蝶鈕盤，隨着筋肉的滑動飄舞着，彷彿從乳峯上飛下來的一樣。

「叫杜主任說句公道話吧！看看究竟納得秘密？」

牛銀子媳婦希望杜主任說句公道話，搶着李全英手裏的鞋底子。李全英扭着牛銀子媳婦的手腕，撥弄着胳膊，兩只紫襖袖子像翅膀一樣的煽了起來，另外兩個小媳婦也幫助她們搶鞋底子。沒有參加進去的便站在旁邊看熱鬧，拍着手喝彩助興。

「牛銀子媳婦加油！」

「李全英可有勁啦，不怪人家丈夫當八路軍，打日本呱呱叫。」

焦春妮漸漸明白是怎回事了，原來李全英納了一只鞋底子，爲了顯顯自己的活計，拿出來給大家看。有的說納得密，有的說納得稀，兩下都不服氣的爭執起來。對於這件事，焦春妮感不到絲毫的興趣，反而有些厭煩。她和李全英是同一天參加婦救會的，李全英的丈夫周小拴參加了八路軍，誰都另眼看待她，在家裏有婆婆給待孩子，在外邊也吃得開。她呢？她又把昨天晚上事情想起來，她一想起來就心疼，想擦眼淚，睜開杜主任和小組長的眼睛，聽着屋子裏吵得耳朶聾，頭腦昏昏的了。

吵鬧停止了。牛銀子媳婦從地上爬起來，拍去了小藍襖上的灰土，提起了鞋子，蹲在破炕席頭上喘氣。李全英也被弄得筋疲力盡，吡着小芝蘿牙笑，白淨的脖子有兩條青筋跳起來。爲了調停爭執，翠花把孫二嬌拉過來評判。

「你說吧！孫二嬌。」兩下的人都這麼說。

「我說什麼呢？」孫二嫖嫖張開嘴，大家看見她掉了兩個門牙。

「你說吧！這是鞋底子。」翠花把鞋底子塞在孫二嫖嫖的手裏，娘兒們急得急了，叫起來。

孫二嫖嫖是孫國亮的老婆，爲人忠厚和藹，心眼公道，不但針線活計好，看事情也面面周到，大家都恭敬她，叫她孫二嫖嫖了。她會養豬，她養的殺豬都是肥頭大耳的，又不拉稀，又不遭瘟，喂到一百天就出槽了；她會養雞，她養的大母雞都是油光水滑的，該下蛋的時候就下蛋，該抱窩的時候就抱窩，大母雞領着小雞滿院子飛。她熬了一對紅眼圈，風吹的時候滿眼淚，看不清鞋底子的針眼，她儘管用黑手指頭在鞋底子上摸來摸去。

「你說吧！孫二嫖嫖，鞋底子納得稀密？」

「管她稀密，反正是給自己的男人穿的。」孫二嫖嫖不得罪人的說。

「瞎說，是給八路軍做的，你問問杜主任吧！」

李全英從孫二嫖嫖的手裏搶過了鞋底子，抿着嘴笑着，用她一對聰明的眼睛溜着杜主任。

「你的男人當八路軍，你才給八路軍做鞋子。」翠花挖苦說。

「人家好心好意的擁護八路軍，你偏口口聲聲罵人男人的，你要想男人，就叫杜主任給你找一個漂亮的吧！」

翠花的小臉蛋羞得紅紅的，像是出老的小鸞。伸出尖指頭，擰了一把李全英的大腿。

「住手，翠花，你再擰我，我用錐子扎你！」

李全英從鞋底子上抽出一根又細又尖的錐子，對着翠花鮮嫩的小手晃了一下，在鞋底子上扎了一個眼，引過大針，拉着麻繩慢慢的納起來。

在村婦救命裏，焦春妮，李全英，牛銀子媳婦，幾個青年的小媳婦像親姊妹打得一團火熱。只有翠花和她們疎遠一些。翠花在花門樓做了八年丫頭，養了一個私生子，名譽不大好，翠花剛參加婦救會的時候，大家全不理她，不願意和她講話，有誰和她坐在一條板凳上，也都覺得自己丟臉。翠花很要強，識字識的多，開會來的早，唱歌嗓子清楚，大家不但不小看她，反而覺得她有些可憐了，漸漸的打進青年媳婦的一夥裏，大家常常胡扯亂談，她們都知道誰做了幾雙鞋子，誰在那天站崗放哨，誰的婆婆脾氣好，誰的婆婆脾氣壞，都摸得一清二楚。她們搶鞋底子搶得很開心，忘了注意焦春妮爲什麼低着頭不講話。

快開會的時候，小組長王芸站起來清查人數，看見李全英同翠花唧咕着什麼，她把套在脖子上的牛角哨子拿了起來，吹了一下。屋子裏立刻鴉雀無聲了。杜月華挺起了細長的身子，清着嗓子，準備傳達區婦救會的意見，在村婦救會上號召成立紡線小組，調查紡車……她還沒有開口，忽然牆角裏一個嬰孩哇哇的哭起來。

焦春妮心裏想「小孩子哭得多麼可憐呀！」

「陳迷瞪媳婦，你的小孩怎麼哭起來！」坐在前排的人問着。

「他上火啦！」

矮個子的陳迷瞪媳婦懷抱着嬰兒，離開凳子，扭動着小脚尖轉向大家，她的衣裳襟角飄出來小孩子的尿騷氣味，土腥味和奶的氣味。

「他上火啦！渾身熱得燙手。昨天我從娘家回來，狗娃他爹在工會開會，沒有接我們去，路上風吹受了涼，他上火啦！」

沒有足歲的嬰孩哇哇的哭個不止，大家都不能安靜下來，杜月華告訴小孩的娘說：

「哭得醒人，你把他哄一哄。」

陳迷瞪媳婦擻着屁股，扯開了包在嬰孩頭上的藍花褥子，看見嬰孩黑豎粒的小眼睛，她覺得那小眼睛是怎樣的可愛呀！她把奶頭塞進嬰孩的嘴裏，嬰孩本能的吮吮着奶汁，小黑眼睛溜了溜，彷彿嚐到了一種快樂，立刻住聲了。

「現在開會了！」

杜月華站起來宣佈開會，大家都睜大眼睛望着她講話。

「今天要大家來討論討論，區裏成立一個土布合作社，區婦救會要我們紡線，改善生活，提高婦女，……咱們婦女一向沒有提高，從娘的肚子裏生下來就是多餘的東西。我的大姐生下來碰到憂古年景，我爸爸把她扔在漣沱河裏淹死。我的二姐到了九歲就做了童養媳。我的三姐嫁給一個豆腐房掌櫃的，豆腐房的婆婆心可一點不軟啦！抽一根灰煙袋擺臭架子，整天挑她婦的眼，伸手就打，開口就罵，受丈夫的氣，受小姑子的氣，連貓狗的氣也得忍受。像老媽子累了一年到頭，一尺布也不給買，還要鞋子穿，這算平等麼？」

「不平等！」大家一條聲的說。

「要得到平等，只有靠我們自己掙錢過光景，我們女人不也有十個手指頭麼？比男人的一個也不少。」

一個長六枝手指的女人從炕上站了起來，她說她比男人多一個手指頭，大家都得意的笑起來，一臉正經的杜主任也跟着笑起來。

「男人用手種地，咱們婦女可以用手紡線，區裏成立了土布合作社，一方面爲了抗日，一方面爲了生活。紡線利錢可大啦！一天能紡五六兩，一斤就有一元五角工錢，自己有了錢，願意買土布也好，給小孩買麻襪吃也好。咱們村裏成立三個紡線小組，有紡車的舉起手來吧！」

同一時間，高高低低的舉起七只手來，有黑的，白的，黃的，胖的，鷄爪形的，六枝指的，只有焦春妮毛毛蟲一樣的手指頭舉了半截又放下來，杜月華在遠處看見了這種情形。

焦春妮，你爲什麼又把手放下來？」

「我的紡車軸棍壞了，弦線也斷了！」焦春妮心裏沉重的說。

「軸棍壞了，找木匠修一下，用釘子釘上。」

「找木匠麼？」焦春妮沒有勁的說，她知道婆婆不答應她找木匠的，挨了婆婆的打，她覺得比斷了紡車的軸棍都難受。

「不要囉嗦了吧！把壞紡車都修理出來。」王芸叫着，好像在操場上喊口令一樣。

孫二嬸聽了王芸的口氣，紅了臉，不自然的說：「紡線是一種好營生，我的舅母紡了一輩線，買了一匹騾子。後來鬼子的洋紗到中國來，洪洋店有十幾個布店，全賣鬼子的花洋布，又便宜，又好，女人一看就迷上了，從那以後，人們都把紡車葉子拆壞燒火了。」

「燒了火多可惜。」李全英插嘴說。

「不燒火怎麼辦，紡來紡去，連澆油的錢都紡不出來。」孫二嬸想起過去的事情，紅眼圈氣得冒火，跺着腳說：「洋鬼子把中國老百姓害苦了。」

娘兒們交頭接耳的議論着，商量着，聽了孫二嬸的教訓，連方才舉手的七個人都不想參加紡線

小組了。

杜月華離開了桌子，走到孫二麟的跟前，給大家解釋說：「自從我們和鬼子打仗以來，鬼子不
再把洋布賣給我們了，布店也關門了。我們若不自已動手紡線，再過兩年，大家都要光着屁股過光景
呀！」

「那還了得！」牛銀子媳婦吃驚的伸一伸舌頭。

「你們有腦筋的，就發表發表吧！」王芸鼓吹大家講話。

到了發言的時候，大家都不吭聲了，臉紅着臉，鼻子對着鼻子，誰也不願意第一個起來講話，你
推着我，我推着你，終於把李全英推起來。當她翹起腳從地上站起來的時候，不知爲什麼心裏突突的
跳起來，鵝蛋臉紅紅的，嗓子癢住了氣，差不多溜到嘴邊的第一句話也忘掉了。乘這機會，挑皮的牛
銀子媳婦用手指頭梳着她的脊背，吃吃的笑。她不耐煩的扭着頸子，顯得慌亂起來。

「叫李全英慢慢的講吧！不要着慌。」杜月華打氣說。

「我也參加紡車……」李全英剛說完第一句，看見大家都笑起來，就知道自己說錯了，伸出小舌
頭改正說：「我參加紡線小組，杜主任說得不錯，改善婦女生活，給合作社紡線，自己掙了零化錢，
買布給八路軍做鞋子。」

李全英坐下。王芸在表格上寫上李全英的名字。她溜着眼睛找第二個對象，正好看到陳迷瞪媳婦
在地上走來走去，哄着孩子，沒有發言，剛才也沒有舉手。她爲了要完成上級的任務，一心要把陳迷
瞪媳婦的名字寫在表格上。手裏拿着鉛筆，問她說：

「你呢？」

陳迷瞪媳婦彎下腰去，從地上拾起小孩的尿布片子，王芸的發問對她像耳旁風似的。

「你記個名吧！陳迷瞪媳婦。」

陳迷瞪媳婦攏一攏溜下來的亂頭髮，這次她聽懂了；但是她不願意參加紡線小組，搪塞的說：「家裏沒有手脚，孩子又纏住我的身子。」

「有小孩也要參加，這是上級給我們的任務。」王芸用尖嗓子叫着。

「小組長，饒了我吧！」陳迷瞪媳婦哀求着。

「你的腦筋一點也不開通，早晨不下操，會費也不交……」

「會費麼，我從家裏拿一個雞蛋，婆婆罵得我狗血噴頭。」

「咳！你們一家子人腦筋都不開通！」王芸嘆口氣，急得跺着腳。

陳迷瞪媳婦是一個掛名的婦救會員，不是參加進來的，而是被拉進來的。婦救會剛成立的時候，王芸是一個積極份子，後來做了婦女自衛隊分隊長，爲了發展村婦救會的組織，到處發展會員，有一次，陳迷瞪媳婦正在推碾子，累得滿頭大汗。王芸走過去，對陳迷瞪媳婦說：「你參加婦救會麼？」陳迷瞪媳婦問：「參加進去有什麼好處？」王芸告訴她說：「參加進來就自由了。」陳迷瞪媳婦有意無意的說：「有好處，我就進去看一看吧！」自從陳迷瞪媳婦參加進來之後，她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好處，反而有些麻煩，她不願意上識字課，不願意上早操，不願意交會費，不願意開會，就是勉強拉來開會，也不發言，小組長對她發過幾次脾氣，她還像過去一模一樣。

杜月華知道陳迷瞪媳婦不能參加紡線小組，在她的名字底下畫了×記號，拿起了調查表，又問着焦春妮說：

「你的婆婆怎樣呢？」

焦春妮蹲在煙薰的牆角下，眼睛望着窗子上的蒼蠅，快要打盹了，對於別人的發言，她沒有聽進去一個字眼，直等到陳迷瞪媳婦埋怨婆婆的時候，她的心才動一下，抬起頭來，窗紙上的蒼蠅飛了。杜月華正把圓眼睛盯着她，閃着藍色的波光，擠着睫毛。看情形，已經注意她很長的時間了。

「焦春妮，你爲什麼不講話呀？」

焦春妮不能說什麼，也不願意說什麼，假如一開口，眼淚會從她的眼胞裏滾下來的。

「你爲什麼不說話呀！」

杜月華跑到焦春妮的跟前，扶起焦春妮的腦袋，一溜頭髮從她的手指間抹開了，鬢角露出了傷痕，於是大驚小怪的叫起來。

「你怎麼受傷的？」

李全英跑過來了，看到那傷痕像小孩的嘴，丟了鞋底子，追問焦春妮說：

「你婆婆打了你吧？」

「我自己撞的……我自己……」

焦春妮隱瞞着實情，直等到被李全英追問不過，才承認是自己撞傷的，但是說出之後，自己又感到非常難過，嘴唇發抖，第二句話都講不出來了。

大家都被驚動了，一窩蜂似的湧到前面來，牛銀子媳婦氣鼓了腮，孫二孀嬌淌着眼淚，陳迷瞪媳婦嘆着氣，素來不聲不響的翠花也開腔了。

「母老虎真狠心，開一次會，打得她這樣。」

「就是爲了開會的事情麼？」

「不叫開會可不沾！」王芸接着打抱不平說，咬咬牙，她對於干涉開會的母老虎是很透了的。

「她的心像辣椒子！」

「一個親婆婆，却像後老婆一樣的心腸。」孫二嬌嬌接嘴說。

「頑固份子！」

什麼人都插嘴了，七咀八舌頭亂吵亂嚷起來。焦春妮却聽得很順耳，很感激她們，但是聽了她們的話，感到自己是受委屈了，紅眼胞一動，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淌下來了，握住杜月華的手，緊緊的，似乎她把心裏的痛苦通通告訴她了。

「焦春妮，你受了婆婆的氣啦！」

「她受婆婆的氣可多啦！」李全英出來做見證，鵝蛋臉氣得熬熬白，好像同自己的婆婆吵了架一樣：「我敢說，焦春妮是一個百里挑一的好媳婦，受了婆婆的氣，一向是吃啞吧虧的。我記得有一次，她在吃飯的時候念識字課本，我親眼看見母老虎把她的飯碗搶下來。又有一次，她開會回家晚了，母老虎把門關上，不叫她回家睡覺。昨天晚上，我剛剛拐到王家的房後，就聽到母老虎死聲死氣的罵起來，我心裏想：「這回焦春妮又倒霉了，」照這樣下去，以後連會也不要開了。」

「不會照樣，……」杜月華說：「我去勸說她婆婆。」

「勸說母老虎沒有一點用處的，那個死鬍瓜骨，除了管媳婦，什麼也不知道。」李全英表示不同的意的搖着頭。

「你說怎麼辦？」杜月華沉住氣問着對方。

「怎麼辦，闔她兩天禁閉，就知道婦救會不好惹了！」

「我們的婦救會員，不能受人欺負。」王芸理直氣壯的說。

「叫她遊街吧？」翠花也出了主意。

牛銀子媳婦樂得拍着手，有幾個小媳婦也同意了，一致的說：

「給母老虎戴頭固帽子，看她丟人不丟人。」

王芸搖一搖剪短了頭髮，也附和說：「有一天，母老虎碰到我的手裏，我一定叫她戴頭固帽子。」

杜月華沒有搶話說，心裏打了老主意，她知道婆媳不合，家裏的光景是不會過得好的。

王老太太夜裏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口油漆棺材壓在她的胸口上，醒過來還覺得有些氣喘，咳嗽着，渾身酸痛，一邊指葫蘆罵瓢的鬧着，一邊喊焦春妮給她沖紅糖水喝，迎着窗子晒太陽，喃喃的念着：「該是撞着菩薩了。」吃過早飯，她點了三柱香插在菩薩龕前的泥香爐裏，跪在地上暗暗的禱告着。一會兒，她聽到院子裏的小花狗向什麼人汪汪的咬起來，拍一拍套褲上的灰土，站起身子，吩咐着正在掃地的兒媳說：

「你出去看一看，狗咬的什麼人。」

焦春妮剛掙下碗筷，揩了桌子和鍋台，正在打掃地上的蟻糞和草葉。聽了婆婆的呼喚，直起了腰板，夾着一把禿掃帚，外邊的小花狗正咬着起勁。

「你出去看一看，回來再掃地。」

焦春妮想了一下，對婆婆說：「一定是找開會的。」

「你不要去開會，你不要去……」

焦春妮向門坎外跨過了一只大腳板，就被婆婆喊了回來，掃帚丟在地上，臉上沒有光彩，她扒着門縫向外看，看見年青的杜主任，扭着半吊子腳走來了。

王老太太看見她站在門坎，喊着她：「你回來！」

「來人了，看狗……」焦春妮聽得狗咬得很急，推了一下門，沒有走出去。

「回來，我叫你回來，你就回來！」

杜月華踏上了土台階，焦春妮替她拉開房門，兩個人講了一句什麼，焦春妮裂着厚咀唇笑了笑，抹過鍋台角，跟在杜月華的後邊走到裏屋來。王老太太看見那情形，心裏嘀咕，七上八下的打不定主意：「她把她領進來，野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她害怕婦救會主任叫她兒婦開會去，離開了家，到什麼地方去做不正當的勾當，她不由得這樣想，想起了就開火，悶了半天氣，只好拿兒媳出氣說：

「你呆頭呆腦的站着，還不去給杜主任裝煙。」

焦春妮摸了一根烏木煙袋杆，走到外屋點火去了。

杜月華問着王老太太家裏的光景，王老太太想起兒媳的吵嘴，一肚子不舒服，裝着耳朵聾，不願意答腔。後來，杜月華已經揣摩到王老太太的脾氣，看到菩薩爺前的香火，談起了信佛吃齋的事情，王老太太也跟着扯開嘴了。

「王大娘，你吃齋麼？」

「我吃觀音齋半輩子了。」王老太太帶答不理的說。

「人到了年紀，身體不好，也應該開葷了。」

「開葷，我修下什麼呀！」王老太太整整扭扭的搖着禿腦袋，好像有誰碰了她的樣子：「眼也花了，耳也聾了。」

「王大娘，你的牙口好麼？」杜月華親切的叫着王大娘，彷彿對待自己的婆婆一樣。

「吃菜飯，嚼得我牙根酸酸的！」王老太太吐了一口痰，又接着說：「人到了年紀，真活受罪

呀！幸虧農會給減了和子，我二兒子攆回來幾布袋糧食，光景才像樣子。」

「農救會，婦救會，全是給老百姓辦事的。」杜月華順便的提到了婦救會。

「救急救不了窮呵！天生的窮命，有什麼辦法。」

「王大娘，我盼望你能多活幾年，看見八路軍把鬼子打出去。」

「小鬼走的時候，我也快見閻王了。」

杜月華拉起衣裳的底襟，更挨近了王老太太的肩膀，說了一句什麼，却被外邊的公雞聲打斷了。

王老太太想到窮困的身世，嘮叨着。

「我到了年紀，依靠着什麼呀！」

「小時候靠父母，老了靠兒女，有兒有女似神仙。」

有兒有女，倒給我操心呀！」

王老太太嘆着氣，彎着鑊鍋腰，臉對着黑窗櫺子，回想着前天晚上吵架的事情，心裏非常不舒服。杜月華明白那話觸到王老太太的心坎，沒有再談下去。

焦春妮裝好煙走來了，拿着煙袋，準備遞給杜月華的手，驟然看見了婆婆翻起的眼皮，她不能遞給她婆婆，她也明白婆婆不滿意她這樣做的。

果然王老太太吵起來了，敲着煙袋鍋子，火星在炕沿滾着，滾到炕席上。

「你沒有見識麼！杜主任是客人。」

我的嘴唇破了，不能抽煙。」杜月華勸解說，把王老太太遞過來的煙袋，又遞了過去。

「這是一過煙節呀！家裏外頭人都分不清。」

一只金色的公鷄飛到牆頭上來，去啄房簷上繫着的一只穀穗，牆頭上的灰土撲到屋裏來。王老太太站起來去哄公鷄，回到炕上的時候，焦春妮端着一只黑瓦盆，準備到外邊去洗衣服，親切的瞅了杜月，一眼，好像在說：「你們談吧！我在這裏不方便呢。」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王老太太對杜月漸漸的放心了，她沒有喊她的兒媳去開會，唱歌，上操和她所不喜歡的一切事情。她覺得杜月華是一個正派人，孝敬公婆，沒有和丈夫鬧離婚，處事大方，對人和藹，是一個心地正直的婦道人家。她和她談家常話，她已經忘掉她是村婦救會主任，她也沒有想到她是爲什麼來的。

「王大娘，你媳婦的手腳該多勤快呀！」杜月華提到焦春妮，做話的引子。

王老太太眨着兒媳說：「她笨手笨腳的，粗人做不了細活。」

「你可不要這麼說，王大娘，」杜月華替焦春妮辯護說：「你媳婦活計可沾啦，做針線，推碾子，割麥子，又不貪吃懶做，又不多嘴多舌。」

「有什麼好誇講的，活像一只笨豬，一錐子扎不出血來，可把我急死了。」王老太太把臉靠向杜月華的肩頭：「我倒喜歡你這樣乖巧伶俐，懂得待人接物，能寫能算。」

「小媳婦可有出息啦，多認字，到婦救會開會，腦筋就開通了。」

聽到婦救會的字眼，王老太太搖搖頭，好像當她光腳在草地上走路，碰到蛇，或者踏在痰裏上，使她表現出危懼的神情。

「王大娘，你不願意你媳婦開會麼？」

王老太太不吭一聲，好像受了氣同河水泡一樣，靠着牆根，用一根火柴杆剔牙齒。

「王大娘，你不願意麼？」

王老太太勉強答了腔，聲音像蚊子一樣細：「我願意……」

「你願意，怎麼和她吵架？」

「我吵架錯了麼？我當老人的錯了麼？」

王老太太打着哆，渾身的筋肉跳起來，壓在心底的火氣，爆發起來。杜月華害怕王老太太發起脾氣，勸慰她說：

「王大娘你不要生氣，誰家婆媳沒有吵架拌嘴呢，日頭和月亮那還碰頭呢？」

王老太太又不吭聲了。

「王大娘，只要你在兒女跟前少生點氣，家裏也就平安了。」

「我不想平安麼，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屋子裏沉寂了。窗外，焦春妮搓衣服聲可以聽到，手掌和木板子，在水盆裏激蕩着，大概焦春妮放不下心，偷着聽屋裏人談話，挨近了窗子，後來把衣也放下了。杜月華怕把王老太太弄僵了，更加仇恨她的兒媳，對於村婦救會的工作也不方便，她想到這裏，只好把話又拉回來。

「王大娘，你明白這個道理，婆媳不合，家裏光景不會過得好的。」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王老太太一口咬住這句話，覺得自己滿身都是道理。

「照你這樣說，當兒媳的就應該……」

沒等杜月華講完，王老太太又搶嘴說：

「金鑾殿上的狗屎苔，長到地方啦！不管什麼世界，我總是她的婆婆，她是我的媳婦。」

「話要從兩方面來說，人家也是父母的身上肉長的，嫁到你家當媳婦，就不當人看待。憑什麼侍

奉你，裝煙討火，燒水煮飯……」

「多年的山溝熬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婆。」

「當媳婦的不容易呵！」

「我當媳婦的時候可苦啦！」王老太太想到自己的婆婆，臉上有一片陰影：「在屬九三冬天，我給婆婆端尿盆了，她還嫌我侍奉不到家，用鞋底子打我的腿，我的寒腿到現在還留着老病根。」

「自己受過的罪，不應該再叫兒媳吃苦頭了。」

「他到外邊去開會，我不放心呢？」王老太太想到開會上面來了。

「開會，是講抗日的道理。」

「咱們村裏沒有鬧鬼子，抗什麼日？」

「王大娘，你說的不對，鬼子佔了縣城，說來就來了。」

「來就來了吧！咱們窮老百姓怕什麼，誰當皇上給誰納糧。」

「鬼子可不同咱們中國人。他的心可壞透啦，見房子就燒，見糧食就搶，糟塌女人，用刺刀割女人的奶頭，你夢想給他當順民是不行的。」

王老太太吃了一驚，看見杜月華的細長眉毛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她也感到那種不安，搖一搖禿腦袋，轉過臉去向着對方。

「鬼子也向咱們的人一樣麼，也有鼻子和耳朵麼？」

「鬼子和中國人長得一模一樣，矮子，腳很短，心眼比辣椒子都辣，他們是海裏的一個小國，沒有糧食吃，跑到中國來發洋財，你知道平漢路的愛護村吧！離這裏只有六十里，老百姓打下糧食他就

搶，不讓他搶就殺人。在北京城，一個日本女人鬧了禍害。」

「北京城可美啦，聽說皇宮都是用琉璃瓦蓋的，牛鎖子爺爺念了一輩子書，想到北京去趕攷，戴紅藍頂子。」王老太太知道把話扯遠了，又拉回來，問杜月華說：「日本女人怎麼鬧禍害的。」

「這故事是縣婦救會于秀同志告訴我的，」杜月華清了一清嗓子，說道：「在北京城的一條背胡同裏，住着一家小販和一個日本女人，小販有一個老婆，一個孩子。孩子頂可愛的，四方小臉蛋，常常跑到街坊去玩，有一天，小孩不見了。」

「她們沒有到親戚家去打聽麼？」王老太太關心的問着。

「打聽過親戚，問過警察，沒有一點下落。」

「爸爸和媽媽是怎樣的傷心呀！」

「她們自然傷心啦，哭了一天一夜，飯也沒心思吃，後來，一個隣居的老頭子給出主意說：「你們到火車站上去等着吧！偷小孩子的一定從火車上運走。」夫妻兩個商量好了，天天到火車站去等。一連等了兩天，毫無下落。到了第三天下午，他們碰巧遇到住在胡同裏的日本女人，穿着木頭板鞋，背上揹着一個四方臉的孩子，夫妻兩個一看，認得那是自己的小孩，高興得掉了眼淚，媽媽抱住小孩的腿，爸爸抱住小孩的腰，最可恨，那個日本女人死也不肯放鬆，她說是她的孩子。街上的中國老百姓，看見非常生氣。」

王老太太咬着牙根說：「我也生氣啦，日本女人可沒有王法。」

「兩下都說是自己的孩子，糾纏不開。」杜月華喘口氣說：「老百姓越來越，警察也趕來了，出了主意說：誰把小孩叫答應了，就是誰的。」

「一定是中國女人的，沒有小孩不認得媽媽的。」王老太太鬆了一口氣。

「事情不是那樣容易呀！媽媽叫了一聲，兩聲……小孩一直沒有答應，爸爸也張着大嘴叫，旁邊看熱鬧的人，都替小販打抱不平，恨那個日本女人，盼望把小孩叫答應了，小孩一直閉着眼睛。」

「小孩睡着了麼？」

「不是睡着了，原來日本女人帶着的是一個死孩子。」

「怎麼，一個死孩子！」王老太太吃驚的叫起來，幾乎從炕沿上掉在地上。

「一個死孩子！」

杜月華講到死孩子的時候，她的渾身禁不住哆嗦起來，聲音悽慘的說：

「把孩子打開着，在孩子的肚皮上縫了一道縫，挖去了心肝，賜子，裝上了一肚子嗎啡，到這時候，大家才明白日本女人是販賣嗎啡的。」

「天呵！日本女人該多麼可恨呵！」王老太太家住眼睛，彷彿看到日本女人站在她的面前似的，小孩身上的血淋到她的身上。

杜月華摟着王老太太的肩膀，搖了一下：「王大娘，日本人到處害人。」

「你說的對呀；過去我就聽說鬼子挖掉小孩的心肝，丟給火車澆油。」

王老太太想起自己的孫子來了，不知道牛鎖子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站到窗櫺子附近，發急的喊了幾聲。

「牛鎖子，回家來。」

在大街的盡頭，牛鎖子同一羣兒童團員唱着大刀進行曲，清脆的，響亮的，一陣陣隨着街上的風

飄過來，當王老太太聽到「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的時候，不由得流出眼淚來。

「小孩子也知道抗日啦！」

「把鬼子打出去，大人小孩才能平安。」

杜月華離開的時候，王老太太對他說：「杜主任，你說打鬼子，我的心開縫了。」

「哦——我剛退過庭，你就來了。」許治民睜開鬆倦的眼皮，看見他弟弟肥頭大耳的神采了。

「我從貿易局出來，到了這裏。」

許庭堅一邊點頭答應着，一邊坐在凳子上，眼睛對着白石灰的粉牆。牆上掛着一本本的卷冊；已出票案，收案簿，未結刑事案，未結民事案，雜卷，待批……他知道他哥哥批閱卷宗和審判消耗着精神，忙得孤獨，紅衫同別人，微微的駝着腰，兩只又黑又大的眼睛已經沒有當年的光彩了。待了一會，他想起……

「那個長頭髮的……」

「熟似的。」

「他是馮老窩膿的表弟。」

「李三祥。」

「我想起來了，我想……」許庭堅翻一翻眼珠子，又說下去：「去年動員公糧的時候，他到東莊來找馮老窩膿，挾着一條布袋，頭髮沒有長得現在這樣長。」

「現在他犯了法。」

「他犯了什麼法呢？」

原來李三祥是漢奸嫌疑犯。有一天，他在場院用叉子挑草綱，絆壞了一根軍用電線，鄰家的一個小孩看到了這情形，報告給村治安員，這小孩便成了案子的原告人，案子開始告到公安局裏，後來又轉到縣政府的司法科。許治民查閱公安局送來的犯人轉呈表，追問着案情，這是第二次開庭了，原告人沒有到案，陪審人也沒有出庭，證物也沒帶來，一些可疑的證據尚待調查。他不能隨便的來下判斷，這案子值得研究在什麼地方呢？他認為：首先要判斷出犯人的動機，是有意破壞軍用電線呢？還是無意把電線絆斷了呢？問題的分歧點就產生在這裏。原告人說用叉子把電線絆斷的；被告人說用草

網把電線絆斷的。要判斷原告人提供的證據是否可靠，不能不涉及到他們家庭之間的關係——仇怨或者有經濟上的利害衝突，尤其應該注意到原告人的年齡問題，一個未成年的兒童，在法律上所負的責任，不能與成年人同樣看待的，如果兒童是出於愛國心，那又當別論了。許治民爲着這個案子焦灼着，一直不敢下判斷，有時候翻一翻軍事委員會漢奸自首條例，翻一翻晉察冀邊區漢奸自首單行條例，沒有了主意，把案子押了下來。

許庭堅想起馮老窩農寒餓的樣子，攪着糞筐和小孩掄糞，不願意給抗屬代耕，出公糧的時候隱瞞着糶食，減租的時候收買佃戶不減租，同村幹部吵得臉紅脖子粗，他想起一連串發生的糾紛，嘆了口氣。

「馮老窩農的光景，真過得窩農呵！」

「近來，他怎樣了？」許治民漠不經心的說，叨着煙斗。

「自從減租那天起，他把八路軍恨透骨了！」

「八路軍沒有製定那一條法律。」

「二五減租，明明是寫在紙上的。」

「減租減息是根據中華民國土地法，民法債權物權編規定。」許治民熟練的回答說，他背誦法律，正像喝開水一樣的順口。

「我說是邊區實行二五減租。」許庭堅改正說。

「在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二五減租以後，地租不可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條例和土地法的原則是一致的。」

可。

「永佃權在法律上也有明文規定麼？」許庭堅想起和孫國亮爭吵的事情，他覺得非打聽清楚不

「怎麼沒有，」許治民順口答應着，腦子裏立刻浮出法律的條文來了。「在六法全書第四章第八百四十六條，永佃權人，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者，除另有習慣外，土地所有者得撤佃。」

「欠了二年地租，才能撤佃。」許庭堅揆着佃戶數了一遍，沒有一個欠下二年地租的。

「還要加上一條，除另有習慣外。」許治民怕他弟弟把法律弄錯了，只好又重說一遍。

「賣馬的雞槽，也算是一種習慣麼？」

「當然是，是……」許治民點着頭，又接着說下去：「我處理許多土地案子，都是國民政府規定的。在我們邊區，今天執行的有『當賣在外租佃土地辦法』。有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這些法律都是替農民說話的。」

許庭堅沒有研究過法律，聽了他哥哥的話，覺得自己在四面八方都打了敗仗，關於減租和永佃權，不但是出於佃戶本身的要求，農會的領導，就是在法律上已經寫好了的，他清楚地記得他哥哥的話：「這些法律都是替農民說話的。」他又不能犯法，很明顯的，給他過去典買土地的幻想碰了一個釘子。現在。他覺得向工商業投資買股票是對的了，他把買股票的事情告訴了他哥哥。

「這不是好主意麼，當機立斷。」

許治民點了點頭。

許庭堅發牢騷的對他哥哥說：「在今天，誰家地多，那誰就倒了霉。」

許治民拉長了聲調說：「在今天……政府並沒有取消土地所有權。」

「政府鼓勵投資是實在的，管家看得很準，他不是很有眼光麼？」

「有眼光，澈頭澈尾市儈的眼光！」

「管家是能幹的。」

「你用了一個市儈的人，我看見他就頭痛。」

許治民一向是瞧不起管家的，他討厭他的庸俗，市儈，狡猾，和那投機取巧的行爲。他也聽了管家和姨太太的閒話，當他弟弟提到管家的時候，立刻動起火來，用烟斗敲着桌子，半天不講話。許庭堅知道他哥哥的怪脾氣，不想談下去，把眼睛望着窗外。他看見蹣腳的管獄員從窗子前邊走過來，踏在階的石子上，肩膀一上一下的擺動着，沒有多久，管獄員走到屋子裏來了。

管獄員來向許治民做報告，因爲一個挑皮的民事犯，不遵守看守所的規矩，打了一個碗。

許治民問管獄員說：「是舊管？還是新收？」

「縣政府給押簽已經一個多月了……」管獄員捏捏手指頭說道：「科長，你忘了那個偷公糧的案面犯麼？身子像一把麻糍，心眼可壞透啦！偷別人的東西，給他發手巾，他換旱烟抽，早晨上操的時候裝病，教他唱歌，他說嗓子痛，沒到放毛的時候，他要小便……」

「應該餓死的腦袋，簡直糟塌一份囚糧。」

許治民動火了，用烟斗敲着桌子，彷彿在問犯人的口供一樣。許庭堅驀過頭去，投書記員去聯天。書記員等閒庭很着急，打開記錄簿子，研墨把硯台裏的水都研光了。

管獄員沉住氣，向許治民提意見說：「科長，要感化他們呀！」

「怕是感化不了。」

「怎麼感化不了，人都是有良心的！現在國家危亡的時候，他們不能給國家出力，反而給國家找麻煩。科長，你知道，自從他們上了政治課，許多人都悔過了，自動要求做工，他們到了造紙工廠之後，工作可起勁啦！」

「政治課有用處，就多上幾課吧！」

「找那一個科長呢？」

「找沈科長好了。」

「沈科長剛剛從商業聯盟開會回來，在寢室裏訂計劃。」

「那麼去找教育科長吧？」

「教育科長到鄉下去了。」

「你去找找科員看。」

警獄員向許治民點了點頭，蹣着腳走出去。許治民剛想喝口水潤嗓子，執達員已經把案件的關係人帶到走廊下，等候着審問，一個因為債務被剝奪土地的農民同債權人吵起來，隔着窗子，可以聽到那粗聲粗氣的口調！「套過去，老百姓不敢到衙門口來，屈死不告狀，餓死不做賊，你說欠息留地就欠息留地吧！現在是老百姓的政府了，得讓老百姓講道理。」許治民明白了開庭的時候，敲一敲烟斗，從容不迫的從靠椅上站了起來。許庭堅也不再和書記員聊天了，走到他哥哥的跟前，問了一句。

「你要開庭麼？」

「就開庭。」許治民回答說。

「我想到造紙工廠去，看看維明。」

「你到我寢室裏等一等，我退過庭就去找你，我們談一談家裏的事情。」

「你的寢室裏有人麼？」

「方才管獄員告訴我：實業科長在家裏。」

「不礙事麼？」

「不礙事，上次貿易局開股東代表大會，你不是認識他麼？」

許庭堅挺起了腰板，抖一抖青緞褲子上的灰土，慌慌張張的走向寢室裏去。

許治民和實業科長沈明住在一個屋子裏。沈明是一個誠懇、熱情、執拗、勇敢，生活在幻想裏的青年人。他愛好自由，過着長期的流亡生活，行爲是放蕩不拘的，缺乏紀律性，不理頭髮，穿軍裝不扣風紀扣，在別人開會的時候他寫詩歌。他來到邊區原沒有打算做一個實業科長，而是爲着追求光明而來的，工作很不安心，一心想到延安去學習。時間久了，他的缺點在工作的實踐中克服了一些，眼睛還能往下看，習慣了吃苦，只是和許治民的脾氣合不來。

是一個禮拜天，兩個人都起得很早。太陽從窗子外邊進來，臉盆架上的綠油磁盆放着光，一張帶抽屜的黃油桌子明亮的，屋子的輪廓顯得單調而且清新。許治民洗過了臉，叨着烟斗，沉靜的閱讀五憲草。沈明穿起輕便的藍色制服，扣上鈕扣，一邊用玻璃杯子漱口刷牙，一邊翻弄着桌子上的油印材料，從裏面找出一張各區開灘統計表，一張獎勵貿易合作事業暫行條例，看了看，墨色的字迹潮濕的，一股強烈的油墨味噙着鼻子。

「你翻什麼呢？」

許治民繃着眉毛問着，他的濃重的眉毛像兩只毛毛蟲，灼了沈明一眼，又把眼光轉到一本精裝的六法全書。

「我想起你弟弟。」沈明放下了油印材料，又注意刷牙了。

「你覺得他怎樣！」

「他是一個精明人，很有能力。」沈明吐一口白牙粉沫說：「能力應該用到正當方面，希望他多投一些資吧。」

「他走的時候說了些什麼呢？」

「他等了你半天，你沒有退庭，他就走了。」

「那時候幾點鐘？」

沈明正在用牙刷刷牙，不便講話，只好伸出五個手指頭比畫了一下。

「昨天，案子把我纏住了。」許治民甩一甩烟斗，搖幌着碩大禿光的腦袋，似乎在擺脫什麼累贅的東西一樣。

沈明猜想說：「是婚姻的案子麼？」

「不，是一件土地案子。」

「事情很複雜麼？」

「案子不能說不複雜，哈哈！」許治民笑起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抗戰前，債務人劉永福向債權人王老七質地借錢，本來是一種債務關係，因為劉永福光景過得不好，欠下了利息，王老七沒收了劉永福的土地，變成了土地關係。根據遼區的「欠息留地換約辦法」和「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的附則四五六款，認為債務關係沒收土地是不合理的，把地契換成借貸契約，又把土地關係轉成債務關係。」

「在法律上早有明文規定的。」

「雖然早已有明文規定，但是老百姓並不懂得什麼叫做法律。」許治民侃侃而談，如同在教育

別人一樣。「邊區的減租減息條例已經實行很久了，國民政府的民法和土地法，在抗戰前就宣佈了，爲什麼老百姓不知道？爲什麼老百姓不能取得法律上的權利呢！一句話，老百姓沒有法律的常識，結果，法律是法律，老百姓是老百姓，這是中國最大的缺點。」

沈明覺得許治民的話不對頭，跳起來，反對他說：「如果縣政府和村公所在封建地主把持下面，老百姓根據土地法提起訴訟，能不能給他減租？」

許治民被問得楞住了，漲紅了臉，囁囁的說：「你以爲封建地主政權是障礙麼？」

「是障礙，它是人民的障礙，也是中國進步的障礙。」沈明一針見血的說，幾乎是氣憤的。「村公所被地主狗腿子把持着，他讓老百姓減租麼？執行合理負擔麼？發展生產麼？發動羣衆抗戰麼？一切都談不到。一方面是沒有地種的農民餓着肚子，一方面是有土地的地主不從事生產，從佃戶的身上搜刮下來地租，送他的兒子到外國去留洋。抗戰以來，邊區的老百姓把這個社會秩序改變了。爲什麼展開清算鬭爭和減租以後，農民的情緒提高了，參加軍隊抗日，選舉自己的村代表和村長，抬担架，在中國另一個地區就不夠。」

許治民是一個主觀很強的人，看問題抓取片面，處理案子則強調證據，態度是頑強固執的。他從來不肯在青年人面前認輸，那怕明知自己的意見是錯的，也要堅持到底。

「如果不是人民文化程度低，爲什麼沒有獲得法律上的民主？」

「你的法律上的民主，是什麼定義？」

許治民不加思索的回答說：「我是說法律的發言權，也就是行使訴訟權。根據司法科的統計，現在老百姓打官司的，並不比抗戰以前多，這是事實。」

「爲什麼老百姓不願意打官司呢？因爲司法界還有一套官僚主義作風，一套官僚樣文章。」沈明批評得痛快淋漓，他的情緒有些激動，看到許治民驕傲的神情，搖一搖頭。「老百姓受了冤枉，本來想打官司，往往因爲怕麻煩，怕化錢，沒有到衙門口，就把他吓跑了。什麼審判費，聲請費，執行費，抄錄費，繕狀費，掛號費，送傳費，訴訟費……我说不清了，簡直費我的腦筋。」

「送傳費和訴訟費已經取消，其餘的手續費……」許治民說到這裏，沒有下文了。

「爲什麼不全停徵呢？」

「什麼都取消，政府機關還成了什麼樣子。」

許治民激惱了。當他激惱了的時候，他的黑森森的大腦袋氣得發青，思路停滯，手脚也呆板了。他每次提出問題來，却被沈明引用實證駁倒了。這樣，他只好避開正面的爭論，把問題的中心引到枝節上去，於是又在枝節上發生了新的爭論。

「照你說，把一切手續費都取消，行使訴訟權會不會更好一些？」

「會好一些，但也不一定，」沈明思索了一下，肯定的回答說：「在鄉下有調解委員會，老百姓發生了糾紛，有的到村調解委員會去解決，有的找區長談一談。」

「區長解決是錯的，行政不能代替司法。」

「呵呵！這就是你的司法獨立的觀點！」

辯論成了僵局，兩個人都沉默起來了。許治民不聲不響的揆着煙斗，縐着眉毛，失神的望着五五憲章。沈明輕快的在地上踱着脚步，兩手插在褲兜裏，望着窗外的陽光，他的綠紫色的嘴唇浮着淺淺的微笑。

雖然沈明和許治民都是出身知識份子，他們是合不來的，從思想到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差別，他們誰也不佩服誰，誰也瞧不起誰，誰也都看到了對方的缺點和毛病，爭論對於他們像小孩子打架一樣的容易，有一次，他們爲着犯罪的問題爭論到半夜。許治民認爲罪犯缺乏一種道應觀念，破壞社會秩序，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沈明認爲犯罪是產生於社會制度，制裁人是一種消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則改革社會制度。許治民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機械的執行法令，背誦條文，他的人活像一部機器，凡是法律不允許做的事情，他連想都不敢想。沈明是一個熱情的人，渾身上下充滿了自由的血液，在會議室規規矩矩坐五分鐘，就感覺到不舒服。許治民嗜好抽煙，沈明把煙草看成是生活上最大的敵人。許治民習慣在深夜裏讀書，沈明的神經是敏感的，看見燈火就失眠，爲了點燈的緣故，他們往往吵了起來。

過了一會，許治民拿出五五憲草給沈明看，爲了說明法律本身是進步的，只是由於人民的愚昧與無知。

「你來看看呀！」

沈明走上前去，那是五五憲草第六章的第一二三條，上面寫着：「國家對於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獎勵指導保護之。」

「實業科長，你了解它麼？」

「我了解，它是寫在紙上的。」

「什麼，難道你懷疑麼？」許治民驚訝的叫起來，又看了一下五五憲草。

「我要看事實，有事實，我就不懷疑。」

「有什麼事實，請你舉出來？」

「請你看大後方吧：農民沒有地種，官僚資本像塊大石頭壓在中小企業的身上，走頭無路，工廠倒閉，停工，裁員，農民窮困……這不是事實麼！就拿民族工業來說，他們三層層捐稅的剝削，政府不給貸款，那裏有什麼獎勵保護，這不是事實麼？如果說還存在這種法律，這法律只能寫在紙上的。」

許治民悶了一口氣，打了反攻：「邊區的法律怎麼呢？」

沈明說：「我們的政策法令不是一句空話，只要它對於抗戰有利益，對老百姓有好處，我們就要去做。比如：獎勵貿易合作事業暫行條例吧！合作社搞得有成績的，政府借給它四厘貸款，免去捐稅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對於一些資本家，只要他們不違背政府法令，改善工人生活，我們是保護他們的財產的，我們也歡迎地主來投資。我們開灘，開渠，開荒。我們有一所鐵礦，一所煤礦，一所造紙工廠，兩處水磨。肥皂工廠也開工了。我們有浩大的水利工程建築，我們有一千五百輛織布機，我們有二十九個土布合作社……」

許治民不願煩的搖著頭，趁着沈明喘氣的時候，他趕住打了岔說：「你不要向我誇耀吧！一個縣有二十九個土布合作社。你問問別人看，在抗戰前，單就洪洋店一個地方，就有十二家布店。」

沈明冷靜的問著：「布店裏賣什麼布？」

「全是好洋布。」

「這就得了，他們全是做買辦的生意。」

許治民仰着下巴，聽着沈明說下去。

「敵人把中國農村當做推銷商品的市場，大批的走私，用不等價交換，運走了大批的生產原料。敵人的洋布是從那裏來的呢？是從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手裏來的。據我知道：在抗戰前，我們冀中區，每年輸入日本的棉花，約值四萬萬元。等於每一個中國人，有一元的血汗流到日本軍閥財閥的荷包裏。敵人用棉花製造火藥，反過來屠殺中國的老百姓，中國半殖民地社會就是這樣形成的。」

「中國淪了半殖民地，是由於治外法權。」

「要點不在這裏……不在……」

沈明的臉木脹脹的，在地上走了一圈，用手掌敲着桌子。許治民了解沈明所指的是關稅自主和發展工業方面，於是改了口風說：

「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也是贊成消滅敵人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發展工業。」

沈明顯得興奮了，兩只大眼睛放着光：「我們建立新的民主國家，必需發展工業，這是毫無疑意的。但是，我們今天處在敵後抗戰的環境下，在個體分散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在鄉村。我們八路軍打游擊，要穿衣裳，要宣傳，敵人在經濟上封鎖我們，不賣給我們布匹和紙張。我們建立自己的織布工廠和造紙工廠，成立合作社，自己動手生產，減少洋布和紙張入口，漸漸的走到自給自足。只有我們統制對外貿易，禁止非必需品的入口，輸出土產，我們邊幣的比值才能提高，金融才能鞏固，根據地才能堅持。」

「照你說，我們堅持根據地……」

許治民提出新的問題，却被沈明打斷了話。

「我們堅持根據地，首先給農民減和減息，使他們積極參戰施行民主政治。如果我們在經濟上想

不出辦法，我們也不會戰勝敵人的。」

一個小勤務員來招呼他們吃飯，爭論只好停止了。沈明離開了位座，理了理油印材料。許治民搔搔禿光的腦袋，兩手合上了五五憲章，問小勤務員說：

「打過鐘麼？」

「打過鐘半天了，縣長已經去開精神動員大會呢！」

小勤務員裂着嘴笑着，跑到門外邊去。

十四

沈明走進了會場，立刻看見了懸掛在房梁上的國旗，磚牆上貼着紅綠色的標語，中間羅列着偉人像，另外是國民公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抗日建國綱領。陽光明朗的，乾燥的石灰粉氣散在空中，整個的會場充滿了緊張的空氣。長方形的天井裏擺着木桌子，板凳，桌子下被人的大腿插滿了。坐在主席位上有三個人，帶着近視眼鏡的任縣長，縣委書記，八團代表劉政委，他們全是擴軍委員會的常委，常常在一起交換意見。那時候，任縣長已經致過開會詞，接着是縣委書記的報告，他老練的做着手勢，沖散了一縷縷青色的煙絲，高高的喉嚨湮沒了打噴嚏和輕微的咳嗽聲。劉政委沉着的想着問題，用他帶着傷疤的右手寫着什麼，觀察會議的發展，準備最後一次帶總結性的講話。

另外出席會議的有：一臉書呆子氣的財政科長，活潑的民政科長，教育科長夜裏從鄉下開教員聯席會議回來，頭髮亂得像一堆蓬草，睫毛凝着眼屎，彷彿到現在還沒有睡醒的樣子。縣政府的秘書是一個會待人接物的青年，年老的公安局長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孫大砲的鷹鼻子是最突出的，駁壳槍的皮帶箍在他的寬肩膀上，他是中央軍退伍的排長，現在是縣游擊大隊長。許維新的雞蛋殼腦袋又明亮，精明強幹，是一個主張科學救國的實業家，他從自力造紙工廠來報告工作，臨時列席會議旁聽。在桌子的左一排，坐在第一張凳子上是東莊五區的張區長，他有一付臘黃的臉色，小眼睛，在工作上放不開手，沒有一把的毛病，不打埋伏，也不浪費一分的開支。其次是小學教員出身的第四區區長田興民，執行政府法令是積極的，作風有些機械。二區區長和三區區長交頭接耳的談着什麼。六區區長王大胖子舐着大肚皮，向着兩旁的人拍拍打打，扯皮，開玩笑，彷彿永遠不知道愁的樣子。第

一區的游擊區長坐在末端，他是長工出身的人，頭上包慣了白手巾，當他來到桌上的前一個鐘頭，還捧着糞筐子，光着腳，到平汝路愛護村去佈置工作。在桌子的右一排是縣羣衆團體：工會主任劉黑子做過井陘煤礦的工人，辦事認真，性情耿直，看到不順眼的事情就要吵架。農會主任老高是一個見面就熟的人，善於團結羣衆，臉上有一撇小鬍子，含着煙袋，同青救會的小伙子鬧着玩笑。縣婦救會出席的是青婦部長于秀，端正，大方，溫柔，聰明，她的突起的胸脯和白色的面頰都顯得健康，像春天的太陽一樣的健康。

沈明感到會場的印象是怎樣的龐雜呀！各式各樣的衣裳，各種顏色的標語，各種型的臉，油桌的反光，白石灰的線條，搖擺的旗子，畫像隱沒在青色的煙絲裏，游移和跳動。然而，就在他走進會場最初一秒鐘，他望到于秀擺着淡黃色的頭髮，望了他一眼，他覺得她是怎樣的純潔和健康呵！他想再看她一眼。正在這個當兒，許治民的沉重而有節奏的脚步聲從後邊趕上來，越走越近。他避開了人們的視線，把目光轉到任縣長身邊的空凳子上，低著頭走過左一排凳子。太陽晒得人發昏，游擊區長頭上的白手巾發出土汗氣味。

這時候，縣委書記講完了國際國內大局，分析當前的邊區形勢，他是地方出身的幹部，有鬪爭經驗，善於掌握政策，對於堅持敵後游擊戰爭是有信心的。

「在我們邊區，莊稼主減了租，選舉自己的村長，沒有飯吃的人都有飯吃了，敵人不敢過漳沱河，論功行賞，應該給八路軍……」

堂聲不住點的響了起來，震盪着房瓦和窗紙，撞在磚牆上的回音嗡嗡的響了很久。因爲提到八路軍，大家把眼睛集中到劉政委的身上，自從他領導工作團，組織動委會，成立八團，領導部隊作戰

起，全縣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也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他的。

過了一會，縣委書記概括了邊區的形勢說：

「去年冬天，我們軍民一條心，粉碎了敵人的掃蕩。敵人是非常惱火的。敵人火上加油，燒老百姓的房子，殺人，……我們邊區的老百姓參加八路軍，保衛家鄉，不叫敵人燒一間房子。不叫敵人搶走一粒麥子……」

東配房裏的電話機噹噹的響了起來，院子裏一時鴉雀無聲。磚牆上的窗子突然敞開了，電話員伸出扁腦袋來，撥開了旗子，對着下面叫了一聲：「劉政委，八團有電話找你。」劉政委從容的站了起來，和任縣長說了一句什麼，摸一摸扎在皮帶上的二號手槍，走出了角門。縣委書記就此結束了他的報告。任縣長宣佈休息十分鐘。

會議剛一結束，人們便立刻離開了凳子，喝水，抽煙，散步，三三兩兩的漫談起來。在桌子的拐角處，工會主任同縣委書記談着雇工參軍問題，問題涉及到優抗工作，民政科長也插進來發言。于秀常到五區检查工作，和張區長搞得很熟，幫助他尋找擴軍的對象，一邊交談，一邊漫步走上了石頭台階。任縣長是大學畢業的學生，參加政權工作不到兩年，現在已經變成公務上最忙的人，出席會議，做報告，計劃工作，批閱文件，蓋章，寫指示信，巡視工作，幾乎連看報和大小便的時間都找不到。他剛離開了主席座位，就有一個敵佔區的老鄉來請願，老鄉跑得滿頭大汗，形色張惶，抓住任縣長的袖子不放鬆，因為敵人強迫老鄉的兒子去當偽軍。他一邊想着對策，一邊點頭安慰老鄉。沈明一心想着造紙工廠的情形，他擺一擺手，招呼許維新到他的跟前來。

「沈科長，我來了。」

「你來得很好，我正想找你談談。」

沈明快活的微笑着，偕着許維新走上了石頭台階。他們碰到了于秀和張區長，轉回身子，沈明想起了許維新用火碱煮稻草的方法。

「造紙工廠怎樣，你試驗的代替品成功麼？」

「做倖成功，火碱和輕養化納是一樣有效用的。」許維新快活的笑了，搖着鷄蛋殼的腦袋。「石灰和白碱也可以替代輕養化納。」

「只要成色好就行了。」

「你看吧，沈科長，這是新出的貨色。」

許維新從懷裏取出一張紙樣子，黃黃的顏色，很厚實，質很軟，樣子很樸素。沈明透着太陽光看了一眼，滿意的問許維新說：

「你告訴我：這次煮稻草，用了多少火碱？」

「十斤稻草，要用一百斤水。一斤火碱，頂多也不過一斤四兩火碱。」

「那是爲什麼？」

「爲什麼，這要看稻草的強度呀！蓋上鍋蓋，燒六個鐘頭，火號就到了。」

「我們要自力更生，以後再也不買敵人的紙張。」沈明快活的笑了。

許治民傲然坐在僻靜的角落裏，不和誰交談，也不發議論，心裏彷彿有些不舒服。猛然看到他弟弟許維新眉飛色舞的神情，湊趣問了一句。

「你告訴我，你是怎樣把稻草煮成紙的？」

「很簡單。」

許治民把他弟弟拉到他的身邊，坐在凳子上。沈明離開他們，轉臉去看石階上的于秀和張區長。許治民不放鬆的問着他弟弟。

「你說吧！怎樣把稻草煮成紙的。」

「說起來，這事情也很簡單呀！」許維新想起了試驗造紙的成功，得意的比手畫腳的說：「原來，有一個投機取巧的商人，他收買舊棉花，用輕養化納煮了一遍，變成白色，當新棉花賣出去，掙了錢。我揣摩這個道理，輕養化納一定有侵蝕力，我試驗煮稻草造紙，成功了。」

「商人啓發了你。」

「人類是有腦筋的呵！爲什麼瓦特看見了水壺，發明了蒸汽機。」

「腦筋麼？」許治民摸了一下頭上的白頭髮，嘆了口氣：「應該愛惜自己的腦筋，我不讓它浪費在水蒸氣上面，也不讓它浪費在輕養化納上面。」

「你是一個研究法律的，自然，對於別的事情都枯燥無味。」

「不是無味，而是非必要。」許治民嚴肅的回答說：「沒有你們的造紙廠，我們司法科照舊有着大批的卷宗，一本本的案簿。」

「你知道，因爲我們購買敵人的紙張，國家權利外溢呀！」

在休息的當中，大家都感到疲倦，農會主任老高要于秀慰勞一個歌子，于秀擺着淡黃色的頭髮，跑到桌角那裏死也不肯唱。吵了半天，以致把教育科長吵醒了，揉一揉眼睛，一羣蒼蠅從眼睛上飛起來。幾個區長準備響應上級的號召，計劃擴軍的數目字，尋找對象，寫挑戰書，預備發言，交換着

經驗，會場上議論得紛紛的了。

「我們剛剛搞合作社，工作的中心又轉到擴軍上面了。」

王大胖子挺起肚皮，搖搖擺擺的走到大家的前面來，很有把握的說：「只要宣傳好，完成任務是不成問題的。」

「王大胖子，你不要吹牛屁！」

劉黑子心直口快的頂了王大胖子一句，惹得許維新和孫大砲哈哈大笑起來。因為劉黑子到過王大胖子的區上，看見自衛隊很不整齊，甚至有一個隊長沒有拿紅纓槍。

第二區區長聳聳肩，根據自己的經驗說：「老百姓減了租子，對八路軍可擁護啦！」

「擁護八路軍，不一定自己願意當八路軍。」張區長湊了一句。

「怎麼見得？」公安局長望着張區長。

田興民搶嘴說：「農民有一種保守的習慣，熟土難離。」

「老婆不拖尾巴，小伙子……」農會老高打着噴嚏，他的下半截話給打掉了。

「只要抗屬有人代耕，問題就解決一半了。」民政科長很關心抗屬，從桌角跑過來插言。

張區長也想談談抗屬的問題。那時候，任縣長把請願的老鄉送出門口，游擊區長向那老鄉擺了擺手，走進人堆裏。於是，人們又把談話的中心轉到游擊區長的身上。縣秘書的家住在游擊區，他首先發意見。

「鬼子抓壯丁，擴軍可好擴啦。」

「鬼子人少，沒有皇協軍幫兇，早就完蛋了。」孫大砲時常到游擊區去打游擊，好像十分了解敵人

的情況，吹起牛來，拍着大腿：「鬼子過去吃牛肉罐頭，大米，慰問袋一個月兩三個。現在鬼子沒有罐頭吃了，常常搶老百姓的東西，慰問袋半年也接不到一個。」

縣委書記和大家打在一夥，接着說：「正是這樣，我們今天才擴大八路軍，組織自衛隊，不要聽不起種地的莊稼主，拿起槍桿子都能頂事。」

「你們知道周家口吧，」游擊區長聽了縣委書記的話，想起了一件事情：「那裏的自衛隊青抗先去割電綫，破壞鐵路，打一顆手榴彈，鬼子就不敢離開王八窩子。」

「鬼子膽子可小啦，像豆粒似的。」

「他全是一羣娃娃兵，他們到中國來才學會打靶。」游擊區長說，說得嘴角吐着白沫。「鬼子三天兩頭換防，換來換去，還是原來幾個娃娃兵。」

「怎麼知道呢？」幾個人一齊的問着游擊區長。

「怎麼不知道呢，鬼子常常到愛護村去抓小雞，老百姓都認熟了。有一個日本矮子，一隻眼，他抓了一個老百姓的小雞，換了兩次防以後，他又來抓那個老百姓的小雞。他以為中國人認不得日本人呢？兩隻眼睛總比一隻眼睛看得準些。」

這是一個笑話，大家都忍不住的要笑起來，財政科長裂一裂嘴唇，許維新咳嗽着，孫大砲擦着自己肚皮，幾乎岔了氣，當他們看到游擊區長顫動下巴的時候，知道這笑話還有下文。

「老百姓說什麼？」

「老百姓俏皮的對鬼子說：太君，你抓小雞不方便，你瞄準可方便啦，再用不着閉那隻眼睛。」

這一次大家都哄堂的大笑起來，連索日繃着臉的許治民，也都笑得合不上大牙。這時候，劉政

委接過電話從角門走出來，看見大家的笑臉，他的瓜子臉也閃着一團紅光，心裏想着團部來的電話：「團部明天轉移。」他對自己說：「過漣沱河也好，對於領導擴軍更方便一些。」他移動着傷疤的右手腕，走向主席團去，大家知道會議又要開始，紛紛的散開了。

主席團討論着擴軍的數目字，任縣長做了一番調查，擬定動員七百五十名新兵，各區分配的數目字不等，從九十名到一百六十名，抄了一張數目表給縣委書記看，縣委書記斟酌着，沉思着，沒有決定下來。任縣長把數目表拿給劉政委看，望着劉政委的眼睛，他就心擬定的數目字太低了。劉政委看了一下，很自然的說：「要老百姓自願的參加八路軍，我們不是拉夫，頂好不要妨害他們的生產，不要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任縣長聽了劉政委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面孔立刻明朗起來了，站起身來，取出發言提綱，扶一扶近視眼鏡，用流利的北方話分析擴軍的有利條件。

「擴軍的有利條件是什麼呢？由於八路軍打了無數勝仗，威信提高了，老百姓認爲當八路軍是光榮的。糾正了「好人不當兵」的觀點。八團克服了洪洋店，不是有許多老百姓送慰勞品麼！相反的，在游擊區，敵人抓壯丁當砲灰，我們要抓住這兩個不同的實際例子來教育大家。只有參加八路軍，才能保住家，保住自己。其次，我們執行了減租政策，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用不着想家了，抗屬有人代耕，給優待糧食，一切困難問題都能解決。在擴軍工作上，過去我們有一些經驗，今年，我們更要把過去的經驗豐富起來，建立各級擴軍委員會，加強優抗工作，各羣衆團體從組織上來保證，我們要全體動員起來，造成羣衆性的自發運動……」

爲了警惕大家，縣委書記插了一句：「千萬不要捉大頭呵！」

聽的人精神都很集中。沈明睜大了突突的眼睛。于秀皺着長長的眉毛，思索着。張區長忙着做筆

記，準備回到區上開幹部會傳達。許治民已經放下了紅木頭煙斗，聽兩句，眼睛望着頭頂上飄動的旗子上去了。農會老高在地上躡躑着，拍着青救會小伙子的肩膀。因為青救會小伙子不注意聽縣長的話，搓一搓腳，挽一挽胳膊上的袖子，似乎等着任縣長的報告一結束，就要跳起來向大家挑戰。

任縣長不僅指出擴軍中的有利條件，同時又估計一些困難。

「同志們！我們不要忘記了，邊區是處在敵人的包圍當中，敵人時時想進攻我們，破壞我們，頑固份子也會給我們造謠，我們要有精神上的準備。」

任縣長是一個精細的人，在工作上充滿了熱情，頭腦也很冷靜，當他報告的時候，却不斷的思索着各種問題，他就心工作抓得不緊，佈置不周密，說服解釋不夠。他就心執行工作的幹部沒有信心，沒有掌握方針，沒有羣衆觀點，單純爲了完成表面的數目字，以致發生了種種不良的傾向。他又詳細的報告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宣傳要點，號召創造模範區，創造模範村，宣佈了各區擴軍的數目字。

「第一區一百六十名，第二區一百四十名，第三區一百五十名，第四區一百一十名，第五區一百名，第六區九十名，數目字可以做爲參考，希望各區同志根據自己的力量，展開討論。」

人們開始醞釀着，區與區之間，羣衆團體與羣衆團體之間，人與人之間互相交談着，鼓勵，刺激，諷刺，用各種方式和口吻弄得噁噁的響起來。張區長站在王大胖子的後頭，擠着小眼睛，用指甲抓着膠袋，焦灼的踱着脚步，在遠處，于秀看到張區長遲疑的樣子，跑到了他的前面。

「張區長，你承認下來麼？」

「于同志，我不知道怎樣承認才好！」

張區長沒有主意的顫動着嘴唇，指甲儘管抓着頭皮，心裏放不下，當他看見了于秀生氣勃勃的樣子，才慢慢的安靜下來。

「張區長，一百名不算多呀！」于秀打氣說。

「我也知道不算多，但是！我們是鞏固區，後方勤務多，灘地漿稻子，再有……」張區長轉了一下小眼睛說：「你們婦救會有把握麼？」

于秀理一理領子上的頭髮，揚起光潤的額角，計算着可能動員的幾個對象。她已經想到第六個人，當她想到第七個人王富的時候，不免遲疑起來了。

「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

張區長說：「兩個出一個，不算困難。」

「成份也是好的，佃農，抗日熱心。」于秀添了一句，她又想到另外一方面：「可是，王老太太的頑固是出名的呀！」

六區區長王大胖子已經站起來挑戰，尖頭頂被太陽晒得冒油，嘴裏流着口水。他捲起袖子，露出碗口粗的汗毛胳膊，對着游擊區長的頭上拍手中點了一下。

「爲了響應縣長的號召，我王大胖子保證全部完成。另外，我提出三個條件，向一區挑戰。一，我保證抗屬都有飯吃。二，不提大頭。三，沒有一個開小差的。」

人們看到白手巾在頭上飄來飄去，立刻知道游擊區長出來講話了，閃開路子，游擊區長用兩隻手扶着凳子，他覺得嗓子有些發乾。

「我答應王大胖子，我不叫敵人抓去一個壯丁，除了那一百六十名外，我再加上二十名新兵。」

「咬咬牙，我也加上二十名新兵。」王大胖子不服氣的又跳起來，拍一下胸脯，他的碗口粗的胳膊舉得像旗杆似的。任縣長的近視眼在遠處都看見了，笑了笑。

「王大胖子嘴巴子沒毛，說話不牢。」游擊區長挑逗說，摸一摸頭上的白手巾。

「誰賣嘴的叫他背烏龜！」

縣委書記鼓勵大家說：「好的模範，我們在擴軍五日刊上表揚。」

有一個區長用尖嗓子念着挑戰書，挑戰的條件有四項。一，數量超過。二，質量好。三，時間提早完成。四，保證政治動員。他的挑戰書越來舉得越高，嗓子越來越尖。在飄蕩的旗子下面，在亂烘烘的人羣下，在狂叫和喧嘩夾雜的聲音浪下，辨不出他的面孔和聲調來。他是誰呢？沈明跑到桌子的側面，從許治民的身後扒開一條縫，才認出念挑戰書的是第四區區長田興民。

經過三個區長的挑戰和應戰，張區長有些慌了。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把縣長分配的數目字想好，他覺得可尋找的對象是那麼少，應戰的條件沒有具體化，發言沒有準備好，但是，他覺得一定非像別人那樣做一番不可，挑戰和應戰。他又把筆記本翻出來，寫上幾個名字，總是湊不上規定的數目，他期待的望着于秀的眼睛。

「你給我找好幾個對象？」

王大胖子跨過一張板凳，搖擺着粗粗的牛腿膀子，自鳴得意向張區長開玩笑說：

「老張，模範區怎麼挨在後頭呀！」

「咱可不沾。」張區長平淡的說。

「你們中心區怎麼不沾，幹部多，領導也強，」

在這個時間，二區區長和三區區長同時站起來挑戰，搶着宣佈自己的數目字和競賽條件，混亂的搖着胳膊，聲音吵成了一團，臉紅脖子粗的鼓起了勁。旁邊的人給他們鼓掌喝彩。會場的气氛立刻顯得緊張起來，坐在對面的劉黑子忍不住要起來應戰，農會老高瞪着大眼睛，青救會的小伙子急得摩拳擦掌。幾個科長跳到凳子上看熱鬧。于秀一方面幫助張區長應戰，一方面準備縣婦救會的挑戰。孫大砲翹起了腳根。許維新的雞蛋殼腦袋在人堆裏幌來幌去。縣秘書各處走動着。過了一會，縣長使會場的秩序平靜下來，兩個區長才把自己的話講完了。

「老張，該你出彩了。」王大胖子在後面催促說。

張區長翹起了磷磷的細腿，腿肚子像抽筋似的抖起來。他討厭王大胖子的囉嗦，他也看不慣王大胖子的鋪張作風，好表現自己。別人的表現給了他精神上的一種打擊；雖然他在工作上有信心的，當他站起來講話的時候，他不曉得爲什麼嗓子有些啞了。

「……數目字，我不能肯定……任務我要堅決完成……」

張區長停了一下，清一清嗓子，他看到扎着白手巾的游擊區長坐在凳子上，田興民輕鬆的喝着茶水，王大胖子同任縣長談着話，談得嘴脣吐着白沫，似乎在誇耀他的工作。張區長看到那情形有些激動，他覺得自己的工作並不比王大胖子差，冒了一句，

「咱不會吹牛，到時候再看吧！」

大家都忍不住的好笑起來，張區長覺得自己的面子很難堪，不知道怎樣處置自己好。劉政委把他從困苦的情況下解救出來，並且用一種持重的口氣對大家說：

「不會吹牛是好的，工作應該老老實實。」

在羣衆團體當中，第一個響應號召的是工會主任劉黑子。第二個是青婦部長于秀，她背靠着椅子，挺起飽滿的胸脯，沉靜的望着劉黑子的粗脖子，帶着一種信心起來應戰。不畏縮，不忸怩，不強詞奪理，她的輕盈而有條理的聲調打在人們的心坎上，博得全體的喝彩。坐在對面的六個區長鞠着腰，公安局長快活的展開老黃臉皮，用袖子擦着眼睛。許維新閃着光禿的腦袋，露出毛主席的畫像；沈明看到毛主席的畫像，如同毛主席的仁慈而智慧的眼睛看到了他，他從內心裏感到一種安慰。他回過頭去看于秀；于秀正在從容的發言，她的細嗓子夾雜在吵雜的聲音當中，有幾個字眼講得特別清楚。

「……我們婦救會員都應做模範，把自己的丈夫送去當兵……」

「好！」孫大砲踏在凳子上，瞪着一隻眼睛叫好。

爲了尋于秀開心，農會老高沒頭沒尾的插了一句：

「呵呀！站在院子裏說話，不怕風刮了你的舌頭，拖丈夫尾巴的，不是你們婦女麼？」

于秀紅了臉，興頭給打斷了，看到老高的挑皮話煽起大家一陣狂笑，她打了反攻。

「一些老頑固，都出在你們農會裏面。」

老高在桌子上刨刨煙袋鍋子，站起來應戰說：

「我老高保證農會不出一個老頑固，不叫老婆拖尾巴，也不阻擋兒子當兵……」

「老高真沾！」有誰在人背後喊了一下，

旁邊的人在加火添油的叫着口號，彷彿把挑戰的人弄得發瘋一樣，

「青救會，該青救會出來啦！」

青救會的小伙子已經忍耐半天了，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穩，心像着火的樣子，聽到四旁的人給，

老高叫着口號，頭髮稍冒着汗氣，他的耳朵裏嗡嗡的響，彷彿所有會場的人都在擁護老高一樣。他聽到老高說：「不阻擋兒子當兵」那句話，他覺得青年人挨了一下耳光子。他闔了一張凳子，舉起他的胳膊來，捲一捲袖子，比畫了一下。

「青救會要動員這樣的，年青力壯胳膊粗的小伙子，不要一個老頭……」

「青年人打先鋒。」

王大胖子得意的叫着，笑着，講着他和青抗先的光榮故事。青年的沈明和教育科長也走過來了，臉上帶着愉快的光輝。青救會的小伙子扯開了脖領的鈕扣，汗水浸透了他的小褂，他抬起了尖嘴巴，話又講開了，彷彿向鬼子打機關槍一樣。

「看吧！我們青救會要拉出幾個青抗先來，排着隊參加八路軍……」

該輪到劉政委講話了，大家的眼睛都射到他的身上，他從容的站起來，用他帶着傷疤的右手擺了一下，剛剛講了，「同志們」三個字，掌聲像雨點似的落滿了會場，

十五

這是一個紅火的日子。

吃過了晌飯，長着蓬鬆鬍子的村長孫國明剛剛打發了擔架隊，給馮老窩騰打了一張路條子；抽一袋水煙，整理一下桌子上的公文，屁股還沒有挨上凳子，八團的管理員又來了。

管理員是一個見面就熟的人，中等身材，長了一臉麻子，半新的綠軍裝塗了一塊油污，沒有扣風紀扣。他放下了跨包，自己找茶碗倒水喝，望着角落裏戳着的紅纓槍，一杆秤，一面斗，一面銅鑼，堆滿地的紅黃色的玉麥粒子，彷彿對於這種環境很熟悉的樣子，一開始和村長接頭，就打成一片了。一陣小南風颳到屋子裏來，貼在牆上的「警察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簌簌的響着，樑頭上的灰條擺動着，村長聽到管理員操本地口音，猜着說：

「同志，你是咱們八團的麼？」

「不錯，劉政委領導的老八團。」管理員的麻子臉一聳動，開了花的笑起來：「村長，我們來麻煩你。」

村長順口說：「沒有什麼，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管理員把一隻手搭在村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彷彿對待自己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村長眉開眼笑的點着頭，滿口答應。

「同志，你要派飯麼？還是要糧食？」

「先找三千五百斤公糧，」管理員摸一摸跨包，從裏面掏出一大把三聯的糧票，沒有點數，放在村長前邊的桌子上。

「同志，你不要開玩笑，你有多大的肚皮，能吃這樣多的糧食。」

「不是開玩笑，我們八團全來了，我到這裏號房子。」

「同志，原來你是打前站的。」

過了一會，管理員到街上找號房子，村長找經濟主任收公糧，王富到大街上敲起鑼來了，

「噹噹……」

「八路軍來了，大家燒開水囉！」

「甚麼事呀！」

聽到八團的消息，李丕英匆匆忙忙的從家裏跑出來，忘了扎褲角，衣裳的襠迹沒有抖開，張開的兩片紅嘴唇併不在一起了。陳迷騰準備到灘地上去澆水，一聽到鑼響，站在街頭楞住了。孫國亮扛着一布袋糧食，走進村公所的口，張毒從渠埂上巡渠回來，大說大笑的走進了人堆。張三保的歪嘴巴子笑嘻嘻的。劉二窩把牛牽回家去，準備給隊伍割草和挑水。鑼聲響過了街頭巷尾，家家的煙囪都冒起青煙來了。

「八路軍來了。」大人小孩都在喊着。

大街上亂烘烘的。農民合作社的窗子敞開口。賣麻糖的小販也走出來。孫二嬸提着一籃子雞蛋，到處打聽八路軍的消息。挑水的小伙子，抱柴的娘兒，牛鎖子帶着木頭刀在大街上亂吵亂嚷。牆頭上的母雞在咯咯的叫着，好像誰家辦喜事的样子，顯得緊張和匆忙，半閑散的人到河邊看熱鬧去了。

「走吧！王富。」有誰在背後約會他說。

王富隨着大溜的人羣走到河邊去了。

有一部分隊伍已經過了滹沱河，成羣的聚攏在河灘上，躲在黑棗樹和柿子樹下乘涼，打綁腿，擦槍支，綁草鞋，等着命令出發，利用空閒的時間，一個文化教員給戰士讀報紙聽。團直屬隊和一個營正在過河。殿後的隊伍拉長了距離，行列蜿蜒的從麥田的抄道上伸展開來，槍尖，軍帽，旗子，歪把子機槍，徐徐的航行過了綠茸茸的麥浪，交錯的擺動着。幾個零星部隊的落在後邊了，營長傳着口令：「往後傳，跟上來。」河岸上有一個小司號員吹着集合號。

河水又落下去了，兩岸留下了一片沙灘。河槽是朗闊的，米湯樣的水浪吹得很急，像一堆褶起的破麻布片子，繞着頂岩石塊的稜角打漩渦。指戰員全體蹣跚着水過河，一開始，河身已經給佔滿了，彷彿棋子星散的灑在棋盤上一樣。戰士們解下了綁腿，捲着褲角，揹着背包和乾糧袋，手拉着手，肩頭上豎起的槍尖成了一片黑樹林子。擠在衛生處和供給處當中有幾付伙快擔子，架線班，迫擊砲連，機槍排，政治處，參謀處，騎兵通訊班的幾匹雜色馬在嘶嘶的叫着，水在響着，水淹沒了小司號員的大腿，小司號員在吵嚷着。一個扶侍病號的老鄉牽着毛驢。毛驢經過宣傳隊小鬼的時候，小鬼喊着「老鄉加油！」唱着歌，戰士們圍繞着團旗在流動着，砲彈箱在流動着。

劉政委騎着一匹黃色的走馬，身上跨着一只圓囊，他在行軍當中觀察着戰士的情緒，檢查行軍紀律。一個戰士扯着馬尾巴跟着他過河。他在遠處，望着老鄉牽着那條毛驢，打馬向前浮了幾步，水深起來，一支浪花打過來，戰士鬆了馬尾巴，劉政委偏到左流去了。浪花在馬的腿根上飄打着，馬扭着脖子往前浮，水更深了。穿着日本貴呢大衣的郭團長喊了一聲，放開了他的紅馬，跟着劉政委的後

邊過來了。劉政委聽到後面有人叫喊，叫馬擺過了頭，抽着鞭子，從浪花的頂尖上抽起一串水聯珠。滴滴溜溜的轉着，有的淋到郭團長的臉上，有的滾到水裏去了，兩匹馬距離一丈遠的地方，錯了過去，劉政委的黃馬向右偏去，郭團長的小紅馬偏到左流去了。

王富在岸上很着急，他看到小紅馬已經浮到河心裏去了，水沒了馬肚帶，郭團長勒住嚼子，小紅馬的頭浮在水浪上，快要沉下去的樣子。王富對着郭團長擺了擺手，叫着。

「靠右，那裏水深。」

「團長，那裏水深！」團旗下一個戰士也接着喊，聲音順水傳過去

「靠右邊！」王富喊第二次，急得跺着腳，要跳下水去。

「老鄉，右邊麼？」

郭團長答話了，對着王富的大個子揚着鞭子，仰起來紅紅的四方臉，套在他脖子上的望遠鏡放着光，挺起了腰板，兩腳緊緊的踏着蹬，勒住嚼子讓馬浮水，彷彿滿不在乎的樣子。當他上岸的時候，馬搭子已經濕了。水順着馬腿不停的淌下來，香熱關的老鄉立刻把郭團長圍住。

「真好膽量！」

是一個大晴天。太陽烤得發昏。王富解開了腰間的宣布帶子，搭在肩頭上，遊遊蕩蕩的踏着河灘上的砂礫，望一望戰士紅紅的臉，走過一排排的行列。他感到很親切，興奮，愉快和新鮮，好像一個小孩到了廟會上，看見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嶄新的大蓋槍，歪把子機槍，砲彈箱，無線電收音機，子彈帶，手榴彈，綠色的迫擊砲，紅色的日本牛皮包，還有一只二尺多長的鐵筒子，那是一門小砲麼？他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他很喜歡它，甚至他用手摸一下。正在這個時候，一條毛驢在他的身邊呱

呱叫起來，牽着驢的老鄉掛了一臉穀糠，一個高鼻梁的戰士同老鄉講着什麼。那不是東莊的周小拴麼？他親熱的喊了一下。

「周小拴！」

「王富。」周小拴暫時的離開了老鄉，抬起他的高鼻梁，用手掌在王富的肩頭上拍了一下，喜歡的笑起來，他的紅紅的臉蛋上顯出兩個酒渦。

「周小拴你到了八路軍，發了胖，也結實起來了。」

「你說我胖了麼？」周小拴露着白牙笑起來，摸一摸緊緊的臉蛋，自己也覺得胖了。却不住嘴的說：「我胖了。一個人到了八路軍，等於土包子開了洋葷。」

王富的記性很好，雖然周小拴和他分手一年半的時間了，他還記得周小拴做看院的寒儉樣子，穿着一條露膝蓋的褲子，抱着肩胛，沒有色澤的黃臉皮像半風乾的白菜葉子。現在，周小拴却長得那麼萬實而且豐滿，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亮得發光，渾身上下穿了一身草綠色的新軍裝，扣着風紀扣，綁腿打得緊緊的，軍裝的兜上插着一把牙刷，一只鉛筆和一本日記冊，身上攆着子彈帶和大蓋槍。和過去比較起來，簡直變成兩個人的樣子。

一時，王富對周小拴講不出什麼話來，他對他感到親切，欽佩，同時又有些怯生生的樣子，呆了半響他摸了一把那嶄新的軍裝。

「這衣裳是新發的麼？」

周小拴笑嘻嘻的點着頭，反問了一句：「家里光景怎樣呢？都有吃喝麼？」

「方才我還看見你的老婆，吃得優待糧食，臉蛋吃得紅紅的，她參加婦救會了。」

「老孫還當農會主任麼？他好麼？」

「他很好，把地抽回來了，前幾天，他還幫助我到清水溝沿上灘地漿糶子呢？」

「陳迷瞪有飯吃了麼？」

「他也不壞，他的老婆生了一個小孩。」

「你哥哥還在外邊做長工麼？」周小拴看見家鄉的人很親熱，什麼事情他都想知道，他打聽又一次，最後問到王富的身上。「你參加了自衛隊麼？剛才你站在什麼地方呢？」

「我站在河灘上，看着隊伍過河。周小拴，你們團長的膽子可大啦！」

「他雪山草地都過來了，還怕什麼呢？」

周小拴是最近從政治戰士升了班長，對於班裏的戰士關係搞得很好。行軍的時候，有一個戰士打了擺子，病倒了，他動員了老鄉的一條毛驢給戰士騎，老鄉跟着他過了滹沱河，他一邊同王富談着家常話，一邊照顧着打擺子的病號。有一會，他和王富談得很起勁，把病號忘掉了，直等到毛驢呱呱的叫起來，劉政委用他的湖南腔喊衛生員的時候，他才回過頭來。

騎在毛驢上的病號東倒西歪的擺着身子，臉色煞白，抖着牙齒，翻開了澀眼皮，感激的對着旁邊的劉政委點頭。

「不要緊，一會就好。」

隊伍通過過河了，只有一個挑擔子的依伏在河邊洗腳。劉政委打發特務員去找衛生員，用他帶着傷疤的右手接過特務員手裏的繩子，拉進了一步，他的黃馬和旁邊的毛驢打起架來，帶着一臉發皺的老鄉拉開了毛驢。

「老鄉，你沒有洗臉麼？」劉政委好奇的問了一句。

老鄉用他的黑手指頭摸了一下臉上的發皺，裂着嘴脣笑着說：「我在家裏推碾子，同志打擺子了，周班長叫我送來，我就跟着來了。」

劉政委生了氣，他的瓜子臉拉得長長的，瞪了周小拴一眼。

「隨便亂搞，你不是到村公所找來的牲口？」

周小拴解釋說：「劉政委，村公所離路口很遠，我就近把老鄉牲口動員來了。」

「簡直要不得，要不得！」劉政委搖一搖頭：「照你說，成立村公所是幹什麼的。」

周小拴明白不經過行政手續去動員老鄉的牲口，是錯了，侵犯了羣衆利益，劉政委給他的批評是應該的，他不再解釋什麼了。

「見鬼，你們的政治課怎麼上的，……羣衆紀律，你們的指導員，也是亂彈琴。」

老鄉看到劉政委責備周班長，替他說情：「不怪周班長的事，是我擁護的！」

劉政委把自己的黃馬讓給病號騎，打發老鄉回家去。周小拴招呼着病號，後邊跟着王富。前進號吹起來了，他們跟着隊伍的行列出發。

隊伍向着東莊宿營地展開了，整齊，嚴肅，愉快，排着長長的行列。團旗打着頭，騎兵通訊班跑在前面，參謀處，政治處，衛生處和供給處，運輸隊混雜在隊伍的中間。背包，子彈帶，槍尖，草綠色的軍裝明幌幌的在太陽下閃着，滹沱河的沙灘上冒了煙，長長的行列鑽到麥田裏去了。在流動的水渠旁邊，不時的揚起了輕快的腳步聲，馱子聲，口令聲，吹哨子換肩的聲音，伙伕擔子撞得叮噠的響着，黃馬和小紅馬戀着羣，在兩個地方嘶嘶的叫着。

王富跟在周小拴的後邊，他看着病號騎的黃馬耍撒的搖着尾巴，彷彿他在家裏打麥子趕場一樣。他忘記自己是一個沒有穿軍裝的老百姓，他也沒有感覺到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一個挑皮的司號員笑臉對他說：「老鄉，你也參加八路軍麼？」他沒有說什麼，對着司號員笑了笑，他覺得參加八路軍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正在這個時候，周小拴轉過背去向司號員說了一句什麼，他看到周小拴的背包上掛了一塊木頭牌子，上面寫着一個黑字，他覺得很新鮮。

「周小拴，你的身上掛了牌子呀！」

周小拴張着嘴笑了笑，好像已經忘掉劉政委批評他那件事情。哨子在麥子地裏響，村子裏在大槐樹的前面，快到了宿營地，心裏又暢快起來了。

「王富，你看我們八路軍該多麼了。」

「那是什麼字呢？」

「你不認得『砲』字麼？」

「你們隊伍上有一門小砲？」

「是綠色的迫擊砲麼？」

「不是綠色的，是黑色的，有胳膊粗。」王富想起在河灘上看到的那只鐵筒子，用胳膊比畫了一下。「那是擲彈筒，不是小砲，我第一次打仗的時候，也鬧了一個笑話。」

周小拴笑着說，正一正帽花，拍着王富的肩膀，告訴他那件有趣的故事。

「東莊農會剛成立，孫國亮動員我參加八路軍。那時候，我是一個新兵，不會打手榴彈，腦子裏也沒有文化，考識字課，我吃了一個雞蛋。一句話：趕麵杖放火。一竅不通，第一次我跟連長去打

埋伏；我們打壞了鬼子三輛汽車，消滅了十五六個鬼子。我爬到汽車上，東西滿騰騰的。這一下子可開了洋竈啦！我的肩膀上擰着大蓋槍，胳膊上抱着日本衣裳和毯子，跨包裏塞滿了日本罐頭，日本香烟，日本糖。除了我這個人之外，什麼都是日本的。我爬下汽車的時候，看到汽車輪子下有一個大汽管子，手裏沒有空的地方拿，我踹了它一脚。我找到了連長，我高興的對他說：「報告連長，這一回我可抗日了，你看吧！我把什麼東西都拿回來了，只剩一個大汽管子。」連長聽了我的話笑起來，給了我一拳頭。「娘賣尿的，你真是土包子，快把它拿來吧！那是鬼子的擲彈筒。」

周小拴講完了，他的紅臉皮一鬆，不知不覺的哈哈大笑起來，聽故事的王富也跟着大笑。「再碰上一次，我就認得了。」

行軍的行列又向前展開了，漫長的，蜿蜒的，整齊的，踏着拍子，草綠色的軍裝在起伏的麥浪里波盪着，消逝在灰塵爆土之中了。在空曠的田野里，時時的響起了沙沙的脚步聲，口令，哨子，炮彈箱在馱鞍上咯吱咯吱的響着，伙伙擔子在叮噠的響着，馬在嘶嘶的叫着，一切交錯的聲音都隨着隊伍的行列跳動着，緊跟着脚步，越來越近，越來越緊張，……

快走到東莊了，他們看到家家的煙囪冒着青煙，大棟樹梢上落着幾只鶉雀，白土牆上的黑標語掠着眼睛。在村口識字牌的地方，有一只紅纓槍像挑起的高粱穗子。先到的一批隊伍坐在土崗上休息，圍着開水桶沖炒面吃。村里的人也都跑出來，有山羊鬍的張青，陳迷瞪，村長孫國明，劉二窩，張區長，李全英的鵝蛋臉閃在婦女自衛隊長王芸肩頭的後面，孫國亮的酒糟鼻子顯得又紅又亮，牛鎖子攢着木頭刀在人羣里跑着，喊着：

「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了！」

團部搬到了花門樓的外跨院，立刻有生氣了。

自從看院的走掉以後。外跨院的一排瓦房便空下來，門上了鎖，窗子被雨淋得七零八落，燕子窠滴滿了椽頭，磚地上的灰土有銅錢厚，上面蓋着穀草葉子，蒜皮，子彈壳，碗碴，紙煙盒和看院的拋掉的爛襪片子。階前長了一片豬毛草，掃帚草，蒿草，剛長下來的螞蚱抱着星星草的嫩葉。一條褪掉的花紋蛇皮。留在螞蟻洞的旁邊。槐樹的蔭涼罩在地上，冷森森的，彷彿從來沒有人走過的樣子。團部搬來以後，進行一次大掃除；管理員，馬快，司號員，特務員，譯電員，參謀，劉政委和郭團長也都親自動手，不到一天工夫，把屋裏外打掃得乾乾淨淨。裝好了電話機，架起了無線電的木頭桿子。團部辦公室的牆上掛好了地圖，圖表，勃朗寧手槍，望遠鏡，以及從敵人繳獲來的指揮刀。政治處佈置好了救亡室，裏面有沙盤，棋子，圖表，和那爲着戰士問答的點將台。馬快在屋簷鋤草，馬棚裏的馬望着馬快叫着。開會和彙報的人在房前走來走去，電話機在叮噹的響着。司號員吹着清新的五音號。過了一天，籃球柱子在院子裏豎起來，哨子也響起來了。

那是進行大掃除以後的第二天。郭團長收到分區司令部的一道休整部隊的通知，他告訴參謀處發下去，又親自到營上參加會議。回來的時候，院子裏已經有人在打籃球；有大紅臉的黃參謀長，矮個子留日學生的敵工股長，活潑挑皮的青年幹事，特務員把身上的駁殼槍扔在院心，搶球搶得滿身是汗。郭團長看見了紅牛皮的籃球，手就癢起來。解開了皮帶，脫掉細布軍服，露出了白襯衫，走上操

場，剛剛跑了兩圈，他就把特務員撞倒了。

那一天，許庭堅從姨太太的寢室裏出來很晚，到了書房，還是困呆呆的樣子，伏在靠椅上，用鵝扇拂去了紫檀桌上的灰塵，從書廚裏找出一本「絕妙好詞」，翻了幾頁，他喜歡高觀國的一首「風入松」：

「捲簾日日恨春陰，寒食新晴，馬蹄只向南山去，長橋愛花柳多情。紅外風嬌日暖，翠邊水秀山明。杜郎歌酒過半生，到處蓬瀛，醉魂不入重城，晚穠歡寄桃葉桃根，繡被嫩寒清曉，鶯啼喚起春醒。」

他低低的吟哦着，體會着寄生者的閑散逸情，每個字眼對於他都是那麼親切，和諧，簡直引起他的共感呢！他過了半生的荒唐生活，那麼後半生呢？他不能想像那渺茫的前途。天上掠過一片陰雲，小南風兜上了百葉窗子，葡萄葉子掃起一陣波浪，壁上的古軸畫也在擺動起來。他疲澀的搭着眼皮，景物使他模糊起來了。方才他所記憶的煙雲花草，在他的腦子裏變成了五光十色的影子泡，形成星花，接着又破滅了。過了一會，他恍惚聽到一羣佃戶在院子裏吵嚷着，叫罵着，鐵鍬和推耙敲得怪響，誰的粗嗓子在人堆裏喊着：「退租子，不要叫他跑了！」孫國亮的酒糟鼻子露出了花牆。後邊跟着一羣亂烘烘的莊稼主；有扎羊肚子手巾的，戴毡帽的，短頭髮的，披着羊皮襖的，一股腦兒的闖到月亮門裏來。他很慌張，想躲到什麼地方去。大叫一聲，正在這個時候，他清醒過來了。他的心還在卜卜的跳着，嘴裏的涎水把書頁濕了一片。他揉一揉眼皮，看見衣服袖子壓成了褶子，短打扮的管家站在桌子跟前。

「什麼人吵得這麼兇！」

陸發依靠在紫檀桌沿上，用一種諷刺調子說：「老爺，你想想，除了團部還有什麼人。」

「認真是團部麼？」

許庭堅嘴裏說的是「團部」，心裏却懷疑是退租子的莊稼主，喝了一口水，頭腦才清楚了。

「老爺，自從團部搬來之後，按電話呀，打籃球呀，簡直鬧得六神不安。」

許庭堅打呵欠說：「吵得多麼醒人呵！」

「老爺，你看，他們埋籃球柱子，動了工，把風水都給破壞了。」

他覺得心裏很不耐煩，搖着鵝翎扇走出了內宅，站在月亮門裏，望着踏得光光的球場子。郭團長穿着一件白襯衫。捲着袖子，紅色四方臉像一塊火磚，搖着手，腳根隨着籃球跑來跑去，跑到籃球筐子下面。特務員正在那裏打籃球，郭團長轉了兩旋，把球搶了去。特務員跟在郭團長後邊嘴裏嚷着什麼。

許庭堅不喜歡打籃球，也看不出有一點味道來，心裏想道：「嘿！團長搶小鬼的球，沒有一點派頭。」哨子響了，球滾到場子的外邊來了。他擦一擦澀眼皮，看到球滾過的地方放着一隻盒子砲，盒子砲的把子上拴了一條軟皮繩子，木頭壳上烙着一個王字。他記得：那盒子砲是他當初從一個姓王的破落財主買來的，化了一百五十元現洋，使用了九年，後來給八團動員去了。此刻，他看見盒子砲心裏有些不舒服，彷彿那軟皮繩子觸到了他的心頭一樣。他跨過了月亮門，向着盒子砲的跟前走去，正在這個時候，迎面走過來劉政委。

「劉政委，久違！久違！」

他趕忙向劉政委打招呼，露出金牙大笑起來，彷彿碰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一樣。

「動委會結束以後，你就住在鄉下麼？」劉政委說，眼睛盯着對方的緞子大褂和緞子鞋。他想起在另外鄉下碰到的紳士。

「鄉下是我的老家，昨天我到莊子上去，聽說貴軍來了，有失招待。」

劉政委記得抗戰初期動委會的情形：許庭堅到處拉攏逢迎，一隻手搭着他的肩膀，捐給八路軍槍支，出公糧，一隻手扯住農民的大腿，搪塞減租，不願意別人抽地，玩弄着上拉下打的兩面手法。他對待他不即不離，不聽一面之詞，不做私人的應酬，在工作上不放棄團結的態度。

許庭堅記得的是另一種情形：劉政委開始創造動委會的時候，僅僅帶着幾個打赤腳穿草鞋的宣傳員，服裝也不整齊，幾條破槍。劉政委的皮帶上掛着一把一號手槍，脖子上掛着一頂布罩的寬沿草帽，大口吃辣椒，把「減租」說成「趕豬」。處處和他談不來。一句話，他聽不起打着湖南腔的「老長征」他也聽不起「老長征」所帶領的小小游擊隊：如果有誰說游擊隊能够打勝仗，他願意拿自己的腦袋同那人去打賭。現在他不能不換另一種腔調說：

「劉政委，八路軍可沾啦，越打游擊越多！」

劉政委說：「只要我們和老百姓在一起，我們就會搞出點把名堂來。」

許庭堅搖一搖鵝翎扇，張着下巴哈哈大笑起來。

「客氣！客氣！貴軍才得人心啦！」

劉政委點點頭，帶着一種自信的調子說：「到什麼地方，我們都和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也許這是我們的長處。」

「劉政委，我不是當着你而講奉承話，你們比那些打罵老百姓的軍隊好一百倍。爲什麼楊愛源的

隊伍沒有過滹沱河就垮掉了。你們來了幾個宣傳員，老百姓都參加了八路軍。」

「有老百姓的地方，都有我們的八路軍。」

「八路軍像一羣家雀，到處滿天飛。」

院子裏繫着一條繩子，上面掠着油布，馬搭子，綠色的綁帶。屋裏的軍用地圖從窗角邊露出來。劉政委遙望着地圖上粗黑的線條，那裏是山脈，河流，村落，他想起了那裏曾經宿過營，那裏曾經打過麻雀戰，還有什麼念頭，一併給尖銳的哨子聲打斷了。他沒有注意到許庭堅怎樣曬着地上的盒子砲，以及最後跨進月亮門去的時候，用鵝翎扇掩蓋着臉上的暗影。

劉政委回到團部的辦公室裏，七連的馮指導員正伏在桌子上看軍區政治部出版的「抗敵三日刊」，在「部隊生活」欄裏：有一篇反映七連的稿子。馮指導員看得很起勁，掀掀帽沿，滿臉的黑疙瘩也都發着紫光。

劉政委見面就問：「你們連隊上情緒好麼？」

「戰士的情緒很好，政治委員。」

馮指導員坐在椅子上，望了劉政委一眼，又望一望「抗敵三日刊」，他覺得他們連隊上的工作不能算壞的。

「你們和老百姓的關係搞得怎樣？」

馮指導員清一清嗓子，報告了駐防以後連隊上的生活情形：開生活檢討會，上政治課，上文化課，在大掃除的那天，戰士幫助老鄉打掃院子，修路，借打飯的盆子，連擦槍支和整理內務也順便提一下。劉政委注意的傾聽着，用一支鉛筆做簡短的記錄，直到馮指導員講完之後，他還拿着鉛筆，好像

等待着什麼似的。

「這些我全知道，你們的教導員給我彙報過了。」

聽劉政委的口氣，馮指導員明白還有什麼遺漏的地方，翻着眼珠子，想着。

劉政委提醒他說：「你們有違背羣衆的紀律的地方麼？」

馮指導員用手抓一下露在帽沿外的頭髮，臉蛋漲紅紅的，彷彿有什麼東西打了它一樣。

劉政委接着問他：「你知道周小拴牽老百姓的牲口麼？」

「他是動員來的。」

「動員，什麼都是動員！你知道老鄉正在推碾子，人家高興不高興！」

「給病號騎的……」馮指導員小聲說，他的下半句話給外頭的哨子聲打斷了。

「同志，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呵！」劉政委鄭重其事的說：「我們要處處爲老百姓着想，不要以爲我們有了病號，就可以牽老百姓的牲口。」

馮指導員沒有講下去，繃着眉頭。劉政委看到對方接受了批評，態度也和靄起來了。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裏告訴我們說：『軍隊須與民衆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衆的眼睛中看成自己的軍隊。』毛主席說的不是真理麼？我們八路軍能够打勝仗，一天一天的擴大，就是和民衆打成一片，」

隔壁的電話機噹噹的響起來，他們的談話停止了，通訊參謀拿起了耳機子，重複電話裏的語氣：「九江，噢！找二〇一講話。」又搖了一次鈴，喊着郭團長來接電話。過了一會，劉政委翻了一下桌子上的材料和通知，他指示馮指導員把連隊上的青年工作活躍起來，把文化娛樂工作搞起來，他關心

着戰士們的健康。

「政治委員，我們起得早呢！」

「要得，做一個革命軍人，頭腦和身體都要健康。」

那一天，劉政委起身很早，剛吹起床號，他走到村外的操場去了。

太陽還沒有鑽出山嘴，啓明星已經從太行峯頂上墮落了。漫長的滹沱河的邊沿上，一叢柿子樹遮住了半面河槽，水面和浮起的白色煙絲凝結在一起。司號班在河灘上找號音，唧唧的響着，臨近的操場上，一片跑步聲透過玉麥林子。

「連隊上操呢？」當劉政委邁上操場上前一條灘畔的時候，這樣的想着，踐踏着灘畔斜徑上的蒿草，蒼棠菜，一串一串的水珠掛在黃花瓣上，攙和着早晨泥土的清香味，刺着他的鼻子。他敲一敲胸脯，覺得肺葉舒展起來。操場上有一大羣戰士在那裏跑步，列着三個縱隊，擺動着胳膊，脚步跟着哨子音轉動着；領頭的是綁着紅帶子的直星排長，繞過了天橋，和刺槍架子，漸漸的變成了三個圓圈。沒有跑步的文書和小鬼在盤槓子，騎木馬，打盤車。在操場的左角，一羣練習拋手榴彈的戰士大吵大寫：「花機關，躲開，四十米達。」手榴彈拋到線外邊去了。從哨崗回來的馮指導員手裏提着一隻馬燈，走上了操場，對着劉政委發出親切的微笑。

「政治委員，你起得早呢！」

太陽還沒有鑽出山嘴呢！河邊清脆的號音在乳白色的薄霧裏震盪着。

十七

東莊風平浪靜的，太陽爬在大槐樹梢上。街頭上漂蕩着一股羶腥的羊騷氣。自從擴軍工作佈置到鄉下來，人們的手脚都忙亂開了。彷彿燕子掠過水皮的時候，投下了一個水漂。

張區長從縣裏回來之後，就着手佈置各村的擴軍工作，開會開到鷄叫頭遍。他的兩隻小眼睛熬成了紅圈，嗓子啞了，公文袋上落滿了烟灰，他對於工作總是提心吊膽的，害怕不能完成任務；由於和王大胖子應了戰，更增加了他的不安。兩天以後，縣青婦部長于秀到區上來，劉政委也派一個民運幹事來幫助工作，大家商議了一下，召集全區的村級幹部開會做一番傳達和動員，爲了佈置會場，助理員跑到村公所去借東西。

那一天，王富在家裏嘔了氣，由於焦春妮在鷄窩裏檢了一隻鷄蛋。準備交婦救會的會費。王老太太正在窗台下曬寒腿，看見空鷄窩，追得一隻花色草鷄滿院亂飛亂叫。王富聽見娘的嘮叨，心比麻頭子還亂，揚起了曬爆皮的脚背，走出了大門，扭過脖望一望焦春妮，那厚實的臉蛋像鷄關子一樣紅。

王富到了村公所，助理員抽了村長孫國明的一袋水煙，急得跺着脚。

「快一點！快一點！」

「我們的經濟委員來了。」

孫國明抖擻着連髮辮子，指着走進來的王富對助理員說，助理員點了點頭。

「經濟委員請你幫忙找幾張橙子，板橙……」

「幹啥用呢？」王富打聽道。

「開動員會。」

「開動員會！」

「張區長動員小伙子參加八路軍。」

「動員八路軍呵！」

王富笑了，大馬牙露在嚮紫色嘴唇的外邊，提起了精神，過了兩袋煙功夫，他把桌子和板橙統統送到會場上，累得他渾身滾着汗珠，肚子裏咕嚕咕嚕的響着，一直的沒有停腳，那天的天氣非常好，打着手車印子的道上沒有揚起一絲灰塵。太陽清朗的照着白石灰的屋頂上，亮晶而且新鮮，鴿子在半空嚶嚶的飛着。不知道這個世界變了呢！還是他的心情特別好，他忘掉了家裏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滿心的舒服，又愜意又順氣，臉上沒有一絲憂愁，一個扎着紅牛皮帶的戰士，兩腳踏在石畔上，腰裏掛着手榴彈袋，向着過路的老鄉講抗日的道理。圍政治處門前的土牆上，塗着白粉字的大標語，街頭的識字牌上寫了一行字：「好男兒參加八路軍。」宣傳隊在遠處敲着鑼鼓，夾雜着人們的歡笑聲，還有一些新奇的景象，都給這個非常的日子帶到街上來了。

「人們是怎樣高興呢？」王富自言自語的說：拍着屁股上的灰土，踏在路上牛蹄殼的土稜上，慢慢的拉長了脚步。鑼鼓聲頂着街風一陣陣的飄過來，又順着街風溜走了，他覺得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同，心情慌慌的，不能平靜下來，白粉字的標語和識字牌幌到他的腦子裏來，戰士扎的紅牛皮帶的顯明色彩，會場上亂紛紛的情形幌來幌去，他記得方才是怎樣把桌子搬到會場上，同張區長打了一下招

呼，踏着手車印的大道走開了。

在大樹的鵲窩底下，人們談着參軍的事情，談得非常起勁，有拔秧回來的長工，白鬍子老頭子，曉舌的娘兒們，小孩子擠在牆角裏圍得風絲不透。大家扯開了頭，連吃飯都忘掉脖子後邊了。陳迷瞪抗活抗到八路軍來了以後才增加工資，鼓吹大家參軍。馮老窩膿因爲過去的減租增資，已經滿滿肚子不舒服，他更害怕他雇的長工參軍。他們兩個人說得很不對頭，漲紅了臉，吵了一頓。正好王富走到大家的跟前，人們要從他的嘴裏打聽到一些消息，讓開了一條縫。

「王富，歇歇腳吧！」

「會場佈置好了麼？」陳迷瞪歪着脖子問着，在他粗朗的聲調裏還帶着一股火氣。

王富站在一個老頭子的背後，拉一拉衣裳領子，喘一口氣，告訴大家在會場上聽到的消息。

「張區長也動了手！」

「真是好區長」有誰插了一句。

「好區長，你別看他個子小，不會擺架子，對老百姓的事情可熱心啦！」一個拿煙袋的莊稼主說，在鞋底子上敲了敲，吐一口痰，「張區長做事情沒錯，他叫大家成立合作社，我們買東西可方便啦！他叫大家成立自衛隊，兒童團，大人小孩盤查漢奸，這回又號召參加八路軍，小伙子不到隊伍上去，連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

人們紛紛的議論開了。

「八路軍打游擊百戰百勝。」

「參加八路軍，走遍天下都吃得開。」

「周小拴的家裏，可受優待啦！」

馮老窩膿沉下了水腫臉，木脹脹的發燒，聽了大家亂七八糟的叫喊，彷彿打了他的耳光子一樣。當着吵叫停止的時候，他翻着厚嘴唇嚙了一口。

「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你說什麼，馮老窩膿？」陳迷瞪指着馮老窩膿的鼻梁問。

馮老窩膿斜一斜紅眼睛，瞅着陳迷瞪的豎眉毛，眼珠上的血絲全浮出來，不管別人的反對，他擰着脖子說歪道理。

「當兵的還有好人養的，你們知道前年秋天，搶走我的騾子和現洋是那一個人，打得我鼻孔流血，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些孽種。」

「馮老窩膿，你怎麼老糊塗了，那是閻老西的隊伍，這是咱們的八路軍，你連穀子和莠子都分不出來。」

馮老窩膿說：「天下老鴉一邊黑。」

一個小伙子罵了一句：「你真順嘴開河，胡說八道。」

馮老窩膿的腫臉皮顯得蒼白了，擺着手說：「小伙子可不沾啦！」

「他又不是二百五，長十個手指頭幹什麼的。」

人羣裏掀起了一陣哄笑，輕佻的叫喊，一個女人的細嗓子咯咯的笑了很久。在人們的責罵與壓抑下面，馮老窩膿不敢出口大氣，縮着南瓜頭，耳根子通紅，用他拉牛韁繩的粗手扯下了頭上的髻手巾。從一個老頭子的身後溜走了。陳迷瞪向着他招手，不放鬆的叫着。

「老窩膿，你回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事）。」

人們又掀起了一陣哄笑。

經過片刻的沈靜，抗屬李全英從人堆裏走出來，剪短的頭髮在白淨的衣裳領子上甩了甩，閃動着稀朗的眉毛，鵝蛋臉現出了一陣紅又出現了一陣紫。有一兩塊像是用指甲草染上去的。他聽到馮老窩膿講八路軍的壞話，她鼓起小嘴唇做見證說。

「八路軍不打人不罵人。」

一個白頭髮的老太太也把她的話引出來了：「八路軍才和氣啦，我們的上屋住着咱們八團的王排長，他常常到我家裏對火，問我說：『老太太你的兒子呢？』我告訴他說：『我的兒子在青抗先，打游擊去了。家裏剩下我一個掉牙的老太太，和一條稀屎小草驢，也沒人鋤草。』以後驢槽子裏的乾草就滿滿的了。有一次我正碰到王排長揣篩子給草驢添草，我扯住他的袖子說：『同志，我不敢麻煩你，等我兒子回來再說吧！』王排長對我笑了笑：『老太太，這怕什麼，我和你兒子不是一樣嗎！』」

老太太抽搐着乾嘴唇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淚。人們聽了老太太的話，從心裏發出一種聲音：「真是好樣的。」

街上一個賣麻醬的小販也掉嘴說：「八路軍是仁義的軍隊，沒有白吃老百姓的東西。」

「八路軍還會念書識字呢！」李全英添了一句。

張三保的五叔撇開了嘴巴上的鬍子，對着李全英眯眯的笑着。

「你的男人到了八團出息起來了。」

李全英聽到有人誇獎她的丈夫，樂得毗着小芝麻牙，接嘴說：「可不是呢！孩子他爹沒有到八路

軍的時候，連自己的名子都認不下來。現在他能夠給家裏寫信了。」

張三保的五叔俏皮的對她說：「她給你寫信，講什麼好聽的話呢！」

大家在盡情的歡笑，吵嚷，扯皮逗笑話，……

王富擦一擦脖子上的汗泥，搖着寬肩膀，向着石牆的拐角踉蹌的走開了。在路上，他不斷的回想着李全英的鵝蛋臉，和那露出紅嘴唇的小芝蘿牙，俏麗而活潑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晃盪着，簡直是忘不掉呢！他記得周小拴剛參加八路軍的時候，李全英哭腫了臉，扯着男人的袖子不放鬆，後來爲了打聽八團的消息，穿了敵襟的小紫襖去問從河對岸過來的情報員。後來又怎樣參加婦救會，唱歌，做鞋子代表抗屬在一個大會上講話，大家給她鼓掌。他覺得李全英能夠惹人喜歡，敢出頭，完全是因爲她男人參加八路軍的緣故。他也想起他的老婆焦春妮爲什麼不被人瞧得起，爲什麼在家裏受窩囊氣，沒有吃，沒有穿，熬着窮苦的日子。他拿自己的老婆和李全英來比較，他覺得他的老婆受了委屈，他也覺得有什麼對不起自己老婆的地方。

「八路軍還唸書識字呢！」王富一邊擺着鴨子步，一邊想起李全英講的話來了，「不錯，周小拴到了八團以後，認了很多字，會寫信，那天在河灘上，周小拴的背上不是撐着一塊寫黑字的牌子嗎！」他想起了周小拴給他講着擲彈筒的笑話，他沒有笑起來。他恍惚的跟着長列的隊伍在行軍，旗子飄舞着，馬嘶嘶的叫着，隨着大隊人馬走進綠茸茸麥子地裏去了。突然，街頭上捲起了一陣風沙，煙屑和土粒敲打着他的眼門，浸透了一陣森涼的感覺。那河灘上的行軍情景，已經從他記憶中飛閃過去了。現在，他明白自己的孤伶伶的在街上走着，從會場上送傢俱回來，在大樹的鵲巢窩低下停了一會，走回家去。他覺得兩腳是怎樣的沈重，而且疲倦呵！他望一望地上踏的淺淺的腳窩子。走了兩步，立

刻給沙土埋住了。心裏有些悚然，彷彿他丟掉了什麼東西。

轉過石牆的拐角，他不再想什麼了。聽到前面的會場喊着口號：「好男兒參加八路軍！」接着是千百人熱烈的狂呼，拍手，形成一種波動。彷彿當他在山崗上鋤地的時候，聽到一派熟悉的聲音在呼喚着。心靈上喚起一種新的情感。他舐起了胸脯，向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甩開了脚步，沿着手車印的道上擺來擺去。

三星掛在嶙嶙上的時候，王富走到孫國亮的家裏。

屋子裏的土牆刷黑，煙熏的窗櫺子被蜘蛛網拉得滿滿的，房椽上掛着一串紅辣椒，一盞菜油燈放在矮腿的木桌上，搖洩着淺青色的火花，被窗縫吹進來的風搖得不住轉動。屋子裏殘缺的輪廓也隨着不住轉動。夜的風在窗外嗷嗷的吹着。掠過草垛，時而聽到稻草窸窣的作響。孫國亮的娘昏昏的躺在炕上，屈着膝蓋，一付佝僂的身影映在板櫃上。孫國亮打着擺子，渾身發抖，半個肩臂滾在一張破羊皮上，像是貼膏藥一樣的不舒服。孫二孀孀靠在狹窄的角落裏紡線，一隻手搖着紡車把子，一隻手抽着線，她的紅眼圈對着菜油燈發着光。紡車的嗡嗡聲在屋子裏徐徐波動着。

「屋子該多多冷清清呵！」王富向門檻跨過了一隻大腿，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氣，搖着肩頭，腿根踢在破門板上踉蹌着。彷彿當他走進馬棚裏，冷氣吹襲着他的毛孔，一隻蛾子繞着窗台飛來飛去，牠的翅膀挨近了燈蕊，火花突然亮了一陣，就在那一剎那，王富看到孫國亮的臉皮是怎樣的慘白啊！鼻孔粗粗的喘着氣，手背壓着胸脯，他悄悄的走到炕沿的前面，抓住孫國亮的手背，搖了一下。

「孫二哥！」

「是你，王富。」

孫國亮掠過了濕眼皮，看到王富怔忡的樣子，臉上閃着一團紅光。

「你打村公所來的嗎，這樣慌慌張張的。」

王富溜着黑色的眼珠子，點了點頭。

「那裏情形怎樣呢？」

「大家都傳說開了。」

「傳說開了。」

孫國亮重複了一句，裂着嘴，他知道人們把擴軍的事情扯開了。自從區上開傳達會以後，孫國亮就着手在東莊佈置工作，開支部會，推動農會開動員會，等待大家醞釀成熟，開始尋找對象和組織報名。想起了擴軍，孫國亮立刻提起了精神，從破羊皮上爬了起來，搔一搔頭，兩眼瀉着突突的閃光。

「孫二哥，你的身子不大好啊！」

王富緊緊的握着孫國亮冰涼的手心，他知道他生病了，一屁股坐在破蓆頭上，盯着孫國亮的眼睛。

孫二孀從黑暗的角落裏仰起頭來，疲乏的打着呵欠，鬆開了紡車把子，屋子裏立刻靜悄悄的。他用手指頭揉一揉紅眼圈，告訴王富說。

「你孫二哥出去開會，在路上碰到雨，淋得像落湯鷄似的，回到家裏就打了擺子。」

王富箍一箍嘴唇說道：「給大家辦事情，風裏來雨裏去，可累啦！」

「你看他渾身打哆嗦，開會可上癡啦！」

「是前天區上開會麼？」

孫國亮剛剛躺在羊皮上，抽了一口旱煙，聽到王富談起區上開會，又從破羊皮上爬了起來。

「開會的時候，張區長！……！」

「你不冷嗎？」王富把脫落的破羊皮掩在孫國亮的腰上。

「我不冷，現在身子發燒呢！」孫國亮熱得欠一欠屁股，又接着說：「去年冬天鬼子來掃蕩，我們到山溝裏去堅壁糧食，北風燄雪，凍裂了我的腳根。後來，我們碰到八團的一個傷號。我們到一個莊子上攏火烤手，啃着玉米窩，你記得麼？鬼子在那天退過了薄沱河，半夜三更，我們抬着擔架回了家。」

提起過去，王富興致勃勃的說：「我們跟着老八團進村，鬼子的放火隊剛跑出村口，背山有人打冷槍，夜裏黑糊糊的，伸手不見掌，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不害怕，還不是有八路軍給你仗胆子。」

「咱們什麼都仗着八路軍。」

「沒有八路軍，咱們窮莊稼主能够到這步天地。」

房後的草葉在吱吱的叫着，一陣涼風從屋簷上吹進來，木椽上的紅辣椒搖動起來。屋頂上墜下來一條灰塵，落在一根光刷刷的鋤頭把子上。孫國亮眯着鋤頭把子，嘆了口氣。

「我的爺爺是一個睜眼睛子，不會看對子，不會打算盤，活了一輩子，兩手沒有離開過鋤頭。他和債主算賬，心裏就糊塗起來。我的爹是一個手脚動快的人，忙到秋天，完不了銀子，見到警察下鄉，腿肚子就哆嗦起來。牛皮圈牽在別人的手裏，敢吭聲麼！爹爹死後，狗腿子欺負到我的頭上來，出地租子，出攤派，只剩下我這把老骨頭。和他們講平等麼！叫我當農會主任麼！做夢也沒有想到雨點會落到我的身上，」孫國亮抖擻着嗓子，眼睛有些潮溼，用手搓一下發燒的胸脯，又接着說：「咱邊區政府由老百姓來做主啊！前天區上開完會，張區長拉着我的手對我說：「孫國亮，咱們邊區擴

軍，大家加一把油吧！你知道，六區王大胖子向咱們挑了戰，可不能丟臉。」

王富一聲不響的坐在炕席頭上，緊靠着孫國亮的肩膀，傾聽着他的親切的申訴，一句一句的打在他的心坎上。每當孫國亮喘一口氣，他也感到脉脉相通啊！他的心情起伏不定，有時候安靜的聳着耳朵，有時候激動的揚起眉毛，有時候興奮的裂着嘴唇，他的神經顯得不安的跳動着，眼前飛着金星。孫國亮的態度顯得更溫和了，嗓子放低了：「你知道，八路軍沒有來以前，咱們莊稼主怎樣過光景！八路軍來了之後，咱們又是怎樣？」

「我知道……」王富抖着嗓子說：「我知道，我心裏全知道……」

「八路軍和老百姓，水就魚，魚幫水。」

「孫二哥，我記得宣傳隊的同志怎樣到東莊來，貼捷報，鼓動大家成立農會，免去了攤派，退了租子。我也記得你三趟兩趟跑花門樓，退租子，留下清水溝沿上灘地，你又幫助我漿上了稻子。」

「咱們全是自家人，沒有說項。」

「不，孫二哥。」王富低頭想着什麼。

「咱們區上擴軍，大家加一把油吧！」孫國亮對王富說出張區長對他說的話：「這兩天，我在村上說服了三個小伙子，農會還要動員三個……」講道這裏，他不由不看了一下王富的眼睛，停了下來。

王富也禁不住回看了孫國亮一眼，聳動着眉毛，心底像墜下一塊沉重的東西，叮着問道：「另外三個人，你想找誰呢？」

「誰抗日堅決，我就找誰。動員八路軍，不像買胡蘿蔔，有一個湊一個數。」

「這樣說，你一定想好了。」

「想是想好了，想……」孫國亮輕輕的喘一口氣，又慢慢的說：「你願意去麼。我怕你離不開家。」

那一瞬間，王富的神經突然震動了一下，又是衝動，又是悚然，混合着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陌生情感，隨着時間的延長，他逐漸的恢復了平靜，意志逐漸的澄清，心也落體了。一種新奇的東西吸引了他。恍惚當他上山去割荆子的時候，無意中闖到麥子地，自己問自己要不要割麥子，不免遲疑起來了。

屋子裏鴉雀無聲，牆角露出的燈光在樑頭上閃着。老太婆的沉重的打鼾聲停止了，只有一隻甲虫在牆壁上嚙嚙的爬着。孫國亮對着淡淡的燈光打着呵欠，想抽一袋旱煙解乏，剛打一下火璉，一片火星子立刻落在破羊皮上。孫二嬸搖搖紡車搖得胳膊酸了，住了手，把一個鷄蛋大的線穗子從錠子上抽了下來，放在藍子裏。她看到王富遲疑的神情，從旁邊逗笑的插了一句。

「五尺多高的小夥，還離不開家。」

王富紅了臉，轉過頭來對着孫二嬸，不好意思說：「在自衛隊裏還不是常常打游擊，一出門就是兩三天。」

「人都是窮家難捨。」孫二嬸一邊收拾被線，一邊開心的對王富說：「我不是對你說寬心話，辛咱們邊區，還不是屋裏搬家，八團就是咱們四分區土生土長的子弟兵。」

孫國亮看見王富的心活動了，加上一句：「周小捨到了八團，還不是可以請假回家。」

「李全英的腦筋可開通啦！」王富想起了李全英在大街上講話的情形。

「你媳婦也開通啊！昨天婦救會開會，她還講了話。」孫二嬸嬸露了口氣，她却沒有說出在開會的時候，焦春妮答應替自己的丈夫報名。

王富是樂意參加八路軍的；但是害怕老婆在家裏受氣，使他放心不下。他的心思一直埋在肚子裏，這次經孫二嬸嬸一提，重新浮到他的腦子裏來了。他低下了頭，望着地上紡車映出的影子，沉思起來。

孫國亮用手心拍着王富的肩膀，體貼的說：「我看你有困難，不好開口。」

「家裏光景……」

「家裏光景用不着你操心。」沒等王富說完，孫國亮就接了嘴：「這擔子放在我的身上。我家有飯吃，你家也有飯吃。」

「我怕灘地上的麥子沒人收割。」

「這擔子也放在我的身上，秋分種宿麥要組織代耕隊啦！」

孫國亮痛痛快快的應承着，沒有遲疑和難爲之色，迎着菜油燈的亮光，洋溢着信心和愉快的光彩。

「你給大家打鬼子。大家要伸出十個手指頭來擁護你的。」

「孫二哥，我願意聽你的話。」

王富離開了破蓆頭，猛然的跳到地上來，一陣陣火熱熱的刺激力透過了她的周身，紊不住神，搓着冒汗的頭髮梢，準備拔開腿走出屋子。

孫國亮披上了破羊皮，下了地，摸着黑路途王富走到門口，那時候星星已經滿天了，星星閃在疏

落的草地上，幽暗極了。樹的枝條搭在屋簷上。墜落的石頭牆上浮起一片銀光。孫國亮一邊悄悄的邁着脚步，一邊囑咐王富說：

「你回家裏商量商量，說妥了再到大會上去報名。」

十九

「我指望他有出息，給我爭口氣。」焦春妮一邊整理衣服一邊想着。自從她在村婦救會上答應替自己的丈夫報名，回到家裏以後，就着手整理零碎的東西，打開了板櫃門，東抓一把，西抓一把，不是亂麻頭子，就是破布條。到最後，她把一件藍布小褂從櫃底翻出來了。那小褂是她丈夫五年前打場時候做的，已經磨出了洞，掉了扣子，上面散發着汗腥味，腦油味，和一股從灘屯上帶來的爛土泥味。她想給丈夫收拾出來，怕穿到隊伍顯得寒傴。她想做一件新的，手頭又沒有零化錢，左思右想，心裏打不定主意。

焦春妮一向是沉悶的，把話放在肚子裏，沒有做做亮亮的講過什麼，心房像是沒有打開的窗子。雖然擴軍的消息在村子裏鬧得火熱朝天，在家裏，她沒有對婆婆露出一點口氣。也不提起關於擴軍的任何事情。不知爲什麼，她的心和她婆婆的心總是隔了一層薄膜，一脈不通。有一次，有人問她是不是抗屬，當她看見婆婆瞪着眼睛，她也就封住了嘴，如同扎緊的瓶口一樣。她對待自己的丈夫，平常很少閒扯什麼，夜裏也不喜歡在枕頭邊喃喃咕咕。關於參軍的事情，她不曉得怎樣把話引出來才好。

「你把小褂翻出來幹什麼呢？」

她沒有忘記那天丈夫追問她的情形；丈夫是剛剛從房門外邊走進來，手裏拿着一把鋤頭，捲着褲角。泥水的污點，濺到褲角的線縫上，看見她癡呆呆擺弄着小褂，顯得莫明其妙的樣子。

「啊，我從櫃裏掏出來，給你縫縫補補，不曉得合身不合身。」她回答着，手梢隨着櫃門的擺動

震了一下。

「縫縫補補……」

丈夫瞧着褲角上的污泥點，擠擠眼睛，彷彿想起了另外什麼事情。

「瞎費事，我穿上還是弄髒了。」

「穿一件髒衣裳，你不怕人家笑話麼？」

「怕誰笑話，我又不出去串門子。」

「誰曉得誰在什麼時候離開家。」

王富想起了花門樓，搖了搖頭：「三里地趕個嘖，不如在家喝涼水。」

「好地方呢！」

「我不明白你是說什麼地方？」

她打圓圈語說：「在咱們邊區，好地方可多啦！」

「這還用你說，簡直是嘿囉。」

她看到丈夫好像沒有了解她的意思，嘴唇剛一抽動，又把下半截話壓在肚裏了。

沿着焦春妮不幸的生活的路子，像是從爛牛殼裏爬出來一樣，經歷了委曲和魔難，沒有像有錢人家嬌養過，沒有穿過花衣裳，沒有吃過白糖，就是過年的時候，她的被風吹裂了的嘴唇也沒有沾上油水。出嫁以後，一向少吃缺穿的，臉上塗着黑灰，心裏結着愁疙瘩，在夢裏常常傷心的哭起來。她唯一指望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盼望她丈夫能够從窮困的泥坑裏爬出來，出了頭，給她爭口氣，她也就心滿意足了。

當村婦救會佈置擴軍的那幾天，她一直的想着那件事情，手裏做不下活，嘴裏吃不下飯，心裏慌慌的，放不進一點雜亂的事情，除了擴軍以來帶給她像弓弦一樣緊張的情緒，什麼也沒有感受到。即使在深夜裏，她也把全部心思投入熱情的幻想裏。她記得在村婦救會上，她是怎樣激動的答應給她丈夫報名，臉蛋漲紅了，嗓子啞得講不出話來，娘兒們熱情的叫喊和緊迫的呼吸使她透不過氣來。在人羣的騷動中，她聽到杜月華拉着尖嗓子誇獎她：「你們別看焦春妮是一個老實人，人家替丈夫報了名，心眼可開通啦！你們都要跟她學。」娘兒們大聲的吶喊着，發瘋似的鼓起掌來。她也記得另外一付情景，那是一片沒有人烟的廣漠河灘，泥沿上印着水鳥的爪跡。砂礫埋沒着野草，黃澄澄的水浪波波兩岸的山麓。她跨過一片砂礫，面對着遠處一叢冷森森黑窠樹林子。她感受到自己孤孤單單，又看一下那窠樹林子，越法感受到自己是孤孤單單的了。她想起丈夫來，她覺得不能離開她的丈夫，否則，便會發生什麼危險。「我怎麼儘想着這些事情呢？」她悄悄的對自己說：「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她打了一下噴嚏。從嘴角裏噴出來的吐沫星子滾到骯髒的炕沿上，她的停滯的思路也隨着滑脫開了，從房簷吹進來的風絲在耳邊嚶嚶的叫，吹着她熱烘烘的臉蛋，渾身的毛孔都吹拂着清爽的涼風，她不知道高興呢？還是過份的清醒。仰着臉望着窻櫺子上扯破的紙條，呆了半天。

「讓丈夫參加八路軍呢？還是不讓去呢？」她不曉得思索有幾百遍了。這兩種思想像是兩條牛皮帶拉扯着她的兩條大腿，一條往一邊拉。有兩條路子擺在她的前面：她一想到村婦救會開會的情形，血液立刻冲到她的腦梢，臉蛋燒得紅紅的，彷彿在冬天裏喝了熱燒酒。但是，當她想到丈夫和她悶在家裏同婆婆溫氣的情形，就感到灰心喪氣。胸口涼了半截子。不知爲什麼，那種死氣沉沉的老套家庭生活，給她一種厭煩的感覺。她怎能讓自己在灶頭白過一輩子呢？彷彿灰塵落在土坑裏。現在，她好容

易盼到出頭的日子，丈夫參加軍隊受人誇獎，她的臉上也有了光彩。幾年以後，丈夫穿着草綠色的軍裝回到村子裏，扎着寬皮帶，打着綁腿，帽花和駁殼槍都會變成人們的談話資料。「看啊！他就是焦春妮的男人，現在可沾啦！給家鄉人打鬼子，現在當了排長。」那時候，她會怎樣高興呢，她想着，一直的想下去……

王富到孫國亮家裏去的那個晚上，焦春妮整整的思索了半夜：「他有什麼事情呢？怎麼還回不來呢？星星不是出全了麼？」她的灑眼皮幾次的張開又閉上，懶倦的打着呵欠，挺着精神剪了一張鞋樣，壓在枕頭底下，殘敗的燈花片片的落下來，落在席子上。房後野風刮着草葉的嗚嗚聲。一條狗在村頭汪汪的叫着。彷彿什麼人沿着牆根從遠處走回家來。之後，她打了盹，記憶模糊起來了，她忘記了什麼時候把剪子收到被窩裏，疊起了鞋樣。丈夫穿着衣裳團團的睡在她的身邊，吹了燈。

第二天早飯後，焦春妮匆匆忙忙的收拾起碗筷，解下被米湯弄髒了的圍巾。她等待着丈夫開口，她滿心想着丈夫准會和她商量一番，可是，事情正和她料想的相反，王富一屁股扎在炕沿上就沒有出聲。嘴脣曬着煙袋，扒着嘴，吐吐沫，在爛鞋底子上擦着煙灰，溜黑的臉上還是那麼坦然與平靜。她看到丈夫那種神情就生了氣，她把洋火盒碰掉在她丈夫的衣裳襟上，故意的推了他一把。

「你挺挺腰板，像一塊石頭似的，推也推不動。」

「你在這裏抓什麼。」

王富聳一聳肩膀，把煙袋從嘴裏拔出來，對着頂樑柱子敲了敲，在火星亂冒的當兒，他看出他老婆的臉上迸出一團異樣的火光。

她說：「你吃過飯，也不走動走動。」

「走到那裏去？」

「你走到那裏，你自己知道。」她想到丈夫夜裏隱瞞她到孫國亮的家裏去，心裏很不痛快。

「我知道什麼呢？」

「你在外邊幹什麼，你自己全知道。」

王富沒有想到被老婆逼問得這麼突然，以至連思索的時間都來不及。臉蛋窘得通紅，眼角不安的閃爍着淡白的光。譴責和抱怨像是兩把錐子刺到他的心尖上。「呵呀！事情該有多麼糟糕。」他覺得不應該隱瞞他的老婆，現在他老婆知道了，他也不願意承認他的隱瞞的不應該，話像難講出的樣子，封住了口。

「我問你……」焦春妮擡起了厚嘴唇，不自然的溜了丈夫一眼：「夜裏你到農會主任的家裏去了麼？」

「誰告訴你的？」

「你以為沒有人告訴我，我就不知道。」

王富不曉得說什麼才好，用指甲抓著腦皮，呆了半天。

「村中擴軍……你到孫二嬸嬸的家跑了幾趟……大家風言風語。」

焦春妮講完了話，覺得自己受了委屈，眼淚不自覺的簌簌的淌下來，臉蛋垂到丈夫的肩膀上，哽咽起來了。

「你心裏有話不和我說……。」

「我說什麼呢？孫二哥待咱們天高地厚，人有心，樹有根。」

王富丟下了旱煙袋，扯開腰裏的寬布帶子，一邊給他老婆擦眼淚一邊感動的說：「這窩囊氣也受够了。」

焦春妮微微的揚起臉來，一溜頭髮從她的鬢角處閃開了，看見丈夫出神的樣子，不由的添了一句。

「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

「人要有出息呵！」

「我像李全英一樣就好了！」她從啜泣聲調裏嚥了一口氣。」

在同一時間，王富想起周小拴來了，他準備告訴他的老婆，他像周小拴一樣參加八路軍。他的思想一接觸到這裏，同時，另一種思想從他的腦子裏湧現出來，告訴他說：「你離開了家，你的老婆叫誰照管呢？」他不能想這個，打着囫圇語了。

「李全英的家裏手脚多。」

焦春妮沒有聽懂丈夫的意思，粗聲粗氣的叫起來：「誰也沒有扯住你的腿。」

「不是那樣」王富只好照實說了，「我怕沒有人照管你。」

焦春妮生氣的擡起了厚嘴唇，抽出拳頭來，在她丈夫的胸脯上打了兩下，然後，彎折了酸軟軟的膝蓋，倒在炕上，用手蒙住眼睛嗚嗚的哭起來。

聽到了微微的哭聲，王富覺得心清很沉重。說不出一種煩亂和沉重的情感。「我不應該使她難過，讓她傷心。」他的視線迎着灰條和窗子上迷離的光，頭昏腦漲的，低着頭，兩腳無力的在潮濕的地皮上踐踏着。那一瞬間，他覺得有誰用鋤頭把子打了他一下，臉皮木漲漲的，肩膀上一陣火熱熱的刺痛。他忍受着內心的苦處，走向前去拉她的手。

「春妮，你看你的手沒有一點血脉，怎能提起柳殼簍。」

「誰希罕叫你擔水！」

「推碾子就不沾了。」

「家裏的事情，全用不着你操心。」

「到麥秋割麥子……」

「全用不着你操心！」

焦春妮拚命的搖着頭，執拗而且頑強，一種強烈的反抗力量震盪着她的周身。王富聽了他老婆的口氣，彷彿肩頭上卸下去一百八十斤的重擔子，幌着兩手，對着沉悶的屋子粗粗的抽了口氣。

「你把小褂收拾出來吧！我明天就去。……」

「明天，幹麼是明天？」

焦春妮已經從土炕爬起身來了，用手梢攏起了散亂的頭髮，眼淚滾進穀草子裏邊去了。她的臉上浮着一朵淺淺的笑紋，眼角上留着被方才淚水浸成的紅絲線。她一方面滿心歡喜，一方面有些不好受，事情又是怎樣的曲折和突然呵！不知怎的，她的嘴唇上的曲紋又微微的抽動了一下，重複着說：

「就是明天麼？」

「孫二哥叫我明天回話。」

「你告訴我，你答應他了麼？你……」

王富還沒有告訴他的老婆，王老太太已經從門口外邊走進來了，踢開了當地上的柴火和燒火棍，擡着鼻子，不住嘴的大罵起來。

「呵呀！孫國亮噯咕你們，拆得我們家裏七零八散。」
王富和他的老婆吃驚的瞪着大眼珠子，不敢講一句話。

「你們全是一些鬆包，怎麼不參加八路軍。」

這兩天，陳迷瞪常常對着村裏的小伙子發了火，瞪着大眼珠子，粗聲粗氣的叫着，打着別人的耳光子，罵着。大街上，到處波動着參軍的聲浪。塵土迷漫着，旗子飄揚着，蝴蝶似的傳單落在腳窩上，落在牛蹄印上。人們把帽子從肩頭上取下來，換上了紅纓槍，揚着大腳趾頭，經過亂紛紛的人堆，人們正談得起勁。

「聽說孫國亮又說服了一個。」

「誰呢？」

「哈哈，這可不能說。」一個歪嘴子露出大板牙打哈哈。

「孫國亮可沾呢，說得人家口服心服。」

「到底是誰？」

歪嘴子對着王老太太的破院子指畫了一下。

「全是一些嘴巴子沒毛的小伙子，講講不牢靠。」

「看吧！母老虎這回又該出洋相啦！」

一個過路的莊稼主，放下了肩頭上的稻草，擰擰袖子，插進來說：「你們想想，這年景不參加隊伍怎麼辦？鬼子來了，一家大小，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工會說服幾個呢？」

「婦救會有什麼動靜呢？」

消息的傳播如同四月裏脫枝的榆樹錢，飄蕩在那裏，就在那裏生根。

陳迷瞪是一個馬虎的人，平常聽到什麼消息，像一陣耳旁風似的溜走了。可是，在今天，這消息却牢牢的在他的心裏生了根，簡直拔不掉呢！自從區上把礦軍工作佈置到東莊，農會向工會挑了戰。後來他聽說孫國亮說服了幾個對象，他的心裏有一股火，燒得他耳乾口臭，爛眼邊，一連幾天太陽穴上都貼着狗皮膏藥。

「小伙子真鬆包，蹲在家裡，早晚喂了鬼子的洋狗。到咱們八團去吧！本鄉本土，熟人多，路也摸得清。」

陳迷瞪常常對村裏的小伙子講這一套。儘管他磨破了嘴唇，流乾了口水，可是，小伙子的屁股一動也不動，看風色，打不定主意。有時候，他拉扯自衛隊的膀子，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死標勁的要人家到擴軍小組去報名。他也到馮老窩膿的家裏找一些長工談話。像李丑旦，小五，劉興那些長工，家裏有一堆孩子，少吃缺穿，一年講了營生，一年落得乾乾淨淨。今年，工會爲了增加工人的工資，以同工同值的標準都做了六十元身價錢。同地主訂了合同，雙方畫了押。現在，馮老窩膿却把合同當成了話柄，對陳迷瞪說，「合同是你們工會立的，黑字寫在白紙上，再說，灘地正要澆水，到秋上收成不好，誰替我出那份公糧。」

天朦朧亮，陳迷瞪在大街上吹起了醒人的哨子，挨門逐戶的喊着：「自衛隊上操啦！」不到一袋煙功夫，把大家從被窩裏哄起來，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敵着懷，有的擦眼屎，還有沒扎腰帶子的，一

個尖頭的小伙子站在道旁說着怪話：「又不是到城裏去趕集，鷄叫二遍，就起身了。」早晨，滹沱河畔的雲氣有些涼絲絲的，上操的人們都在縮手縮腳，站排不整齊，報數喊得沒勁，跑步也是稀稀拉拉的，跑了沒有多久，拉在後邊的人便掉隊了。

「跟上，誰也不准掉隊。」陳迷瞪伸着粗脖子嚷着。

「迷瞪，你要我們活活累死嗎？」歇在頂岩下的人不高興的回答說。

「你參加八路軍，就不叫你跑步。」

「你來瀟兵！」

「對啦！」陳迷瞪咄着牙坦白的笑起來：「你不參加八路軍，叫你天天跑步。」

練習爬山的時候馮老窩膿的兒子虎頭藏到王麥地裏，佯做拉屎的樣子，鞠着腰，王麥葉子擋住了半個臉，頭上的羊肚子手巾從葉梢上露了出來。陳迷瞪站在土埂上看得清清楚楚，大踏步趕了過來。虎頭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一隻手虛掩着褲子，一隻手捺着腰板，打着噴嚏。

「鬆包，沒有到火綫上，就先藏起來。」

陳迷瞪閃開兩腿，跳到混水渠埂上。渠埂上長滿了金針花，車轆輪菜伸出肥茁的葉子。草棵底下青蛙打着鳴。

「虎頭，你直起腰來。」

「我肚子疼，要在這裏解手。」虎頭彎着腰，曲着眉毛。

「你直起腰來，不要裝蒜？」

「你叫喚什麼，我也不想開小差。」

「誰曉得你開小差不開小差，跟我走。」

陳迷瞪更不答腔，伸手指住虎頭的衣裳領子，捉了起來，拉着走。虎頭的軟腰像扁擔一樣掖着，要着胳膊，一路上大吵大嚷。

「你管天管地，你還管拉屎放屁。」

「快走，你不下操就不沾。」

「你叫我走幹什麼？」虎頭嬉皮笑臉的說，有心和對方扯皮。

「你抗日不抗日？」

「抗日不抗日，那隨我的便。」

「你吃的河水管的寬。」

「你參加八路軍，就得在自衛隊下操。」

「什麼我也不在，什麼我也不參加，完了銀子不怕官。」

陳迷瞪冒火了，瞪着眼珠子，把二虎捺在地上，苗實的打了一頓拳頭。當虎頭爬起身來的時候，自衛隊已經散隊回家了。

之後，謠言像瘟疫一般傳染開了，有些人中了謠言的毒，又把毒汗傳染給別人。

「養兒怕當兵。」

王老太太逢人便說。她用這種方法把動員她兒子的人封住了口。有誰到她家裏去動員她的兒子，她絕不肯透露一言半語，如果那人故意問長問短，管保她用棍子把那人趕出去。村子裏擴軍以來，她日夜提防着有誰找她的兒子。扒着門縫聽着街上開會，偷聽小兩口的談話。她越是到了年紀，

對於兒子越是難捨難分。要不是爲了生活的緣故，她願意永遠把兒子放在她的眼皮底下。

「兒不離娘瓜不離秧！」王老太太一邊搖着尖下巴，一邊自言自語的說：「咳！我把他拉扯大了，小家雀出飛，我還指望什麼呢？」她打着噴嚏，一些不痛快的情感隨着鼻涕和眼淚傾瀉下來。她爲了扶養兒子長大成人，不知道操過多少次心，拌過多少次嘴，流過多少次眼淚和發脾氣。小的時候，她害怕兒子到外邊打架，長大的時候，她害怕兒子不務營生，到了現在，她又害怕兒子去參加八路軍，化費幾十年的心血，落得一場空。

大街上敲起一陣鑼鼓，小孩子嚷嚷着，草雞咯咯的叫着，一片吵雜的聲音鬧翻了天。王老太太聽到街上有了一動靜，心裏沒有底，叨着一根旱煙袋，蹣跚到街口上來了。大街上的太陽懶洋洋的。人的臉皮薰成被麥稻色，一隻白腦門的母猪拱着牆根。團部的馬快在空場上躡着馬，一羣小孩子跟在馬屁股後邊亂拋石頭。在空場的拐角處，老成而從容的孫國亮從遠處走來，一邊甩着粗腿肚子，一邊打着呵欠，望着王老太太門口半坍落的土牆，呆了半天。

「小拴子，你探頭探腦的望什麼？」王老太太看到那情形，心裏就不高興。

「你的兒子沒在家？」

「他在家不在家，和你有什麼關係？」

王老太太聽到問她的兒子，臉色煞白，嘴唇上疊起的紋皺比鐮刀砍的印子還要深。

孫國亮看到王老太太的不舒服神情，繃繃眉毛，忍住了氣。

「小拴子！」王老太太指着孫國亮的鼻子問着：「你三趟兩趟跑來找我兒子幹什麼？」

「給你們減租……」孫國亮順口答應着。

「減租不減租，我不能領謝你的好處。早先，我的兒子沒有參加農會，我們家裏沒有餓死一口古語說得好，『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趁著現在大家兩便吧！白布沒有倒在染缸裏，都乾乾淨淨。」

「你說什麼？」孫國亮一時摸不着頭腦，用袖子摩着酒糟鼻子。

「你們騙我的兒子去打中央軍。」

「誰造的謠言？」孫國亮冒火了。

「誰誰！你挑我兒子當兵，這不是真的嗎？」

「我們動員他去打日本。」

「你說！我兒子去打日本幹什麼？」

王老太太像得了羊癩瘋一樣發作起來，瞪着眼睛，吐沫從嘴巴子上淌下來，兩手狠狠的扯住了孫國亮的膀子，從大門口扯到路旁，又從路旁扯到當街，曳着鷄皮脖子大吵大嚷。

「我養兒是給我養老送終的，不是給你們當兵的。」

孫國亮給王老太太弄得窘住了，不知怎樣對待她才好，惱也惱不得，打也打不得，只好忍住性子，嚥口氣，用一種艱澀的調子勸解說：

「你別生氣，不要聽別人胡說霸道。」

「誰胡說霸道！」王老太太剛鬆開了一隻手，另一隻手又抓住孫國亮的腰帶子。

「我不是說你……」

孫國亮粗粗的喘了一口氣，低下了臉脹脹的頭。他看見衣裳的鈕扣給扯掉了，布褂開了大襟，發

酸的大腿沿着三角尖的石稜上轉來轉去。他向她一次又一次的說明，解釋，懇求。王老太太的耳朵連一個字眼也沒有聽進去。咬着禿牙根，渾身的青筋像皮鞭哨子跳起來，越生氣，渾身越發抖，嗓子越顯得乾燥。

「你哄我兒子參加農會，現在又哄他參加八路軍，有了一差兩錯，我要找你算賬。」

「我們沒有哄過人，全是自願的。」孫國亮反對說。

「誰是自願的，我壓根沒有答應我兒子去當兵。」

「你去問問你兒子。」

「我問他幹什麼，我不叫他去，他就不能去。」

正在這個當兒，王芸和李全英一前一後的走到前邊來。王芸挺着利洒的小個，短打扮，脖頸上掛着一隻牛角哨子，踏着步，像是下操的神氣。李全英穿着一件乾淨的藍布小褂，漿白褲子，臉上的酒窩顫動着，笑得合不上大牙，手裏拿着兩條手巾和一雙布鞋，全用麻繩網得整整齊齊，上面貼着一張紅紙條：「歡送王富上前線殺鬼子。」

「王大娘，我們來送點東西。」

王老太太放開了孫國亮的腰帶子，伸手去接東西。大概因為她的手腕發酸的緣故，幾次摸弄着手巾上的紅紙條子，隱隱的響着。她的心裏有些糊塗，直到現在，還不明白紙條上寫的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呀？」

「一點小意思，鞋子和手巾。」李全英翹起紅嘴唇說。

王老太太揉一揉枯眼皮，解開了麻繩，抽出了一隻藍布幫鞋，用手指頭量量鞋口，又用手指頭敲

敲鞋底子，看看針眼。

「這鞋底子可納的密實啊！」

「密實。」李全英笑和的應承着。

「真密實，够你們小媳婦穿半輩子了。」

「到八路軍上，爬山越嶺打游擊，穿到半年就算好了。」

王老太太聽到「八路軍」幾個字，抖了一下嘴唇，鬆皮臉繃了起來。

「誰到八路軍去？」

「就是你的兒子。」王芸心直口快的就：「我們姑救會來送慰勞品來了。」

「呵！你們不要臉，來勾引我的兒子當兵。」

方才，她和孫國亮所挑撥起的「場口舌」，已經使她忍不住胸裏的悶火，現在又被姑救會潑上了一瓢冷水，等於火上加油。她立刻變了臉，兩手撕斷了麻繩，扯碎了紅紙條，把鞋子和手巾拋到稀泥坑裏，潑口大罵。

「拿開！小狐狸精，誰希罕你們的東西。」

王芸擦不住性子，撇着嘴唇吵起來：「你這母老虎，我們把東西送給你兒子，你拋掉它幹什麼！」

「我要拋掉它，我的兒子就是我的。」

另一場戰鬥又開始了，王老太太比先前更要忿怒與激憤，顫抖着沒有血色的手榴，對着王芸渾身上下撕扯和扭打，不管鼻子，耳朵，脖子，頭髮；抓一把又揪一把。王芸提着腳根，沿着牆角下的甬道退下來，管不了踏在腳上的豬糞和稀泥，一邊抵抗一邊吵嚷着。

「母老虎行兇啦，大家快出來，給她戴頭固帽子。」

王芸又被提到當街上，扭了一陣，她的脖子給王老太太的指甲劃出了血，火熱刺痛電流似的通過了她的周身，眼前飛迸着一片金星，她想要報復，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吹起哨子來。

人們驚惶的跑到大街上。孫國亮坐在樹根上喘着氣。

哨子聲消逝了，街頭上擡起了一陣濛濛的灰土，樹梢搖搖幌幌，風波沿着滹沱河廣漠的平灘吹過來，正是晌午飲牛的時候，太陽射在白石灰牆上皮場場的，張三保剛剛擱下了飯碗，匆匆忙忙的趕到街上來，一邊用袖子擦着歪嘴巴子上沾的飯粒，一邊吵嚷着：「又出了什麼漏子，你們這樣大驚小怪。」孫國明到村裏擴軍小組開會回來，聽了一件不痛快的消息，搖着連鬚鬍子咳聲嘆氣。出來滾熱的有快腿牛銀子媳婦，揸着檟槍的區丁，冒失的陳迷瞪和另外的一些人。

大街上人來人往。……

「大家全來啦，你們看看母老虎，上回她打了兒媳，破壞婦救會，這回又來破壞八路軍。」

王芸已經把牛角哨子套在脖子上，氣昂昂的講給大家聽，擺着手梢，比畫着稀泥坑裏的布鞋和地上粉碎的紅紙條子。她的兩隻琉璃球的眼睛盯在王老太太的身上，像是用釘子釘住了一樣。人多勢重，特別是牛銀子媳婦的到來，給她攥了腰，臉上長了光彩，講話也特別有勁。

「別人笑話我們婦女拖尾巴，她才是一隻老狐狸尾巴。」

王老太太聽着王芸的叫罵，又看到大家擡鼻子瞪眼睛的神情，氣鼓鼓的。她挪動着發僵的寒腿，躲到牆陰裏，扭轉着鐵筋脖子，還是不服氣的罵着。

「小騷娘兒們，你們傷害天理，來欺負我老太婆。」

「你是老頑固，誰不知道欺負你的兒媳婦。」

王老太太咬着牙根說：「那可管不着，井水不犯河水。」

「怎麼管不着，柳殼簍也有掉在井裏的時候。」

王芸和王老太太吵嘴的當兒，牛銀子媳婦已經從李全英那裏打聽到全部消息，氣惱得橫着眉毛，一心要給王老太太戴頑固帽子。區丁站在孫國亮的背後看熱鬧，吡着牙哈哈大笑。張青打定了主意，等待適當的機會出來做見證。孫國明從人堆裏慌慌張張的走出來，拉下了蒼白的臉皮，告訴大家一個壞消息。

「虎頭逃到城裏去，咱村小伙子的心眼也活動了。」

「真的麼？」

「怎麼不真？早晨，我從灘地回來，」張三保說：「看見虎頭出了村子，肩膀上揹着一條粗布袋，頭也不回，慌慌張張的走向城裏去。」

「他們的長工李丑且劉興呢？」陳迷瞪趕急的問。

一個穿魚白布的自衛隊員播了陳迷瞪一拳頭：「全出了漏子！」

「出了漏子麼？」陳迷瞪的眼角冒着火星子。

那個自衛隊員抱怨的罵道：「迷瞪，你還有臉問長問短，還不是你癩兵竊上了火，下操的時候打虎頭兩拳頭。」

「啊！你說什麼，打了他兩拳頭，……」陳迷瞪不服氣的跳起來，瞪着眼珠子講道：「我要知道他逃走，還要狠狠的打他兩拳頭。」

「你把人打跑了，還跟我扯皮。」

「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事）。」

「你們不要吵嘴，聽我講完。」

孫國明把兩個吵嘴的人分開，回過頭來說：「小伙子像喝迷魂湯似的，睡了一覺，現在都變卦啦！昨天還是口口聲聲對我說：『村長，不管你給不給優待糧食，我們都願意參加八路軍。』張區長說得好，『打鬼子是光榮的，』你現在再去問他，他連一個屁也放不出來。」

牛銀子媳婦撇着嘴說：「擴軍剛有了眉目，却叫母老虎鬧了這場亂子。」

王芸和王老太太打對照的時候，又歹聲歹氣的吵起來，王芸扯開了小白布衫，攏攏搭搭在眼皮上的頭髮，蹣跚着脚，張牙舞爪的迎到前面來。王老太太狼狽的搔着禿頭，咳嗽着。眼皮下邊有兩條曲折的黑線，越來越深，像紫茄子上上的刀口。

「大家贊成給母老虎戴高帽子麼？」

「贊成！」有人在牆角下應和着。

立刻，黑壓壓的人羣裏掀起了一陣波動，兜囂，叫喊，男人的粗嗓子的吵嚷和女人的尖叫聲，像是一片雜樂波蕩在大街上。在紛亂的當中，王老太太吓得臉色煞白，捂着羅鍋腰，躲到骯髒的豬圈後邊。王芸搔着細胳膊，又把王老太太拉了出來。

「你不要躲乾淨，一隻老鼠壞了一鍋湯。」

孫國明慢慢的從樹根上站起來，吹了一陣風涼，不再暈頭暈腦了。當王老太太和王芸吵架的時候，他聽得清清楚楚，後來又聽到村長講出壞的消息，陳迷瞪的咒罵。村裏的小伙子聽到那謠言動搖了，擴軍發生了阻礙。他覺得這關鍵不在王老太太的身上，而是站在王老太太脖子後邊吹風的人。

「大家要沉住氣啊；」孫國亮望着大家，又用手指着沒有血色的王老太太說：「她一時糊塗，上了謠言的當。腦筋轉不過彎來，人們動員她的兒子當兵，她就紅了眼睛。我們不要打她，不罵她，不鬪爭她，讓她自己摸摸良心想想吧；究竟誰幫助她，誰害了她。」他的嗓子提高了，心裏豁然開了一扇窗子，沒有參雜着激動的情感。「我們不難爲她，她也是我們窮人，她的兒子又是抗日的積極份子。」

「我們不難爲她，」孫國明也接嘴說：「不看魚情看水情。」

王芸已經把王老太太的衣角放開了，走到孫國亮和孫國明的跟前，板起了面孔，正經的對他們說。

「你們兄弟真會做人情，鬪爭頑固，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王芸嘆了一口氣，紅了小臉蛋，單獨的轉向孫國亮：「方才，母老虎和那個在大街上吵吵鬧鬧，你現在一退六二五，落得乾乾淨淨。」

孫國亮不慌不忙的說：「她聽信了謠言。」

「你怎麼知道的？」

「方才她講出來的，」孫國亮指着王老太太說：「你說呀，是誰告訴你的！」「說別人騙你兒子去打中央軍。」

大家的眼睛轉到王老太太的身上，像是幾十隻亮晶晶的探照燈在黑沉沉的夜裏搜索一隻怪物。王老太太搭下了眼皮，盯着乾手皮塗着的黑煙袋油子，心裏暗暗的禱告着菩薩。

「快說，誰對你造的謠言？」

「沒有誰，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王老太太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咬緊牙根，不透一點口氣。

「胡扯，你怎麼會想出來的。」

「你講，到底是誰造的謠言。」

「不要給別人當替死鬼；」

王老太太對於追問她的人們故意拖延着時間，翻白眼皮，蹙蹙扭扭的搖着頭：「我講什麼，我講的全是假的。」

「你看，她又說謊了。」

人們被弄得又是氣惱，又是好笑，又是騷動和叫喊，好像什麼人用竹竿子抗了馬蜂窩，立刻嗡嗡的叫起來了。有兩個小脚的女人去扯王老太太的肩膀，使勁的往人堆裏拉。這時候，張青，搖着山羊鬚從後邊趕了上來，攔住兩個小脚女人的去路：「聽我講講底細，事情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灰土從腳根下濺動了，王老太太的黃頭髮梢噴着灰土的漫延濺來濺去，像是驢頭上的枯草。

「說吧，張青，話不說不透，沙鍋不打不漏。」

幾個小伙子把張青擁到確柱上。人們看到張青的半截小褂露了窟窿，胸口突出根根的肋條，斜着紅沙眼，滿臉噴着酒氣。

「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有口沒有心。」

「你說到底是誰呀？」一個穿短褲子的小伙子着急的跳起腳來。

「是誰，聽我慢慢說，……」張青打着噴嚏，流出了鼻涕和吐沫，用手中擦了下巴，又接着說：「昨天摸黑的時候，我出來澆水，走到草垛跟前，馮老窩膿正在那裏，躬着腰，附在王老太太的耳畔小聲嘀咕什麼。」

「你聽到他講什麼？」心急的人問着。

「他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楚，他用食指和姆指比畫了一個八字，用鼻子哼哼的笑了一聲。接着，王老太太搖着禿頭，生氣的回答說：「那個，我，我可不能答應……」

還沒有講完，孫國亮已經壓不住心裏的火氣，兩頰發燒，腳根失去重心的搖抖起來，聯聯不斷的說：「不怪她不答應，不怪她不答應……」

張三保抽了一口氣：「一天雲彩散了，露了青天。」

「母老虎，我們偏要叫你兒子當兵，看你答應不答應。」王芸報復的說。

張青從硫柱上跳下來，合上了小褂的衣襟，心平氣和的說：「天地良心，我若說半句謊話，叫我爛舌根子」

「誰造的謠言，這不是一明二白嗎？」村長有見識的說：「在平常，馮老窩膿就反對出公糧，不給抗屬代耕，隱瞞減租，懶得上操和送雞毛信。」

「他逼租子可緊啦！」一個佃戶講話了。

「偷使水的不是他麼？」把頭張青最恨這件事。

「他故意把他兒子放跑了！」一個自衛隊員說。

「跑了，你們放哨的人全睡覺了麼？」張三保瞞怨說。

牛銀子媳婦低低的念道：「救了落水狗，回頭咬一口。」

「我打了他一拳頭，你們口口聲聲說我癩兵。」陳迷瞪回想着已往的情形，不舒服的瞪着一隻眼睛，忿忿的教訓什麼人說：「好呀！現在出了漏子，誰挑這付擔子。」

孫國亮從人堆裏走出來，平息大家的糾紛：「現在不是拌嘴的時候，大家出個主意吧！」

消息傳遍了半條街。鵲雀在樹梢上喳喳的叫着，草鴉倒處亂烘烘的飛，藏在草窩裏的老母猪也給驚動起來了。街上集合着光着腳的長工們，長鬍子老漢，流鼻涕的小孩，木匠，船手，掠着紅纓槍的自衛隊員從遠處趕來，三三兩兩的扯着隊，硃紅的穗子在人頭上颼颼的舞動。

「村裏跑了人啦！」

「小兔子跑上坡，老兔子還在窩裏。」

「把馮老窩膿拉出來，大家讚成麼？」

張雷還沒有講完，有四五個小伙子哄叫起來，十來隻突出青筋的拳頭在紅纓槍底下搖幌。

「贊成！」

「不贊成的是漢奸！」

「叫他遊街！」

「給他戴頭固帽子。」

一個中等身材塌鼻子的小伙子，穿了一件釘着銅鈕扣的布衫，慢慢從人縫裏露出了頭，提出他的主張：「把他交給區公所處理吧！」

「叫他遊街！」原先提議的人們堅持着。

「遊街！遊街！咱們莊稼主說了算數！」孫國亮的酒糟鼻子抽動了一下，揮着手背，望着身旁的自衛隊員說：「小伙子，打起鑼來吧！」

那時候，馮老窩膿正準備到井邊去飲牛，一隻手拉着牛韁繩，一隻手提着柳殼簍，拐過了豬圈的短牆。自衛隊挑着紅纓槍趕過來了。他看出事情有些不妙，提一提牛鼻圈，準備抹過身子向家裏走。

陳迷瞪已經攔住了去路，劈頭的吆喝了一聲，狠狠的打了他一巴掌。他丟下了牛韁和柳殼簾，揉着酸鼻子，兩眼冒着金星，另外幾個自衛隊員摟着他的腰板，咒罵着，拉着他腰裏的疙疸布帶子向前走。

路旁有人用尖嗓子叫：「他造謠言，打他的嘴巴子！」

馮老窩膿覺得頭重腳輕，腦發昏昏的，耳朵充滿了叫喊聲，牛吼的聲音，凌亂的脚步聲，大街上森人而顫動的銅鑼聲也出現了。他覺得很吃驚，睜開腫眼胞瞭一瞭，街旁壓得滿滿的黑人頭。像是出洞的螞蟻在蠕動着。小孩子滾在灰土堆裏，紅纓槍的穗子在女人的頭髮上搖着。迎着飛濺起來的迷濛的塵土，紛雜而且慌亂。雨點似的叫喊陣陣的撲到人羣裏來。「頑固！打！打！馮老……」當着馮老窩膿的水腫臉剛剛露頭的時候，拳頭和土塊也隨着飛了過來，大把的砂子攪和着女人的吐沫。

「饒我吧！我一時心眼糊塗，說錯了話。」馮老窩膿無力的哀求着。

「你討租子的時候，一點也不糊塗。」

「你的兒子跑到城裏去幹什麼？」

「他串親戚家。」

「不說實話，打打！」

「鄉親們，住手，我的身上沒有長搖錢樹，也打不下金豆子來。」

馮老窩膿望望這張臉，又望望那張臉，似乎都對他生氣的樣子，他覺得每個人都和他有了仇恨，故意和他找岔子。他記得有一次，張三保憑空向他借錢，他沒有答應，從此，就得罪了人。有一次，他和陳迷瞪在一塊，點火葯崩山，一塊小石頭砸傷了陳迷瞪的脚，那件事永遠使對方懷恨在心。他夜

裏到灘地裏偷使過水，蠟頭張青扯着他的膀子，一直吵到水利委員會。至於劉二窩，牛銀子媳婦，王芸，李全英，他覺得她們全是和他過意不去。他懷疑每一個看熱鬧的人，區丁爲什麼攆着概槍呢？最後他看到站在前邊怒氣昂昂的孫國亮，心裏全涼透了。

「農會主任，什麼事情我得罪你們了。」

「你幹了好事情，到現在你自己還裝混蛋。」

孫國亮顫抖着嘴唇，臉變成青紫色，一股火熱的刺激力通過了他的周身，他看到馮老窩膿縮頭縮腦的樣子，比沒有看到的時候還要生氣。

「你裝混蛋，你幹什麼，你心裏明白……啊！我們農會開了多少次會，做了多少工作，費了多少口舌，都給你一片謠言搞垮了。」

「農會主任，我錯了，農會主任，我錯了，……」馮老窩膿求饒的喃喃着。把頭從褲襠裏仰出來，望着大家：「鄉親鄰居們！高高手算了吧！舌頭沒有碰不到牙的時候。」

一個佃戶接嘴說：「你做莊主的時候，誰沾你的光，地裏剩下一根草棍，你也把它收拾到家裏去。」一個白鬍子的老漢走上前邊來，用拐棍指點着馮老窩膿的鼻子：「你記得那年我們的豬嚼了你的棵麥穗，你罰了我們一石麥子。那一年，我們大人小孩吃穀桿和粗糠過了一冬，現在你落在我的手裏，我也罰你一石麥子。」

「把麥子折成錢，給我們縫子彈袋。」一個自衛隊員說

「叫他遊街！」張青不同意的喊着。

「遊街！讓人家開開眼睛。」

「我贊成罰他麥子。」

人們七岔八岔的亂嚷嚷着，不曉得那條道好。

「鄉親們！讓我想一想，一石麥子可不算少。」馮老窩農想選擇一下。遊街呢，還是認可罰一石麥子，他覺得一石麥子的數目確實不少，買布能買幾疋，換大洋可以換成一堆。他總覺得對於這些東西有些捨不得。他還記得父親在臨終時候告訴他一句話：「孩子，要記着，那管有人把吐沫吐到你的臉上，丟人不算破財。」他的頭髮浸出了汗水，腦袋膨脹得像一隻大皮球，混亂得如同被一堆現洋塞滿了一樣。他抖擻着肩膀，兩條腿像板凳似的被什麼人拉來拉去，一個頭上扎白手巾的小伙子使勁的推着他的脊背。

「快說，你走那條道！」

「鄉親們，你們行行善，不要罰我的麥子吧！」

馮老窩農剛剛把話講完，一頂三尺多高的紙糊帽子落在他的頭上，正面畫了一隻大烏龜，旁邊塗着像蝌蚪似的黑綫條，配合着不規則的紅綠的斑點。這時候，人們已經把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像一大蝴蝶隨着風揚起來。兩旁看的人們哈哈大笑，拿着紅纓槍的自衛隊員跟着屁股催促。

「快說！快說！」

「我說，只要你不要罰我麥子就行。」

「你說，你是什麼？」

「你們說我是頑固份子……」馮老窩農低下了頭，嗓子沙沙的響。

「要你自己說，你倒底是不是頑固份子！」拿紅纓槍的自衛隊員追問着，跟在後邊一點也不放鬆。

「是就是吧！我是……頑固份子……我對王太太大造謠言，不叫她兒子當兵。」馮老窩腰勉強的說：「我說完了，不要叫我就誤回家飲牛。」

「頑固份子遊街啦！」

大人小孩一條聲的吵嚷起來了，繞着高帽子轉着，簡直比看西洋景還要擁擠。放羊的小孩子跑掉了鞋，娘兒們扯掉了鈕盤，自衛隊員不得不拿着紅纓槍糾察秩序。緊湊的鑼聲催促着人們的脚步，蕩蕩的漫着街筒子湧走。

「我是頑固份子……」馮老窩腰經過一家門口，又停下來對大家說：「我造謠言，……破壞八路軍……。」

「噹噹！」

「看頑固份子遊街啦！」

人潮吞沒了一切，只有紙糊的大帽子在黑點的人頭上浮動着。

自從馮老窩驢遊街以後，村裏的謠言絕根了，人們再不亂嚷嚷了，被煽動的長工又重新堅定起來，隨時準備報名參軍。當着村裏擴軍工作發生偏向的一天，參加擴軍小組的民運幹事把情況彙報給劉政委。劉政委給了指示，在擴軍小組上進行一次討論，批評了陳迷瞪，工作又恢復了從前活躍的情形，組織動員，說服新的對象，募集慰勞品，村公所裏半夜點着燈，煙灰和談笑聲像霧一般的浮動着，開了一條街。唯獨王老太太的家裏是冷冷清清的。

進了夏天，鷄叫沒有多久，太陽就露頭了。光綫射在被雨朽成麻灰色的窗檯子上，灼熾着，屋子裏立刻充滿了薰人的氣焰。這時候，王老太太已經睜開了眼睛，抽袋煙，聽着房簷下的家雀唧唧喳喳的噪着，接着蒼蠅在屋子裏嗡嗡的飛起來，她打着呵欠，覺得特別煩悶。

傍晚的時分，王富把兩畦稀的稻田插上了秧，完了活，在清水溝裏洗了腳，當他回家的時候，身上帶着爛泥和爛草的氣味，鞋縫裏塞着兩棵稗葉子，布幫上濺上了泥點。他向老婆討一把豬鬃刷子。焦春妮會意的點了點頭，抹到炕梢去，拉開了板櫃門，把刷子從裏面掏出來，遞給她的丈夫。

「稻田長的好嗎？」

「差不離，像野蒜似的。」

「幾寸長？」

「有二寸多長，」王富用一隻粗手指頭比畫了一下！「長得可快啦！粟稻子沒有多久呢！」

「長到半尺長，就到割麥子的時候。」

焦春妮翻着厚嘴唇，聲調顯得凝澀而且沉靜，彷彿內心的感情被什麼窒息住一樣。她望着丈夫的臉，又插上一句。

「今年麥秋，一定收成不壞。」

「沒有錯，放淤澆水全得時，麥子很早就灌了漿，麥穗子肥得像泥鰍魚似的。」

「快上手收割了。」

「過了小滿，轉眼就到芒種。」

王富和她老婆談論着灘地上的事情，從插秧談起，一直談到割麥子。對於村裏裁軍的事情，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但是；從王老太太的方面看來，單單是爲了她的緣故而裝做出來的。她心裏想：「前幾天，小倆口還不是背着我嘀嘀咕咕，商量參加八路軍，到農會串門子，偏巧村裏開過鬪爭會，就把那件事情忘掉了。」她想起鬪爭會上一些可怕的情景，短頭髮的王芸扯扯着她的衣角，吹着牛角哨子，氣勢汹汹的對別人說：「她才是一隻老狐狸尾巴。」那是多麼可怕，多麼難爲情，又是多麼難聽的一個字眼呀！她的渾身肌肉搖動着，牙齒打哆嗦，彷彿當她回罵王芸的時候發生那股恨勁。她不讓兒子當兵，本來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可是受了馮老窩膿的吸咕，上了火，在大街上吵吵鬧鬧，惹得輪救會的人出來鬪爭她，實在太寒心了。現在，她看出兒子有意的和她親近，兒媳給她裝煙討火不離身，好像使她感覺到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她看到這種情形心裏越法難過，越猜疑，怨恨自己一時糊塗，那無憑藉的謠言害得她四面八方都不够人。她對於兒子參軍的事情不聞不問，既不表示願意，也不表示反對，只有呆在家裏抽煙解悶。

天氣悶熱，成羣的蒼蠅繞着她的眼屎飛來飛去。她搖着一把舊蒲扇，噙了一口涼風，嘔吐了一地黃水，一股傷食的腐腥味漫着狹小的屋子漫散着，滿屋子都是氣味。兒子從外屋跑過來給她捶背，媳婦忙着給她搦漱口。她把手掌放在肚子上，揉擦了半天。

「咳咳！肚子鬱悶呵！」王老太太的臉色灰白，心神憔悴的說：「心裏結了一個硬疙疸，一個疙疸……」

「娘，你要到外面吹吹風麼！」兒子說。

「不不！我不想去。」

王老太太搖了一次頭，伸出她那皮包骨的手節，把水碗推給站在地上的媳婦，對着窗戶的破洞向外望了望。太陽要偏西了，門口的稻草垛染成鷄蛋黃色，一羣家雀在草垛尖上亂噪着。她看到那草垛，彷彿看到馮老窩膿對她吡着牙講話的姿勢，頭皮上閃動着的縐紋像是風絲吹擺的黑草葉子，：她越想下去，心裏越覺得不舒服。

「來……」她呼喚兒子和媳婦：「使勁捶，心裏結了一個硬疙疸。……」

「娘，你受涼麼？」媳婦說。

「我的胃口不消化，做孽呵！我吃了不該吃的東西。」

「娘，你躺一會就好了。」

「趁早死了吧！再活下去，連兒女都跟着受罪。」

「娘，你不要說那些……」

「我說的全是害人的謠言。……」

「娘，不要說……」

王老太太墜下了昏昏沉沉的腦袋，扒着炕沿，伸着細脖子準備着吐痰。待了一會，握着兒子發熱的手心，不由得傷心的哭起來了。

過了一會，她不知不覺的陷入於昏迷的狀態，說夢話，咬牙，當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兒子和媳婦已經離開了身邊。頭置上放着一條濕布手巾和一瓢涼水。窗子半開着，一隻黃色土蜂子從外邊飛進來，繞着牆壁嗡嗡的叫着。太陽彷彿射透了房頂，燥得薰人，屋簷下的家雀不再吵叫了，正在這個時候，她聽到大街上有一羣小孩子起了哄，罵着架，一個大點的孩子欺負另一個小孩子，另外一個小孩子的聲調抽噎着，低弱而硬咽的哀求着。

「那個，不能怨我。」

「不怨你，事情偏偏出在你的家裏」一羣小孩子亂嚷嚷。

「我在家裏，什麼也不知道。」

「你奶奶造謠，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小孩子被追問得很急，噉噉哭起來了。王老太太在窗戶根聽到了哭聲，已經分辨出是牛鎖子來了。她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她覺得牛鎖子哭得十分可憐，受了什麼人的委屈。

「你說！你說！」

「我說什麼，我什麼也不知道。」

「小頑固，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牛鎖子不停的啼哭着。

「小頑固，你和你奶奶一個鼻孔出氣。」

王老太太掩上了窗戶，扭過頭來，暗自思量着：「我幹了什麼呀？連小孩子都跟着受氣，若是你埋怨你奶奶，就埋怨她吧！」她難過的打起噴嚏來，鼻涕眼淚全流出來，心裏結的疙瘩嚙嚙的動起來了。

門外有一陣腳步聲，踏在階的玉菱葉子上，發出喳喳喳喳的聲響。她以為牛鎖子跑回家來了，房門拉開的時候，她看見走進來的不是一個小孩子，而是一個高鼻樑茁實的軍人。

她看到了那軍人，慢聲慢語的說：「周小栓麼？」

「王大娘，家裏只剩下你一個人。」

周小栓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軍裝，打着綁腿，脚步放在地上嗟嗟的。明亮的眼睛向着狹窄的屋子裏搜索着，彷彿想找什麼人一樣。

「周小栓，你幹什麼來了？」

「我來看看。」

「你來看什麼？」王老太太的口氣裏隱藏着什麼東西，沒有說出來。」

「我們的班上打飯，看看你們有沒有飯碗。」

「你來借飯碗，等我兒子回來再給你找。」

周小栓帶領的一班戰士，住在她們旁邊一間草房子裏，地上鋪着稻草，泥皮牆上釘着一排掛槍的

木櫥子。早晨聽着號音出操，晚上聽着號音睡覺，吃飯和上課都守規矩，不大聲嚷嚷，洗腳水不灑在門口，除了每天打飯借盆子之外，再沒有什麼麻煩人的地方。天長日久，全班的戰士和王老太太一家子搞得分外親熱。值日的勤務幫助她們打掃院子。周小拴替王富挑水。牛鎖子向隊伍上要子彈殼玩。王老太太吃着隊伍剩下的飯菜。就是她們的小花狗也喝隊伍上的米湯。周小拴在她們的家裏來來往往，什麼事情都知道，什麼話都說，只是不敢觸動王老太太的猴脾氣。

風颳亂了草垛，掠過房簷，一張用破木板釘成的門板吹得嗒嗒山響。王老太太盤腿坐在炕上，皺着稀疏的眉毛，等兒子等得不耐煩了。

「又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說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周小拴故意問。

「什麼地方，還不是老地方。」

周小拴不敢再問下去，他明白再問下去就要惹對方發火。王老太太壓不下去煩悶的情感，不住嘴的咕嚕着。

「我放心不下……放心不下呀！」

「王大娘」，周小拴把話接下去說：「當娘的，沒有不掛心自己的兒女的」。

「你娘會比我好些。」

「好什麼，一樣，完全一樣。」周小拴拉了一張凳子，靠着王老太太的身旁坐下：「我離開家到隊伍上的時候，我娘成天吃不下飯去，打聽我的消息，流眼淚。這次，我回來，她滿心歡天喜地，也放心了。養了兒子，好像非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不成。」

「你的話說到我心上啦！」

王老太太望着周小拴的黑眼珠，會意的微笑着。那時間，她覺得對自己的兒子微笑一樣。每一個當母親的都疼愛自己的兒子，她爲了疼愛自己的兒子，却弄得滿街丟臉。

「你知道吧！他們要給我戴高帽子，罵我頑固，王芸……還有牛銀子媳婦。」

「我不知道。」周小拴搖着頭，把話岔過去：「事情過去就算了，人到了年紀，一時想不開。」

「人老骨頭硬，想不開，這是實在的呀！」王老太太一邊流鼻涕，一邊嘮叨着：「我總是不放心，不放心呀！」

「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周小拴想到部隊上的愉快情形，圓圓的臉蛋上，閃爍着紅的光彩。「到隊伍，比家裏還要放心。」

「怎麼說呢？」王老太太搭訕着。

「在隊伍上，幹什麼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到時候吃飯，到時候上課，到時候出操。打游擊的時候，碰到機會好，就可以吃敵人的贖頭。天大的事情，也用不着你操心，連長和指導員像自己家裏人一樣，可紅火啦！」

「生了病怎麼辦呢？」

「生了病有衛生員，吃藥軋針，全不用化錢。」

「別的都好說，剪頭髮一定不方便。」

「剪頭髮有理髮員，給你刮臉，連胰子都不用帶。」

王老太太說：「不管你說什麼，在外頭總是困難，常常想家。」

「想家幹什麼，那裏不愁吃，不愁穿，大家在一塊唱歌子。宣傳隊還常常給我們演戲看。」

「真的麼？」王老太太陰沈的臉上放出了光亮，拍打着周小拴的肩頭。

「真的。」周小拴點着頭。

「咳！我早知道這樣，就放心了。」

在擴軍大會的一天，爲了動員王富參加報名，周小拴親自來到王老太太的跟前，好說歹說，她總算勉勉答應了。

籌備已久的擴軍大會，終於在六月中的一個晚上舉行了。

太陽快壓山的時候，駐在東莊的隊伍已經吹起了集合號，團直屬隊和各營的戰士都在集合，周小拴帶領的一班人也起了身。在灰土迷漫的大街上，準備去開會的人們亂跑亂叫。性急的陳迷瞪揚着粗脖子叫喊，挨門逐戶的催促自衛隊站排集合。這一天，兒童團也顯得挺高興的樣子，老早就靠着街頭的識字牌排好隊，檢查人數，只有牛鎖子跑回家取木頭刀去了，剩下的兒童唱着歌。村子裏就數娘兒們來的最晚；一來是愛打扮，二來是被家裏的事情扯住了腿。牛銀子媳婦在家裏喂小豬，李全英招呼焦春妮還沒有回來，婦女自衛隊長王芸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搖着獎旗，一次一次的吹着牛角哨子。

這一天，王老太太的一家人都過得很遂心，沒有吵架拌嘴，沒有橫生枝節或者出什麼岔子，事情彷彿在每個人的心裏安排得停停當當。吃過早飯，周小拴來到家裏串門子，滔滔不斷的講軍隊上生活怎麼好。王富跟着問長問短，打聽軍隊上的規矩。王老太太支着下巴聽着，有時候插上問一句：「周小拴，你還想家麼？」周小拴搖搖頭笑着說：「你用八抬轎去接我，我也不回來了。」過了一會，李全英又把上次慰勞的鞋子和手巾送來，王老太太沒有把東西丟在外邊，孫國亮給她家揩了半袋糧食。到了晚上，王老太太被張區長請吃飯回來的時候，她才催促焦春妮說：「還不趕快給你男人收拾收拾，張區長瞧得起咱們，不能再待在家裏丟臉了。」焦春妮丟下了手裏的針線活計，手忙腳亂的給她丈夫去拿鞋子，縫補褲子，釘鈕扣，打掃灰土。王富已經來不及剃頭和洗衣裳了。他扎一扎腰帶子，把婦

女慰勞的白羊肚子手巾纏在頭上，徇口上已經吹起了牛角哨子，自衛隊準備向會場出發了。

大會的會場設在濛沱河的廣灘上，對着洪洋店的村落，隱約的可以望見磚房子裏透出的燈光，會場的彩門是用柏樹枝搭成的，兩旁飾着花邊和紅綾帶子。一幅「參加子弟兵」的大紅字標語懸在門頂上，紅綠雜色的燈影在彩門兩旁不住的搖幌。主席台的兩邊搭着席棚，分設着來賓席和抗屬席。籌備大會的委員已經陸續的到齊了；八團的劉政委，縣政府的任縣長，縣工會主任老高，縣婦救會于秀。區級幹部在來賓席和抗屬席裏跑來跑去，進行招待和談話。特別是抗屬席裏最熱鬧，人也最擁擠，有帶鬍子的老頭子，穿着新衣裳的娘兒們，跳上跳下的小孩子，煙灰和燈亮迷漫着快活的臉，格笑聲和剝花生皮聲一直沒有停止過。王老太太帶着牛鎖子來得最晚，擠在席棚拐角的地方，她的禿頭頭髮溜上繫着一朵紅花，遠遠的望去，像是秋天裏晒紅的鷄冠子花一樣。

王富跟着陳迷瞪到來的時候各村的自衛隊幾乎把會場擠滿了。望不到頭的廣場湧動着黑壓壓的人頭，紅纓槍像高粱帳子插得嚴嚴的，數不清的旗子，背膀和粗萬的胳膊。人羣，左三層右三層的把門口擠得風絲不透。王富一邊跟着隊伍往裏擠，一邊熱得喘着氣。他在路口上碰到了幾個熟人，向他擺手招呼。還有幾個半生不熟的人死盯着他，欣賞他頭上扎的白羊肚子手巾麼？大概別人覺得那白羊肚子手巾和他身上的髒衣服很不相稱，有些奇怪。他是今天第一次扎上了白羊肚子手巾，自己覺得又高興又腼腆，當別人看見那白羊肚子手巾的時候，他自己覺得和往年不同了。他的脚步在狹窄的隊伍中間踉蹌，臉皮有些發燒起來。廣場上全是五區和六區的自衛隊，年青的小伙子戴着草帽，背上背着背包，打綁腿，紅纓穗子像是八月裏晒紅的高粱。風抑揚着，有一列青抗先在浮動的人流裏唱着歌：「……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歌聲的尾巴還沒有落地，迎對面的兒童團接着喊起

來：「好不好？妙不妙？再來一個要不要？」婦女自衛隊和兒童團吵嚷了一頓，歌聲不知不覺的停下了。王富走到東莊婦女自衛隊的前面，發現了隱在獎旗後面的焦春妮的紅銅臉，他想到她是贏了那唱歌激紅了臉。

「疑爲什麼不到抗屬席去呢？她不放我心麼？」王富心裏納悶着，他猜想疑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一陣風吹動了那獎旗，他還想看一看那紅銅臉的時候，一個拾水桶的人把他撞了一下。他回頭來，陳迷勝已經喊着口令讓大家坐下，自衛隊解下了背包，坐在沙地上。主席台前滾着紅的旗子和黑人頭，歌聲和掌聲不斷的掃着會場，顯然，大會已經進行到緊張階段，五區和六區的自衛隊都爲着挑戰付出全部的力量，正當着張區長在抗屬面前碰杯勸酒的時候，王大胖子已經溜出了抗屬席棚，到了六區自衛隊跟前，拉扯着青年的小伙子去參軍。迎對面的五區小伙子起了哄。

「我們向六區挑戰不敢？」

「敢！」人們一條聲的叫着。

「說了算數不能虎頭蛇尾」

「不叫王大胖子壓倒！」

靠着左一排的自衛隊和青抗先全站起來了，而對着六區的人，掄着拳頭，不能抑制的喊着口號。

主席台上有人吹着哨子，讓大家安靜。自衛隊慢慢的坐下，停止了吵叫，站在隊頭前面的陳迷勝還是搖着胳膊向着大家：

「你們保證不保證？」

「保證。」二三十個人。一齊說，王富也隨着大家說了。孫國亮從場子外圍走進來，搭着王富

和牛丑丑的肩頭說。

「這是笨臉的事，咱們可不能變卦呵！」

牛丑丑翹起大姆手指頭，使勁的在自己的胸脯上拍了一下。王富，感激的望着孫國亮發紅的酒糟鼻子，點了點頭，眼角迸着火花，想要囑咐孫國亮一些什麼。這時候，主席台下已經響起了爆豆似的掌聲，雖然會議已經進行了幾項，底下的人們却亂吵吵，弄得什麼也聽不到。後來任縣長扶着近視眼鏡走出來講話的時候，大家才平靜一些。

紅亮亮的火把在半空裏挑起來了照得主席台上的情景格外顯明；台上排列着幾張桌子，桌子上放着記錄本子和新戰士報名的冊子。凳子上坐着主席團的人，于秀插着一大把光榮花。任縣長把他的手離開了近視眼鏡，向着下面的人們做了一個平勢。

「咱們老鄉不要受鬼子的氣，只有參加八路軍……」

任縣長剛一號召，性急的王大胖子已經開始活動起來，走到東，走到西，慫恿六區青年小伙子說。

「快到台上去報名！」

一個挑頭的黑大個子說：「報名的出來，跟我走。」

「好男兒參加八路軍！」一隊婦女拍着手喊叫。

「快快出來！」越喊越快。

「快快出來！」越喊越快。

「五區加油！」

六區的青年紛紛的湧出了會場。五區的青年也跟着騷動起來了，王莊和劉村的自衛隊長都跳出來喊口號，陳迷瞪也跟着彎着腰叫喊：「出來報名！」這個當兒張區長從抗屬席裏走過來，大家全提起了精神，瘋狂的叫囂着。

「青抗先參加子弟兵！」

吶喊歡呼，拍掌和激動的講話弄得王富昏頭漲腦，耳朵裏被一種新奇的聲音震得嗡嗡亂叫：「參加八路軍呀！參加八路軍呀！」他拍一拍屁股上的塵土，隨着牛且這一夥子人站起來。接着，又有三四個小伙子從抗先裏站起來。兒童團熱情的敲着掌。婦女自衛隊向着站起來的人們搖着獎旗。迎着火把亮的地方，他看見焦春妮向着這邊招手。他望見她了，心裏激動了一下，搖着寬肩膀，隨着成串的人流向主席台走去。

「參加子弟兵是光榮的！」夾道的人們歡呼着。

主席台上擠滿了報名的新戰士和招待新戰士的人，民運幹事忙着記錄名字，于秀忙着給戴光榮花，劉政委把每一個報過名的介紹給台底下的人群。王富跨上主席台的時候，正靠着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子，在他的後面不斷的湧出來走上報名的人。

輪到白鬍子老頭子講話了，王富才看見老頭子帶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兒子，那青年人穿了一身藍的新衣服，剃光了頭，兩隻琉璃球的眼睛盯着那老頭子，好像捨不得他父親的樣子。老頭子的態度却很堅決，把那青年拉到台子前邊，用手指點着給底下的人們看。

「我只有這一個兒子！」

台底下的人們很受感動，聽了老頭子講了頭一句話，便熱情的鼓起掌來。站在旁邊的任縣長也跟

着大家鼓掌。王富不覺得聽得呆了，心裏暗中佩服那老頭子。「人家才是模範！」

老頭子咳嗽了一次，用手堵着顫動的嘴唇，抹了一把吐沫，又回頭教訓兒子說：

「你爸爸老了，不中用……你去參加八路军，不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許你回家見你爸爸……！」

劉政委把王富拉過給大家介紹的時候。台底下給老頭子的鼓掌聲沒有斷流。王富聽到那聲音，心裏像揣着一只小兔子叭叭的跳着，高興呢？害怕呢？還是迷惑不安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呆了一會，當他看到腦前戴了一朵紅花的時候，他明白自己到台上來幹什麼了。「我是自願參加的。」他僅僅說了這麼一句，還沒等及大家給他鼓掌。他向台下彎一彎腰，還自退下來了。



Команда водного поло тренируется.

отменены: Мария Домокош, заместо в первенстве страны беру; мастер спорта Густав ого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ешь на екции бокса; много гимналистов, борцов, футболистов. команда фабрики показ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 одной из «В», а борцы участвуют по перв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е имени Яноша Хербак а 22 спортивных секции. брики занимаются такими а, как легкая атлетика, баскетбол, бокс, вело гимнастика, коньки, хокке, водное поло, борьба, ав фехтование, дзюдо, плажи, ннис, стрельба, туризм, Спортлом занимаются почти

глядеть размах спортив на фабрике — особенно,

норму почти на 200 процентов. Таких рабочих на фабрике очень много.

Фабричный гудок давно возвестил о конце первой смены. Пройдем-ка, читатель, на теннисные площадки, где идет тренировка. Белые мячи ни на мгновение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дети рабочих Мирча Поп, Стефан Пурчел, Флавиу Хандря (последним недавно исполнилось по 12 лет) и другие — не менее сорока конн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они с таким упорством и на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какие должен иметь каждый, кто хочет вытравить стать чемпионом.

Большо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на фабрике пользуется гимнастика. Также, как и теннисная секция, секция гимнастики для детей насчитывает десятки девочек и мальчиков. Труднейш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для них — повод показать свое мастерство. Можно измерить всего девять лет, как Мэрилу Минку, сестры Мурешан или Юлиана Атееску, и все же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постигнуть мастерств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веревочки» и выдержать

В духе

Ефрим

В селе

Делега
сельских

Город

По Дуле

35-я го
года

В помо

На отл